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Quién Mató a Palomino Molero?

谁是杀人犯？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

孙家孟／译



谁是杀人犯？

¿Quién Mató a Palomino Molero?

巴尔加斯·略萨（1936—）是拉美声名仅次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作家。

小说围绕一桩蹊跷的凶杀案，叙述了两个警察调查案件的经过，巧妙而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军人政权的统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材料隐略法”，将故事写得扑朔迷离、悬念迭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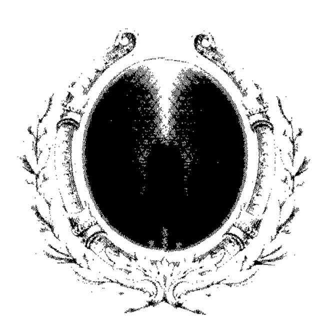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贾宇琰
版式设计／尹　珺
封面设计·田晗工作室 (010) 87712237



本册定价 15.00 元

ISBN 7-80109-694-0/I·71 全套定价：150.00元(全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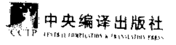
随身典藏



¿Quién Mató a Palomino Molero?

谁是杀人犯?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
孙家孟/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杀人犯/(秘)略萨著;孙家孟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名家名译)

ISBN 7—80109—694—0

Ⅰ.谁…

Ⅱ.①略…②孙…

Ⅲ.长篇小说—秘鲁—现代

Ⅳ.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070739 号

谁是杀人犯 (本册定价 15.00 元)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mai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64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3.7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全十册)

序　言

应该说，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了。他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已几乎全部被译成了中文，可以说,巴尔加斯·略萨是当代拉丁美洲作家中作品被译成中文最多的作家了。同样，在世界其他地区，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的作品一问世，不仅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研究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的专著、文章也是迭出不穷，这使他成为世界文坛瞩目的作家。

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应该说首先是它们那强烈的现实感。打开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几乎每一页都能使人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作品看做是现实主义作品。他自己就曾说过：“我认为一切伟大的

文学作品必须是以具体现实作为基础的。”他又说：“小说家只有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才能创作出故事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使 19 世纪以来西方引为骄傲的文明和理性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普遍的怀疑，战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出现并加剧的人的异化的精神危机使西方传统的哲学、伦理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变；对常识、理性和客观真理本身的怀疑在荒诞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见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论文评述》),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所谓“现代派”作品。在这种非理性占上风的文艺思潮中，巴尔加斯·略萨同当代其他拉美作家一起，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一次畅销书的突然涌入市场，而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拉丁美洲人民在政治上摆脱了西班牙和其他殖民主义国家的桎梏后，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文学发展道路，不少文学家一方面继承并发扬

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吸取其他国家各流派的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方面做了大胆而成功的实验，特别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阿斯图里亚斯发表《玉米人》开始，经过 60 年代的“文学爆炸”到今天，按时间顺序先后形成了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但这四个流派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一个流派的四个变体，其共同点就是现实主义，这就是拉丁美洲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巴尔加斯·略萨同其他当代拉美作家一样，都是紧紧地抓住了人民所关心的拉美现实。什么是拉丁美洲的现实呢？拉丁美洲的现实就是：几个世纪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和压榨；政变层出不穷，军事独裁者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宗教迷信麻醉着人民的斗志，起着前两者所不能起的作用，以及人民日益觉醒，为摆脱上述三座大山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一严酷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加以批判、鞭笞或

讽刺，激发人民的斗志。巴尔加斯·略萨正是忠于自己作家的职责而这样做的。他说：“作家的天职就是反抗，在道义上有义务成为社会的反抗者。”他认为作家应该把矛头指向几个世纪以来奴役拉美大陆的旧的传统观念，因此，腐蚀人民灵魂的政权、军权和神权就成为他笔下揭露、抨击的对象。巴尔加斯·略萨还说“文学就是一团火”，就是说要烧掉这一切非正义现象。

反对军人统治，揭露、鞭笞、讽刺军权是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主题之一，这同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读书时就目睹了军事当局的腐败、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城市与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作的。当然，它的意义远不止揭露一个军事学校的弊端，而是以此来批判整个秘鲁社会，他自己就曾说过：“一进入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就好像进入了秘鲁，发现了秘鲁。”巴尔加斯·略萨的青年时代是在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期间度过的，这个军事独裁政权腐蚀了整个秘鲁

社会，也腐蚀了整个一代青年。《酒吧长谈》正是以奥德利亚军事统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作品揭露并鞭笞了奥德利亚统治的黑暗、腐朽。《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则是他在一次旅行中听到的事件，他以此为素材，以嬉笑怒骂的口吻充分揭露并讽刺了陆军部的腐化堕落。巴尔加斯·略萨在其一本选集里曾说：“弱肉强食、对暴力的赞扬、对暴力的迷信以及军人的一切价值最终都在军人统治这个世界观下表现了出来……于是我产生了不可动摇的反军人统治的决心。”

《谁是杀人犯?》是巴尔加斯·略萨于1986年发表的又一部反军人统治题材的作品，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塔拉腊空军基地司令敏德劳上校强迫其女阿莉西娅与之发生了乱伦关系，在得知其女爱上了青年士兵帕洛米诺·莫雷罗之后，则借另一追求其女的空军中尉杜弗之手残杀了帕洛米诺。在警察调查此事的过程中，敏德劳设置了种种障碍；在破案在即时，他又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开枪自杀。至此真相大白，然而破案有功的两个警察却被调往异乡，整个

案件不了了之。

作者在敏德劳上校身上塑造了一个腐化堕落而又狡猾奸诈的形象。他在奸污了自己的女儿而又发现女儿爱着帕洛米诺之后，却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杜弗中尉，用他自己说走了嘴的话论:“他(指杜弗)性格软弱,是个傻瓜,如果我的女儿跟理卡多 ·杜弗这个可怜鬼结婚，我可以继续照顾她，保护她。”所谓照顾她，保护她，其实就是继续把她留在身边加以玩弄；而帕洛米诺却是个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年。当真相大白之后，他又枪杀了自己的女儿。一个为此丧尽天良的人，在秘鲁空军中竟能爬到上校的地位，可见秘鲁空军之腐败。说他狡猾奸诈，因为他不仅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阻挠调查工作的进行（如借口军队拥有自己的司法权，不准警察向空军人员调查，威胁露贝太太，不准其道出真情等），而且还在全市散布了大量的谣言，什么凶杀案与走私有关，与间谍活动有关，与同性恋有关，等等，甚至在自己的女儿告发了他之后，反诬其女儿有精神病。

《谁是杀人犯？》的矛头直接指向一个高级军官，然而我们不能把凶杀案仅仅看做是一个军官的个人腐化堕落的结果，仅仅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敏德劳上校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是因为他的背后有“大鱼”在为他撑腰。他对调查此案的警察所说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您给上级的报告我看到了……警察总局把报告给了我的上级，我的上级又影印了一份给我寄来了，为的是让我了解了解报告的内容。”可见，作者揭露和批判的绝不是某个军官的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把矛头对准了整个军事和警察机器，正是由于塑造的典型是一个个人，这种揭露和批判就显得更为深刻，寓意也就更为广泛。

从写作技巧上看，作者成功地使用了“材料隐略法”,即‘叙述时,通过暂时或永远隐去故事中的某些材料，使这些暂时或永远隐去的材料更加生动有力，以迫使读者用猜想、设想或补充的方式来填补作者留下的空白，从而积极地参与创作”(见《美洲的叙事文学与批评》,第 380

页）为了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作者使用的是“全部隐略法”，即有些材料作者由始至终不予点明。如两个警察在破案在即时被调往异地，这背后肯定存在着军方与警方之间肮脏的交易，究竟是什么样的交易，过程如何，作者不予点明读者也能想像得到，而且回味无穷。为了制造悬念,作者使用的是‘颠倒隐略法”,即开始隐略，不断推迟结局的到来，到一定时候才加以点明。如警察在破案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推理或设想得出某种‘结论”,而这些‘结论’却不断地被事实否定，最后还是由阿莉西娅本人揭发了父亲，道出了真情。即使是阿莉西娅，在她同警察的谈话中也不是一下子道出真情的，而是一步一步地给警察造成错觉，使警察不断得出错误的结论，直至最后才真相大白，当然，巴尔加斯·略萨在这部作品中还使用了其他一些技巧，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最后还应再加强调的是，绝不能把这部作品当作一部侦破小说去读，它是巴尔加斯·略萨对军人政权的又一次揭露和抨击，他认为，

“ 军人统治还包含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这就是秘鲁历史上的一切非正义的社会现象。”

孙家孟

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雪莱诗选》

《狄金森诗选》

《蓝眼睛》

《谁是杀人犯？》

《罪恶下的恋情——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南方高速公路》

《三角帽》

《追击》

《欧拉》

献　给

何塞·米格尔·奥维多[1]

[1] 著名文学评论家。

1

“ 他妈的 ,这些婊子养的 !’利杜马嘟嘟哝哝地说道，他感到自己恶心得快要吐出来了，“ 瘦子啊，瞧他们把你折磨的这副样子。 ”

那年轻人被绞死在一棵豆角树上。身体被穿在树枝上，姿势极为难看，与其说是一具尸体，不如说是一个被剖了腹的稻草人，或是双腿被劈开的狂欢节用的纸人。在杀死他之前，也许是在杀死他之后，那些人极为残酷地折磨了他。鼻子、嘴都打裂了，浑身都是血痂，青一块，紫一块，抓痕满身，到处是香烟烫的痕迹，更有甚者，利杜马发现凶手们还企图阉割他，因为尸体的睾丸一直垂到腿际。尸体赤着双脚，下半身光着，上身的背心也被撕得一缕一缕的。死者很年轻，身材细长，皮肤黝黑，瘦骨嶙峋。一群苍蝇在他的面孔周围飞来飞去，显露出死者

那漆黑的鬈发。一个小孩放牧的几只山羊也挤在周围，在那片空地上刨石寻食。利杜马想道：这几只山羊随时都会啃到尸体的双脚。

“这是谁他妈的干的？”利杜马强忍着恶心，嘟囔着说道。

“我怎么知道，”那小孩说道，“您干吗朝我骂娘？我有什么错？您应该感谢我报了警。”

“我不是朝你骂娘，小孩，”利杜马喃喃说道，“我骂娘，因为世上竟有这样残忍的人，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那天早晨，小孩真是吓掉了魂。当他赶着山羊走过那片布满碎石的空地时，突然看到了上述情景，但他表现得像一个模范公民那样，把羊留在尸体旁吃草，就跑到塔拉腊①的警察局报案去了。小孩真是立了一功，从出事地点到塔拉腊步行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呢。利杜马想起了小孩出现在警察局门口时那大汗淋漓的面孔和惊慌失措的声调。

① 秘鲁北方沿海城市，属皮乌拉省。

“有人被杀了，就在那边，在去洛维托斯的路上，你们要是愿意，我带你们去。不过，得马上就走,我的羊还在那儿呢,我怕有人会偷。”

幸亏山羊一只也没被偷。二人到达后，警察利杜马一见尸体那副样子极为震惊，他偷眼一看，小孩正在用指头数着山羊，接着听到一声长叹，小孩松了一口气：全在，一只不少。

“圣母玛丽亚啊。”从利杜马背后传来了出租汽车司机的惊叫声。“这是怎么回事？”

在路上，小孩大致给他们讲述了他们将会在这儿看到的情况，但想像是一回事，而亲眼目睹则另是一回事了，因为尸体散发出了一股臭味。这也不足为奇，太阳连石块和骨头都能烤焦嘛。尸体正在腐烂。

“先生,您能不能帮我把尸体放下来?”利杜马说道。

“真没办法，”出租汽车司机一面连画十字，一面嘟嘟囔囔地说，接着朝豆角树吐了一口唾沫，“早知这辆福特要干这种事，我就不买它了，白送我也不要，您和中尉太欺侮人了，你们净欺

侮我老实人。”

堂赫罗尼莫是塔拉腊城里惟一的一个开出租汽车的，他那辆黑色的大破车就像殡车一样，但却能通过把城镇与特区分开来的栏杆。特区里就是国际石油公司的办公室和美国人的住宅。警察中尉西尔瓦和利杜马每次长途出差，确实不能骑马或骑自行车时，就雇这辆出租汽车，马和自行车是警察局惟一的交通工具。每次雇车，司机总是嘟嘟囔囔地说，尽管中尉每次都付给他汽油费，但他实际上是赔钱。

“等等,堂赫罗尼莫,我想起来了,”二人正要去卸尸体的时候，利杜马说道，“在法官到达并验尸之前，我们不能碰它。”

“也就是说我要再跑一次空车了？”老司机哑着嗓子说道，“我提醒您，法官必须付空跑钱，不然就叫他另找个倒霉鬼。”

说着他在自己的脑门子上拍了一下，眼睛瞪得大大的，把面孔凑近尸体。

“啊,我认识这个人!”司机惊叫了一声。

“他是谁?”

“他是最近一次征兵征到空军基地来的士兵。”老司机的表情活跃了起来，“是他，是那个爱唱波莱罗舞曲的皮乌拉[①]人。”

① 皮乌拉省的省会。

2

“他爱唱波莱罗？那一定是我跟你谈过的那个人，表兄。”猴子肯定地说。

“是的，”利杜马点头说道，“我们调查了，就是他，叫帕洛米诺·莫雷罗，卡斯蒂亚区①的人，但这不能解开谁是凶手这个谜。”

四个人②坐在体育场附近琼加③开的小酒吧里。体育场里大概正在举行拳击比赛，因为助威者们的呼声清楚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警

① 卡斯蒂亚区，以及后文提及的加依纳塞腊区和曼加切利亚区均系皮乌拉的贫民区。

② 利杜马在当警察之前，与雷昂兄弟（何塞和猴子）及何塞费诺是要好朋友，是皮乌拉四个有名的二流子（见作家的另一部作品《绿房子》）。

③ 琼加亦系《绿房子》中的人物。

察利杜马利用休假日来到了皮乌拉，他是一大早搭国际石油公司的卡车来的，到半夜卡车司机还可以把他送回塔拉腊。他每次到皮乌拉来，都要同他的表亲雷昂兄弟，即何塞和猴子，以及住在加依纳塞腊区的朋友何塞费诺一起消磨时间。雷昂兄弟是曼加切利亚区的人。曼加切利亚区的人同加依纳塞腊区的人势不两立，但是这四个朋友却没有这个界限，他们亲同手足，有自己的队歌，四人都把自己叫做二流子。

“你去破这个案吧，破了案你肯定会被提升为将军的，利杜马。”猴子做了个怪相。

“这案子很难破，没人了解情况，也没人看到，更糟的是当局也不合作。”

“塔拉腊那儿的当局不就是您吗,老兄 ?”何塞费诺奇怪地问道。

“西尔瓦中尉和我只代表警察当局。是空军当局不合作，那个瘦子是空军士兵，连空军当局都不合作，谁他妈的还会出力？”利杜马吹了吹自己杯中的泡沫，像条鳄鱼似的张开大嘴喝了一口啤酒，“他妈的，这些婊子养的，你们要是

看见死人那副惨相，你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兴，还想去逛妓院。你们就会理解我为什么一个劲儿地想着这件事了。”

“我们当然理解，”何塞费诺说道，“但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尸体岂不叫人厌烦？别再用你那死人扫大家的兴了，利杜马。”

“谁叫你去当警察的？”何塞说道，“干工作就不容易，再说你根本不适合当警察，当警察得有铁石心肠，需要的时候还得厚脸皮，而你这个人又太他妈的爱动感情了。”

“这倒是真的，我这个人太重感情了，”利杜马垂头丧气地表示同意，“我脑子里净是那瘦子的形象，去不掉，我尽做噩梦，还感到有人在割我的睾丸，就像割那瘦子的睾丸那样。啊，可怜的瘦子，睾丸一直耷拉到膝盖处，像煎鸡蛋一样，都被压扁了。”

“你摸了吗，表兄？”猴子笑了起来。

“提起睾丸来，顺便问一下，西尔瓦中尉同那胖女人睡过了吗？”何塞问道。

“连我们都为他着急呢，”何塞接上去说，

“中尉同她睡过了吗?”

“还没有,不过他想那胖女人都想死了。”利杜马叹了一口气。

何塞从桌旁站了起来:

“我们去看场电影消磨时间吧，妓院不到半夜是不会热闹起来的。‘异彩’电影院正在放一部墨西哥骑士电影，是梦西塔·金塔娜[1]主演的。没说的,警察请客。”

“我连付啤酒的钱都没有，”利杜马说道，“琼加,我先欠着,行不行?”

“你妈才赊账呢。”琼加从柜台上无精打采地说道。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回答我，”利杜马说，“我说欠账是拿你寻开心,仅此而已。”

“去拿你妈开心吧。”琼加打了个哈欠。

“二比零,”猴子打了个响指,“琼加获胜。”

“小琼加,你别发火,”利杜马说道,“拿去,这是我该付的，但你可别总把我的妈妈挂在嘴

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著名女电影演员。

上啊，我那可怜的妈妈早就去世了，葬在辛毕拉。”

琼加是个乏味的高个子女人，年龄看不出来。她抓起钞票就数，在警察、雷昂兄弟和何塞费诺往外走的时候，她才转过身来。

“问你个问题,小琼加,”何塞费诺挑战似的问道，“像你这样对待人，就没有一个顾客用酒瓶砸你的脑袋？”

“你什么时候变得好奇起来了？”琼加带答不理地回答。

“像你这么可爱，早晚有一天有人会往你脑袋上摔酒瓶。”

“我敢打赌,这人肯定不会是你。”琼加又打了个哈欠，重新舒舒服服地靠在柜台上。柜台实际上是用一排木桶上面铺上木板搭起来的。

四个二流子穿过沙地来到了公路上，走过富人常去的俱乐部，朝格劳①纪念碑走去。夜晚

① 格尔·格劳(1834—1879)，秘鲁海军上将，在与智利的战争中牺牲。

温和、安谧，天空布满星辰，空气中散发着豆角树的香味、山羊的骚味、驴粪的臭味和煎炒的菜味。利杜马的脑子仍然摆脱不掉那被打烂、穿透的形象，他思量着，自己是否对去当警察而不再过二流子那种流浪生活感到后悔了。不，他没有后悔，虽说对干工作很不习惯，但现在每天能吃上饭，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了。何塞、猴子和何塞费诺以轮唱的形式吹着一支圆舞曲，他则想像着那瘦子唱波莱罗时那咕咕的腔调和含蓄的旋律，这是他听人家讲的。在“异彩”电影院门前，他同自己的表兄弟和何塞费诺分了手，告别时他谎说国际石油公司的卡车司机这次回塔拉腊要比往常早一些，他可不愿意留在皮乌拉走不掉。三人花言巧语地想骗他掏出几个索尔①,可他一毛没拔。

利杜马朝中心广场走去，在路上，他远远看见了诗人华金·膜莫斯②，诗人戴着单片眼镜，

① 秘鲁钱币名。

② 不详，疑为只在当地出名的诗人。

手里牵着他称之为羚羊的山羊。广场充满了人群，好像要开露天音乐会。利杜马根本没注意来往的行人，而是大步流星地过了老桥，向卡斯蒂亚区走去，仿佛是去赴一个幽会。这想法是他在琼加的酒吧中喝啤酒时形成的，可死者的妈妈要是不在呢？她会不会为了忘掉不幸而迁居他乡呢？

然而他真的找到了死者的妈妈。那女人在自家的门口坐在一条板凳上，一面乘凉，一面在石臼中为玉米脱粒。泥土小屋的房门敞着，房间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可以看到里面为数不多的家具：几把藤椅，其中有的椅面已经破了，一张桌子，几只用来盛水的瓢，一只箱子，大概是用作碗橱的，还有一张着色照片，利杜马想道：啊，是那个瘦子。

“晚上好！”利杜马在那女人面前站定，说道。他发现那女人赤着脚，穿着那天早晨去塔拉腊警察局的那身黑衣服。

她看了利杜马一眼，也低声说了声“晚上好”，但没有认出他来。周围有几条羸弱的狗在

互相闻嗅、低吠，远处传来吉他的低音弹拔声。

“可以跟您谈一会儿吗,阿松塔太太?”利杜马问道，声音中充满了敬意，“是关于您亲爱的儿子帕洛米诺的事。”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利杜马看见阿松塔太太的面孔布满了皱纹，一对小眼睛几乎被臃肿的眼皮遮住，正在充满疑惧地打量着他。她的眼睛一直是这样，还是最近几天哭肿的？

“您不认得我了？我叫利杜马，是塔拉腊警察局的，西尔瓦中尉传讯您的时候，我也在场。”

阿松塔太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咕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利杜马看见她吃力地站起来，拖着盛满玉米粒的石臼和板凳进了屋，他也跟在后面进去了。到了屋里，脱下帽子，他看到这就是那个瘦子死者的家，感到很惊奇。他这次来不是上级的命令，而是他自己主动来的，但愿别出令人头痛的事。

“找到了吗?”那女人低声问道,在警察局回答问题时也是这种颤悠悠的声音。她一屁股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利杜马没明白她指的是

什么，她又提高声音，“我儿子的吉他，你们找到了吗？”

“还没有，’利杜马说，他想起来了，这位太太一面抽泣一面回答西尔瓦中尉的问题时，再三要求把她儿子的吉他找回来还给她，可是太太走了之后，中尉和他早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您别担心，迟早会找到的，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

女人又在胸前画起十字来，利杜马还以为她在为他驱邪呢，他想：我一定要把她的不幸记在心上。

“他本来想把吉他留在家里，是我对他说：你拿去吧，拿去吧。”利杜马听她喃喃说道，她的嘴中只剩下一两颗牙齿了，“不，亲爱的妈妈，在基地里我不会有时间弹吉他的，不知道基地里有没有衣橱来放吉他呢，还是放在家里吧，等我回皮乌拉的时候再弹。不，亲爱的孩子，你还是拿去吧，你可以弹弹吉他，解解闷，唱歌时用它来伴奏。你这么喜欢吉他，我怎么能不让你带走呢，帕洛米诺？唉，唉！我可怜的孩子啊！”

女人放声大哭起来，利杜马为自己的拜访给她带来了痛苦的回忆而感到后悔。他抓挠着脖颈期期艾艾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仿佛是为了有事可做，他坐了下来。对，那照片上是他，是第一次领圣餐时拍的。他观察了良久，只见那孩子黝黑的面孔呈长形，棱角分明，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白色衣服，右手拿着一根蜡烛，左手拿着祈祷书，胸前挂着神符。摄影师把孩子的面孔和嘴唇涂得红红的。孩子很瘦，脸上露出心醉神迷的表情，仿佛正在看着圣婴。

“早在孩提时代,他唱得就很好了,’阿松塔太太指着照片抽泣道，“加西亚神父让他在唱诗班里担任独唱，没等弥撒做完就给他鼓掌呢。”

“大家都说他的嗓子很好，”利杜马也评论了起来，“说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歌唱演员的，就是那种在电台演唱、巡回演出的演员，大家都这么说。演员是不应该服兵役的，应该例外。”

“帕洛米诺本来就不应该去当兵，”阿松塔太太说道，“他得到免服兵役的许可了。”

利杜马望了望她的眼睛，阿松塔太太画了个十字，痛哭起来。利杜马一面听她哭，一面观察着在煤油灯周围飞舞的小昆虫，有好几十只，嗡嗡作响地企图接近火焰，但一次又一次地撞在灯罩上。这些蠢东西，自找灭亡。

“巫师说,找到吉他就能找到凶手,’阿松塔太太抽泣着说，“拿了他的吉他的人就是杀害他的人,这群杀人犯,杀人犯!”

利杜马点点头，他想吸烟，但是在这位痛苦万分的太太面前点烟，他觉得有点不太郑重。

“您的儿子已经得到免服兵役的许可了？”他怯生生地问道。

“寡母的独生子可以免服兵役，”阿松塔太太机械地说道，“帕洛米诺是独生子，因为我另外两个儿子死了。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对,那他们可太欺侮人了,’利杜马搔起脖子来，他以为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您儿子可以免服兵役吗？这太欺侮人了。他要是不被征兵，肯定现在还活着。”

“他不是被征去的,是自愿去的,’阿松塔太

太抽泣着说，“没人强迫他，是他自己愿意去当空军的，他的不幸完全是自找的。”

利杜马一声不响地盯着她直看，这女人个子很矮，坐在凳子上，一双光脚几乎碰不到地面。

“他乘上公共汽车就到塔拉腊去了，他到了空军基地说，他自愿在空军服役。可怜的孩子，简直是自寻死亡。先生，他这是自找，自找，可怜的帕洛米诺。”

“那您为什么在塔拉腊没把这事告诉西尔瓦中尉？”利杜马问道。

“他又没问我，凡是他问的我都回答了。”

这倒是真的。帕洛米诺有没有仇人？有人威胁过他没有？您听到他跟人吵过没有？您知道不知道是否有人有杀他的动机？他跟您说过要到基地去躲避什么人没有？阿松塔太太温驯地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不，没人，从来没有。说真的，中尉并没想到要问瘦子服役是抽签抽上的，还是自愿去的。

“他是不是喜欢军队生活？”利杜马自己也

感到奇怪，他对那唱波莱罗的青年所形成的想法显然是不对的。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阿松塔太太哭道，“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你这样子还能当空军？你要去塔拉腊？飞机会坠毁的，你想吓死我是怎么着？你怎么能做这种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亲爱的妈妈，我要是跟你商量，你准会说不。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去，帕洛米诺。因为我需要到塔拉腊去，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亲爱的妈妈。”

利杜马想：原来是找死去的。

“为什么您儿子去塔拉腊是生死攸关的事，太太？”

“我一直也不明白，”阿松塔太太画了个十字,这是第四次,也许是第五次了;“他不愿意告诉我，他带着自己的秘密去见上帝了。唉，唉，帕洛米诺，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啊？”

一只褐色白点的山羊把头伸进了房屋，用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望着阿松塔太太，一个人影把系着山羊的绳子一拉，把它拉了出去。

“他大概参军不久就后悔了，”这是利杜马的想像，“他发现军队生活不像他想的那么随便，也没有女人，他感到失望了，所以就开小差了。起码我是这么想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把他干掉呢，而且是这么残暴地干掉？”

他心有所思，就这样讲了出来，可阿松塔太太似乎没有注意。也许是他卷进什么纠葛中去了，所以就离开了皮乌拉，因此他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也许皮乌拉这儿有人威胁他，他以为到了塔拉腊，到了空军基地就安全了。后来他过不惯军队生活就开了小差，他想躲过的那个人或是那些人，找到了他，就把他干掉了，但是，为什么要下此惨绝人寰的毒手呢？除非是疯子，要不然就是些怪物，否则是不会这样折磨一个未脱童稚的年轻人的。也有许多人参军是由于爱情上的苦恼，他是不是失恋了？他爱上了某个姑娘，姑娘拒绝了他，或是把他欺骗了，他痛苦万分，于是决定远走他乡。到何处去？到塔拉腊。怎么办？去当空军。利杜马觉得这既可能也不可能，他又神经质地搔起脖子来。

“可您到我家来干什么？”蓦地，阿松塔太太直截了当、粗声粗气地问道。

利杜马感到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到底是为什么而来？不为什么，是受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所驱使。

“我是来看看您能不能提供些线索。”他结结巴巴地说。

阿松塔太太满脸不高兴地瞧着他，警察心想：她发现我说谎了。

“我不是在那儿谈了三个小时，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吗？”阿松塔太太痛苦地喃喃说道，“你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难道你们认为我知道是谁杀害了我的儿子？”

“您别生气，太太，”利杜马道歉道，“我并不想给您增添烦恼，我这就走，多谢您接待了我，有事我们再通知您。”

他站起身来，喃喃地道了晚安，连手也没伸就走了出来，他怕阿松塔太太会伸手让他握。他随随便便地戴上了军便帽，在那清晰的、数不尽的星光照耀下，在卡斯蒂亚区的那些泥泞的

小街上大步走，不久就镇静了下来。远处的吉他声听不见了，只听到儿童们的嬉笑声（他们也许在争吵，也许在玩耍），那全家人在自己家门前聊天的嗡嗡声和狗吠声。他想：我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心神不安？可怜的瘦子，我恐怕不能再次成为从前那样的曼加切利亚区的人了，现在我连世界上竟存在这种坏人都不能理解了，不管从什么角度去想，被害者不过是个未脱童稚的好人，是个连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好人。

利杜马来到了老桥，但他没有过桥进城，而是走进了里奥酒吧，那是用木板搭的一个酒吧，就建在这座连接皮乌拉河两岸的古老桥梁附近。他感到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地口渴。里奥酒吧中空无一人。

他刚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摩西就凑了上来。摩西是酒吧老板兼侍者，一对大耳朵像钟一样,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呆宝 ’①。

“ 利杜马,我真看不惯你穿制服,’摩西递给

① 美国动画片中的大耳朵小象的名字。

他一杯李子汁，嘲笑他说，“我看你像在演戏。二流子们呢？”

“去看墨西哥骑士电影了。”利杜马贪婪地喝着李子汁，说道，“我这就得回塔拉腊。”

“帕洛米诺·莫雷罗死得太惨了，”摩西说着递给他一支香烟，“真的把他给阉了？”

“没完全割掉，只是扯了一下，耷拉下来了。”利杜马喃喃道。他很不高兴，人们首先想知道的就是这种事，现在连摩西也拿瘦子的睾丸开起玩笑来了。

“还不是一回事。”呆宝’摇晃着大昆虫双翼般的大耳朵说道。他的鼻子也很大，留着淡淡的胡髭，整个人显得很怪。

“你认识那个小伙子吗？”利杜马问道。

“肯定你也认识，你不记得了？有钱人都雇他去唱小夜曲，请他在晚会上、迎神赛会上和格劳俱乐部里唱歌。我发誓，他唱得跟雷奥·玛利尼[①]一样好，你应该认得他，利杜马。”

①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波多黎各著名歌唱演员。

“好多人都这么说，雷昂兄弟和何塞费诺说，有一次我们晚上在琼加的酒吧里聚会，人们就请他唱歌，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利杜马眯起眼睛，一次又一次地回忆着那一连串的夜晚，但那些夜晚都非常相似：堆满酒瓶的木桌子，刺眼的烟雾，熏天的酒气，醉汉的叫声，混杂的人影，演奏圆舞曲和当德罗舞曲的吉他声。那些夜晚，人群杂乱，嘈声不绝，他能分辨出那热情、撩人、充满青春活力、催人起舞、激人同女人拥抱、在女人耳边柔声低语的歌声吗？不，这歌声在他的记忆里没有出现。他的两个表亲和何塞费诺肯定是搞错了，他不在场，他从来没听到过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演唱。

“凶手是什么人,你们调查了吗?”摩西从口鼻中喷着烟雾问。

“还没有,”警察说道,“你跟死者生前是朋友吗?”

“他有时来这儿喝果子汁，”摩西回答道，“我们并不是什么要好朋友,但还能谈得来。”

“他这个人性格快活，爱讲话，还是一本正

经、令人反感？”

“他总是怯生生的，沉默寡言，”摩西说，“有股浪漫劲儿，有着诗人的气质。征他服兵役真可惜，他一定不习惯兵营的纪律。”

“不是征他入伍的，他可以免服兵役，”利杜马品尝着最后几滴李子汁，“他是自愿入伍的，连他妈妈都闹不明白，我也不懂为什么。”

“绝望了的恋人们才干这种事。”呆宝”摆动着耳朵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利杜马同意地说，“但这并不能澄清是谁杀害了他、为什么杀害他这个疑点。”

一群男人走进了里奥酒吧，摩西赶忙去招待。该去找国际石油公司的卡车司机，搭他的车回塔拉腊了，但利杜马感到浑身无力，他没有动弹，仿佛看到瘦子在为吉他调弦，仿佛看到他站在皮乌拉富豪居住的大街上，站在栏杆前、阳台下，以其甜美的歌声在为富人诱惑未婚妻或情人而出力。他的吉他是不是用唱了几个月的小夜曲得到的钱买下的？为什么说去塔拉腊对

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了,我想起来了。”摩西飞快地扇动着双耳说。

“什么对了？你想起什么来了？”利杜马把付李子汁的钱放在柜台上。

“他真心真意地爱着一个女人，他跟我讲过一点儿，他说，这爱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个结了婚的女人？”

“谁知道呢，利杜马，有许多种爱情都不可能成功，比如说吧，爱上一个修女。不过，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就是这样听他说的。瘦子歌唱家，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摩西，我爱上了个女人，但这爱情是不会成功的。可想而知，他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去当兵的。”

“他没跟你说过为什么不可能成功吗？那女人是谁也没跟你说过？”

摩西摇了摇头，耳朵也随之摆动起来。

“他只能偷偷地看她，在晚上从远处为她唱小夜曲。”

“我明白了，”利杜马说道,他想像着,瘦子

从皮乌拉跑掉是因为害怕那个曾以死威胁过他的吃醋丈夫。如果我们了解到他爱上了谁，为什么这爱情不能成功，就有可能破案。一个嫉妒的丈夫发怒了，这也许就能说明为什么他受到了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

“要是能帮助你破案，我还可以告诉你，他爱的女人就住在机场附近。”摩西补充说道。

“在机场附近？”

“一天晚上，我们在这儿聊天，帕洛米诺·莫雷罗就坐在你现在的位子上。他听说我的一个朋友要去奇柯拉约，他就问能不能把他捎到机场。这么晚了，你到机场去干什么，瘦子歌唱家？去给我的心上人唱个小夜曲，摩西。这不就是说她住在机场附近吗？”

“但是机场附近不能住人，那里全是沙土地和豆角树呢，摩西。”

“你动动脑子嘛，利杜马。”呆宝”又摇晃起耳朵来，“去找找嘛。”

“对，”警察搔了搔脖子，“紧挨着机场就是空军基地和空军军官们的住宅。”

3

“对,军官住宅就在那儿,’西尔瓦中尉反复地说道,“这是个线索，这回那婊子养的就不能说我们浪费他的时间了。”

但是利杜马发现，中尉虽然在跟他讲话，谈论着再去找空军基地司令，但他身心的全部精力却贯注在来回走动的阿德里娅娜太太身上。她正在打扫自己的小饭铺，动作迅速明快，有时裙边掀起，翻到膝盖处，露出了粗壮的大腿；有时弯身收垃圾，细棉布衣服底下那活蹦蹦的一对乳房的根部就露了出来。中尉那双小眼睛闪烁着贪婪的光芒，紧盯着饭铺老板娘的一举一动。阿德里娅娜太太怎么把西尔瓦中尉搞得这么神魂颠倒的？利杜马搞不懂，中尉是个白人，既年轻又漂亮，留着黄色的小胡子，戴着太阳眼镜，很少摘下来。这样的男人本可以把任何一

个塔拉腊姑娘玩弄于掌股之上，可他偏偏只对阿德里娅娜太太感兴趣，他曾经向利杜马坦白过：他妈的，一见那胖女人，我那玩意儿就硬。真令人费解，阿德里娅娜太太那把年纪都可以做他的妈妈了，又直又硬的头发出现了白丝，再说，她胖得浑身是肉，人们把她的腰称做“轮胎”。她的丈夫名叫马迪亚斯，是个渔夫，夜间捕鱼，白天睡觉，饭铺的后部是他们的住处。二人生了几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了，其中两个在国际石油公司当工人。

“中尉，您要是总这么盯着阿德里娅娜太太看，视力可要衰竭了，您哪怕戴上眼镜呢。”

“她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中尉低声说道，眼睛一直盯着阿德里娅娜太太手中扫把上的绳子，把无名指上的戒指在裤子上来回擦了擦，接着又说，“不知她是怎么搞的，实在是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迷人了。”

二人在等出租汽车的时候，各喝了一大杯羊奶，吃了一块黄油干酪三明治。敏德劳上校约他们 8 点半去。饭铺里只有他们二人，饭铺

是用茅草杆、席子和铅皮搭起来的，很不牢固，里面有一个木架，上面摆满了酒瓶、纸盒、罐头，还有几张矮小的桌子和一只阿德里娅娜太太为客人做饭用的煤油炉。在没有门的那面墙上有一道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看到院子尽头有一间小屋，那是马迪亚斯每天夜里海上作业回来睡觉的地方。

“阿德里娅娜太太，在您打扫的时候，中尉不知说了您多少奉承话呢，”利杜马甜甜地微笑着说道。饭铺老板娘举着扫把，扭摆着臀部走了过来。“他说，虽说有年纪了，也发胖了，但您仍然是塔拉腊最迷人的女人。”

“我这么说,因为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西尔瓦摆出一副被征服者的面孔低声说道，“再说，事实也是如此，太太自己也很清楚。”

“你告诉你这位中尉，别跟孩子的妈来这套了，还是去工作吧，”阿德里娅娜太太叹了一口气，在柜台边上的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流露出难过的神情，“你告诉他，与其跟有了家的太太们纠缠，还不如去找找杀害那小伙子的凶手

呢。”

“我要是找到凶手,您怎么说?”中尉猥亵地咂咂舌头,“跟我过一夜来奖赏我吗?为了获得这个奖赏,我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把他们铐起来押到您的脚下来。”

利杜马想:他这么说好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他听着中尉的玩笑,显得很开心,但他又想起了瘦子,兴致也随之低落下来。要是那没心肝的敏德劳上校肯合作,破案就容易了。他拥有情报、档案,而且能审讯基地人员。他如果合作,就能提供某些线索,那些屌人就会落网,可是敏德劳上校这人很自私,看不起警察,对警察不屑一顾。

“放开!您太放肆了,我可要叫醒马迪亚斯了,”阿德里娅娜太太发火了,一面躲闪一面说。原来她在递给西尔瓦中尉一包印加牌香烟的时候,中尉拉住了她的手。“去摸您的女仆吧,厚脸皮,对有家有口的母亲可不能这样。”

中尉放开了她,点上烟;阿德里娅娜太太也就不生气了。这女人总是这样:人一调戏,一动

手动脚，她就发火，可内心里却没准儿喜欢这套呢。利杜马无精打采地想：任何女人都有点像婊子。

“关于凶杀案,城里议论可多呢。’阿德里娅娜太太说道，“我从一出生就住在这儿，到我这个岁数，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暴行呢。这儿的人也杀人，但还文明，男子汉对男子汉，双方对等地打，可像这样，又是折磨，又是钉尸，还从来没见过。可你们都不管，真不害臊。”

“我们在管呢,亲爱的小妈妈,’西尔瓦中尉说道，“可是敏德劳上校不帮忙，不准我们审讯帕洛米诺·莫雷罗的同伴们，这些人肯定知道些情况。我们一无所获，这要怪他。不过，真相总会大白的，只是个迟早的问题而已。”

“小伙子的母亲真可怜，”阿德里娅娜太太说道，“敏德劳上校自以为是个罗马国王，瞧他每次挎着自己的女儿到城里去那副样子，既不看人，也不问个好。他女儿更坏，更是不可一世。”

还不到 8 点，可太阳已经是炽热炽热的了，

金色的阳光穿透了席子，从茅草杆和铅皮接缝处钻进来，整个饭铺仿佛都被这无数的金矛刺穿了一样。亮光中，灰尘在飘扬，苍蝇在飞舞。街上的人不多，利杜马可以听到海浪轻轻的拍击声和返回的浪花的喃喃低语声。大海就在附近，空气中充满了海腥味。这气味很好闻，对健康有好处，它使人想到海滩一定很清洁，海水一定很明净，其实不然，塔拉腊的海水满是石油污迹和港口船只抛出的垃圾。

“马迪亚斯说那小伙子嗓子好极了，简直是个歌唱家。”阿德里娅娜太太高声说道。

“堂马迪亚斯认识帕洛米诺·莫雷罗？”中尉问道。

“有那么一两次，他在修网的时候听他唱过。”阿德里娅娜太太说道。

有一次老头儿马迪亚斯·盖列柯蒂约和他的两个助手正在“塔拉腊之狮”号船上准备渔网和饵料，突然一阵吉他的低音弹拨声吸引了他们，月亮皎洁明亮，不用点灯就能看见海滩上有六个空军士兵，他们坐在沙地上的船只间在吸

烟。那小伙子唱起来的时候，马迪亚斯和他的助手放下渔网走了过去，那小伙子的嗓音有股热情味，那共鸣催人泪下，令人浑身发颤。他唱的是《两个灵魂》,唱完了,大家都为他鼓掌。马迪亚斯·盖列柯蒂约请求唱歌的人同意跟他握握手，他祝贺说：“你使我回忆起了我的青年时代,使我感到忧伤。”就在那海滩上,他知道了那小伙子叫帕洛米诺·莫雷罗，是在最近一次应征入伍的，是皮乌拉人。马迪亚斯听到一个空军士兵说：“你完全可以在皮乌拉的电台里演唱。”以后，阿德里娅娜太太的丈夫又见到了他两次，还是在那片海滩上，在搁浅的船只中间，在备船的时候。每次他都放下工作听他唱歌。

“连马迪亚斯都放下渔网听他唱歌，说他唱得好，可见那小伙子肯定有一副天使般的好嗓子。”阿德里娅娜太太肯定地说，“因为马迪亚斯不是轻易能动感情的，他这个人很冷漠。”

利杜马心想：您这不是给他提供借口吗？果然，中尉像只猫似的舔了舔嘴唇说：

“您是不是说他不行了，阿德里娅娜太太？

您要是愿意，我可以给您温暖，我可是一只热情的山羊。”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温暖，”阿德里娅娜太太笑了，“天气冷了，我就用瓶子盛上开水来焐床。”

“人体的热气才美呢,亲爱的小妈妈。’西尔瓦中尉猫叫似的说道，他把嘴凑向阿德里娅娜太太，仿佛要去吸吮她。

正在这时，堂赫罗尼莫来接他们了，但他未能把出租汽车开到饭铺跟前，因为街道是沙铺的，汽车会抛锚，所以他把福特停在公路上，离饭铺大约 100 米处。西尔瓦中尉和警察在记账单上签了字，向阿德里娅娜太太告了别，就出来了。到了外面，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他们，虽说还不到八点一刻，但天空热得就像中午一样，阳光刺眼，人和物仿佛随时都要熔化似的。

“塔拉腊最近谣传很多，”堂赫罗尼莫说道。三人走着，脚都陷入了晒软了的沙地之中，“中尉，您赶快把凶手抓住吧，否则人们要把你处以私刑了。”

“让他们来杀掉我好了，”中尉耸耸肩说道，“反正我不是凶手。”

“有些话很难听，”到了汽车跟前，堂赫罗尼莫吐了一口唾沫，“您耳根从来没发过烧吧？”

“我耳根从来不发烧。”中尉回答道，“人们都说了些什么？”

“说你们在捂盖子，因为杀人犯都是些大鱼，”堂赫罗尼莫转动钥匙给汽车点上火，挤挤眼睛，又问道，“中尉，真的都是些大鱼？”

“我不懂什么大鱼小鱼，也不懂什么大鱼鲨鱼，”中尉在前座上坐好，“杀人就得偿命，我西尔瓦中尉就是敢碰大鱼，堂赫罗尼莫。请您开快点，到上校那儿去可不能迟到。”

这倒不假，中尉为人很正直，利杜马不仅尊重他，而且钦佩他。这个人嘴上没有把门的，满口粗话，又爱喝酒，在那饭铺胖女人面前就丢了魂。利杜马在他手下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看到他在处理警察局收到的控告和多种纠纷时，总是尽力做到公正，从不偏袒任何一方。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中尉？”堂赫罗尼莫不

停地按喇叭，可是狗、猪、驴、羊、小孩都在汽车前走过，根本不予理会。

“一根毛也没有。”中尉做了个怪相，承认道。

“有也不算多。”出租汽车司机嘲笑道。

利杜马听到自己的上司把今天早晨说的话又说了一遍：“今天我们就会有所发现，我已经预感到了。”

到了城区的边缘，公路左右岩石嶙峋，光秃秃的空地上则都耸立着油井的高架，还可见到空军基地建筑物的房顶在远处闪闪发光。利杜马像是回声一样地自言自语道：但愿上校能了解些情况。今天会不会了解到是谁，以及为什么杀害了瘦子？虽说是为了主持正义，为死者复仇，利杜马感到的却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见见凶手的面孔，听听他们折磨、杀害帕洛米诺·莫雷罗的动机。

在基地的门卫处，值班军官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们一番，仿佛不认识他们似的，接着让他们在火热的阳光下等着，根本没想到要让他们

进入阴凉的办公室里去。在等待的时候，利杜马向周围扫了一眼：婊子养的，这些人真娇气，在这样舒服的地方工作、生活。右边有一排军官住宅，式样都一样，都是木头房子，搭在木板支起的平台上，漆成蓝白两色；每家都有花园，种着天竺葵，修剪得很整齐；门窗都挂着帘子，防止昆虫飞人。利杜马还看到了几个怀抱小孩的太太和浇灌花草的女仆，他也听到了阵阵的嬉笑声。妈的，这些空军军官生活得同国际石油公司的美国人一样好。一切都是那么整洁，真令人羡慕。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游泳池，就建在住宅区的后面。以前利杜马从来没见到过，只是想像过是什么样子的：身穿游泳衣的太太小姐们在水中游泳，一会儿爬上来晒太阳，一会儿又浸在水中。左边，是各个附属机构、飞机库和办公室，尽头则是跑道，几架飞机呈三角形排列在那里。利杜马心想：他们的生活倒挺舒服的，跟国际石油公司的那些美国佬一样，这些军官们在大墙和铁丝网的后面，过着像电影里那样的生活。美国佬和空军军官皆位处高地，遥

遥相望，而下面则是塔拉腊的居民们，他们受着阳光的炙烤，麇集在又油又脏的海岸边。飞机从基地起飞，在塔拉腊的上空可以望见一片岩石高地，高地上建有国际石油公司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高级职员们的住宅，日夜都有武警守卫。那些美国佬也有自己的游泳池，还有跳板，一应俱全，城里人说，美国女人都是光着屁股游泳的。

等了良久，敏德劳上校才同意他们进去。在朝办公室走着的时候，利杜马看到了一些军官和士兵，他思量着：他妈的，这些人中间肯定有人了解情况。

“请进。”上校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对他们说道。

二人在门口脚跟一碰，走进了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一面小小的秘鲁国旗、一架日历、一张日程表、文件夹、铅笔，还有几幅敏德劳同其女儿的照片，以及他女儿的单人照片。女郎生着长形脸，看样子是个严肃的、受娇惯的姑娘。办公室内，柜橱、各种证书，一切都是那么异常整

齐；一幅大型秘鲁地图成了塔拉腊空军基地司令身后的背景。敏德劳上校身材又矮又壮，两边鬓角一直梳到脑后，留着花白的小胡子，像军人那样剪得整整齐齐。他本人就像他的办公室一样，也是那么整洁。上校以其锐利的灰色小眼睛打量着来人，毫无欢迎之意。

“二位有何贵干？”上校低声说道，很有礼貌，但与其冷冰冰的表情极不相称。

“我们再次来此，还是为了帕洛米诺·莫雷罗的被害案件。”中尉回答道，显得极为谦卑，“我们是来请求您给予合作的,上校。”

“我不是合作过了吗?”敏德劳上校打断道，他那细细的声调中有那么一种嘲讽的意味，“你们三天前不是到这间办公室里来过了吗？要是我给你们的备忘录遗失了，我这里还有一份副本。”

他打开面前一个文件夹，拿出一纸文件，以单调的声音读了起来：

“帕洛米诺·莫雷罗·桑切斯，1936 年 2 月 13 日生于皮乌拉。阿松塔·桑切斯太太与戴奥

费罗·莫雷罗先生（已故）的婚生子。受过高小教育，皮乌拉亚米格尔国立中学三年级毕业。1953年离校，1954年1月15日进入塔拉腊空军基地第三连服役，在阿道夫·卡布里西塔中尉指挥下，与同期入伍者一道接受了军事训练。于3月23日晚至24日失踪，即休假一日后未返回连队，已被宣布为逃兵，并报有关当局备案。”

上校清了清嗓子，看了西尔瓦中尉一眼：

“您想要一份副本吗？”

利杜马心想：妈的，他为什么这么恨我们？为什么这么专横？

“没有必要，上校。”西尔瓦中尉微微一笑，“备忘录没有遗失。”

“那还要干什么？”上校不耐烦地抬起一只眼睛上的眉毛，“您需要我在哪方面合作？关于我们知道的有关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情况，备忘录上都有了。我本人向他所在连队的准尉和士兵作了调查，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是何人出于何种动机杀害了他。我的上级也收到了

详细报告，并对报告表示满意。看得出你们并不满意，不过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基地里的人与此案件毫无干系，毫不沾边，在基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可调查的了。这个人沉默寡言，不爱与人交往，从不对人说知心话，很显然，他在基地里既无朋友，也无敌人。据报告，他在军事训练上表现得很散漫，也许为此他才开了小差。您还是到外面去找凶手吧，您可以调查调查他在城里有无熟人，他从开小差到被害这段时间里同谁在一起。在这儿，您是在浪费时间，中尉，我可不能随便浪费时间。”

敏德劳上校那毫不妥协、毫无回旋余地的声调也许会把利杜马的上司镇住，使他退出办公室？然而利杜马看到上司站在那里，屹然不动。

“我们是不会平白无故来麻烦您的，上校。”中尉依然是姿态坚定，话语镇静，不慌不忙。

那双小眼眼眨了眨，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你们应该从别处着手调查。”

“警察利杜马在皮乌拉已经作了调查，上

校。”

利杜马看着基地司令，脸红了。他越来越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不可能向这位令人生厌的上校作出像样的报告，然而他还是结结巴巴地讲了起来。他说，他在皮乌拉了解到，帕洛米诺·莫雷罗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他对自己的母亲说，离开皮乌拉对他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利杜马停顿了一下，上校在听他讲吗？上校忧喜交加地看着一张女儿在沙丘和豆角树中间拍的照片。最后利杜马看到上校朝他转过脸来：

“生死攸关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他也许在参军的时候作了说明。”中尉插进来说道，“我们想，他也许在基地里把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离开皮乌拉讲清楚了。”

中尉是在装傻，还是跟利杜马一样也被上校的态度搞得神经紧张了？

基地司令用眼睛在中尉的脸上扫了一下，仿佛在数他脸上的青春痘，西尔瓦中尉被看得两颊发烧，但他并未激动，只是不动声色地等待

着上校屈尊开口。

“我们要是了解这一情况，早就在备忘录中写上了，这点您难道没有想到？”上校一字一顿地说道，仿佛对方不懂西班牙语，或者是个傻瓜似的，“在这个基地里，我们要是知道帕洛米诺·莫雷罗受到某人的威胁或迫害，我们早就报告警察局或是法官了，这点您也没想到？”

上校住了口，因为一架飞机在附近嗡嗡响了起来，响声越来越大，利杜马觉得耳膜都快要被震破了，但他却不敢用手去捂耳朵。

“警察利杜马还了解到一些别的情况，上校。”中尉依然不动声色，似乎没有听见敏德劳上校的问题，在飞机的引擎声低了下来的时候说道。

“哦，是吗？”上校说着向利杜马转过头去，“什么情况？”

利杜马在回答之前先清了清嗓子，上校那讥讽的表情使得他简直讲不出话来。

“帕洛米诺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女人好像是……”

“您怎么结结巴巴的？”上校问道，“您有病吗？”

“这爱情不怎么地道。”利杜马低声说道，“也许正是为此，他就逃离了皮乌拉，也就是说……”

上校那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使得利杜马觉得自己变呆了，声音也变得断断续续的了。在进入这间办公室之前，他还认为他在前一天晚上所作的设想是有说服力的，中尉也说他的设想有分量，可现在，在空军基地司令那怀疑、讥讽的表情前，他感到没有把握了，甚至对自己的设想感到难为情。

“上校，换句话说，很可能是个吃醋的丈夫撞见了帕洛米诺·莫雷罗在跟自己的妻子乱搞，就威胁要干掉他。”西尔瓦中尉插上来帮利杜马说完，“因此，小伙子就到这儿来参军了。”

上校一言不发，沉思地挨个儿看了二人一眼，看他俩还要胡说些什么。

“那吃醋的丈夫是谁？”上校终于说话了。

“这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西尔瓦中尉回

答道，“只要知道这一点，就会了解到许多情况。”

“您以为我对基地这几百个准尉和士兵的男女关系都了解吗？”敏德劳上校又是一字一顿地说道，而且隔的时间很长。

“您也许并不了解,上校,’中尉带有歉意地说道，“但是我们想基地里可能会有人了解，比如帕洛米诺·莫雷罗同班的人，他的教官，或是其他人。”

“根本没有人了解帕洛米诺·莫雷罗的私生活，”上校再次打断了中尉，“我亲自进行过调查，这个人很内向，自己的事从不对任何人讲，这点难道没写在备忘录里吗？”

利杜马觉得上校对瘦子的不幸根本不在意，不管是这次，还是上次，他对此罪行一点也不动情。这次提起死者就好像提到随便任何一个人似的，想装出蔑视此事的样子，但又装得不像。是不是由于小伙子在被杀之前三四天就开了小差？这位基地司令，除了令人生厌外，还是出名的要求部下令行禁止的怪物，而那瘦小伙

子肯定又过不惯严守纪律和足不出户的生活，上校也许认为对一个开小差的人来说，他是罪有应得的。

“问题是，上校，有人怀疑帕洛米诺·莫雷罗爱上了皮乌拉空军基地里的某个女人。”利杜马听到西尔瓦中尉说道。

几乎是同时，利杜马又看见上校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苍白面孔蓦地红了起来，流露出了尴尬、欲怒的样子。他正要张口讲话，门开了，利杜马看到在门槛外走廊里，那白色阳光照射下，出现了照片上的那个女郎。女郎的身材比照片上显得还要细挑，留着短短的鬈发，鼻子尖尖的，露出轻蔑的神情。她身穿白色衬衣、蓝色裙子，足穿网球鞋，看样子跟父亲一样，是个脾气很坏的姑娘。

“我要走了，”女郎说道，既不进来，也没向中尉和利杜马打招呼，“是让司机送我，还是我自己骑自行车去？”

同敏德劳上校一样，她说话的口气也仿佛是在控制着心中的不悦。利杜马心想：有其父

必有其女。

“孩子,你要到哪儿去?”空军基地司令的声调立刻变得轻柔了。

利杜马想：姑娘打断了他的谈话，不向客人问好，对他说话如此粗鲁，可他不但不加以责备，反而用鸽子般的咕咕声跟她讲话。

“我不是今天早晨就跟你说了吗？”姑娘蛮横地回答道，“我要到美国人那儿去游泳，这儿的游泳池只有星期一人才少些。你忘了？是让司机送我去，还是我自己骑车去？”

“还是让司机送你去吧,阿莉西娅,”上校说道，“不过你得打发司机马上回来，我也要用车，你告诉他什么时候去接你就行了。”

姑娘砰地把门一关就走了，也没道声再见。利杜马想：你女儿替我们报复你了。

“也就是说……”中尉又开始说话了，但是上校阻止他继续讲下去。

“您刚才讲的都是无稽之谈。”上校像是判决似的说道，脸色又恢复了正常。

“您说什么,上校?”

“您有证据吗？有证人吗？”基地司令转向利杜马，像看小虫子似的看了他一眼，“您怎么得出的结论，说帕洛米诺·莫雷罗同皮乌拉空军基地的某位太太有私情？”

“我们没有证据,上校,”警察吓得期期艾艾地说道，“我只是了解到他总是瞒着人到那儿去唱小夜曲。”

“到皮乌拉空军基地去唱小夜曲？”上校一字一顿地说道，“您知道住在那儿的都是些什么人吗？是军官的家属，不是士兵的家属，也不是准尉们的家属,是军官们的妻子、女儿、母亲、姐妹。您是不是在影射被杀士兵同某个军官的妻子有私情？”

他妈的，上校是个种族主义者①,对,他的确是个臭种族主义者。

“也可能是同某个女仆有私情,上校,”利杜

① 秘鲁人口中有土著印第安人、印欧混血人、白人、东方人等，一般说来，白人社会地位较高。当军官的多数是白人。

马听到西尔瓦中尉说道。他真得感谢中尉，因为他已经被那冷酷严峻的上校追问得哑口无言了，“也许是同基地里的厨娘、保姆。我们什么也没影射，我们只是想把这个案件搞清楚，上校，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小伙子的被害在全塔拉腊引起了不安，流言蜚语很多。人们说，警察袖手不管是因为这案子牵涉着大鱼。我们没办法，只要有一点迹象，我们就要查个明白，我们不是跟您过意不去，上校。”

基地司令点点头，利杜马看得出，他在竭力压下自己的火气：

“您知道，三个月之前，我还是皮乌拉空军基地的司令，”上校几乎口也不张地说道，“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那儿的一切我都了解，就像我的家一样。一个士兵同我手下某一军官的妻子有私情，任何人也不会在我面前说的，除非他有证据。”

“我没说是同军官的妻子，”利杜马斗胆结结巴巴地说道，“正如中尉所说，也可能是同某个女仆。难道基地里就没有已婚的女仆吗？他

偷偷地去那儿唱小夜曲，这点我们是有证据的，上校。”

“那好,你们去把那女仆找出来,审讯她,也审讯她的丈夫，搞清所谓对帕洛米诺 · 莫雷罗进行的威胁。如果他招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自从他女儿闯入办公室又匆匆而去的时候起，上校额头上的汗水一直在闪闪发光，“为了这个案子，你们不要再来了，除非有什么具体的事想求我帮忙。”

“我们有件具体的事想求您,上校,'中尉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们想传讯一下帕洛米诺 ·莫雷罗同班的人。”

塔拉腊空军基地司令的脸色又由红转白，眼圈发紫了。利杜马心想：这屌人真有点疯了。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我再给您解释一遍，很显然，您上次没有听明白。”上校拖着声调说道，仿佛每个字都有好几斤重，“军事机构享有司法权，它拥有自己的法院来审讯和判决自己的成员。警察学校没教给您这些吗？那好，我现在来教给您。如果

发生犯罪案件，调查工作要由军事机构来进行。帕洛米诺 ·莫雷罗在开小差之后，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死于基地之外，我已经向上级作了应作的报告，上级如果认为有必要，就会下令通过自己的机构加以调查，或许会把案件移交民间司法机构。然而在空军部队或是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未下达此种命令之前，任何警察组织不得侵犯我指挥下的基地所拥有的司法权，明白了吗,西尔瓦中尉？回答我,明白了吗？”

“明白了,上校。”中尉说道。

敏德劳上校朝门一指，以坚决的口气说道：

“好,你们可以走了。”

这次，利杜马看到西尔瓦中尉脚跟一碰，说了声请允许，于是他也脚跟一碰，请求了允许。二人走了出来。尽管太阳比他们到达的时候还要炽热，尽管外面的空气比办公室里还要闷人，但利杜马来到外面时精神仍为之一爽，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刚从监狱里出来似的：他妈的。两人一言不发地穿过空军基地的院子朝门卫走去。由于基地司令的

接待方式，西尔瓦中尉是不是同利杜马一样也感到气馁，感到受到了虐待？

在门卫处，等待二人的又是一件糟心的事：堂赫罗尼莫已经走掉了。二人只得步行回城，至少要走一个小时，汗流浃背，饱吃尘埃。

二人走在公路中间，仍然一言不发。利杜马想：吃了午饭我要睡上三个小时。他很能睡，任何时候，任何姿势，一躺就着。只有睡上一觉，情绪才能好转。公路蜿蜒伸展，在棕色的土地上直达塔拉腊，周围一点绿色也没有，只有形式各异、大小不一的山岩和碎石。

城镇位于平静无浪的铅绿色的大海边，呈金属似的青紫色，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几乎分不清哪些是房屋，哪些是电线杆。

“给我们来了个下不来台，是不是，中尉？”利杜马用手帕擦着额头说道，“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没心肝的人呢，您以为他是出于种族主义才看不起警察，还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他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么粗暴？我敢说，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这个秃子搞得我如此狼狈呢。”

“你尽说蠢话,利杜马,’中尉把他那只作为毕业纪念的嵌宝石戒指放在衬衣上摩擦着说道，“我倒是认为同敏德劳上校的会见是极为有益的。”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中尉，您还有兴致开玩笑？这次会见把我搞得狼狈透了。”

“在这种争论中，你还是个雏儿呢，利杜马，”中尉笑了，“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我敢说，这次会见他妈的再好也没有了。”

“那我就不懂了，中尉，我觉得上校拿我们不当人，对我们比对仆人还坏。我们的要求他并没有接受嘛。”

“他那是色厉内荏,利杜马,’西尔瓦中尉一阵哈哈大笑，“我倒是觉得上校讲话的样子，像是一只喝醉了的八哥儿。”

中尉说着又笑了起来，张着大嘴，把指节按得咯咯作响。

“我起初以为他什么也不了解，用所谓的军事司法权来吓唬我们或是出于军人的自尊心。”西尔瓦中尉解释道，“现在我敢肯定，他知道得

很多，也许事件的整个过程他都了解。”

利杜马又看了他一眼，他想中尉那太阳眼镜后的小眼睛，同他的面孔、声音一样，都带有一种欢快的意味。

“您是不是说，他了解是谁杀死了帕洛米诺·莫雷罗？”利杜马问道，“您认为上校了解情况？”

“他了解什么我不敢说，但他肯定了解许多事情。”中尉点点头，“他是在为某人打掩护，否则他为什么那么紧张，你没有注意到？利杜马，你的观察力太差了，你简直不配当警察。他又是发火，又是胡说八道，你说说，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不安。就是这样，利杜马。不是他让我们下不来台，而是我们吓了他一跳。”

中尉笑了，仿佛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片刻后，二人听到一阵马达的响声，可中尉仍在大笑。一辆空军基地涂着蓝颜色的面包车开了过来，司机没等二人叫停就刹住了车。

“你们去塔拉腊吗？”一个年轻的准尉探出

车窗向二人问了好，“上来吧，我们把你们捎去。您上这儿来，跟我坐在一起，中尉，那警察坐在后面。”

车的后座还有两个空军士兵，满面油垢，大概是搞机械的。车中堆满了汽油罐、油漆罐和刷子。

“怎么样了？”其中一个说道，“你们是想穷追到底，还是想不了了之以保护大鱼？”

他提问的声调中充满了仇恨。

“只要敏德劳上校肯提供哪怕一点帮助，我们就能破案。”利杜马回答道，“可他不但不帮助，我们每次来，他都像对待疯狗似的对待我们，他在基地里对你们也这样吗？”

“他这个人并不坏，”士兵说道，“很正直，把基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是他女儿把他脾气搞坏了。”

“他女儿是不是对他很坏？”利杜马嘟囔着说。

“他女儿没心肝，”另一个士兵说道，“敏德劳上校真是又做父亲，又做母亲。她母亲在她

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上校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

面包车在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中尉和利杜马下了车。

“你们要是破不了案，人们就会认为你们接受了大鱼们的贿赂。”年轻的准尉告别时说道。

“年轻人，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了破案的正确道路。”利杜马听到西尔瓦中尉咬着牙说道，但这时面包车已经消失在啤酒色的烟尘之中了。

4

空军中尉在塔拉腊一家妓院里胡作非为的消息，是通过一个妓女的口传到警察局的。母狼玛丽娜前来控告她的保护人，说他最近打她比以前更凶了。

“他把我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都拉不到客人了。拉不到客人就给不了他钱，他就又打我。西尔瓦中尉，请您跟他谈谈，我跟他谈白费劲,他根本不听。”

母狼玛丽娜还讲了一件事：前一天的晚上，那个空军中尉单独去了妓院，喝得酩酊大醉。他喝皮斯科酒[1]就像喝水一样，一连喝了好几杯。人家喝酒是为了消遣，可他不，他是为了灌醉而喝酒。他醉醺醺地解开裤扣就朝离他最近

[1] 秘鲁伊卡省港口皮斯科出产的烧酒。

的妓女、嫖客和保护人的身上撒尿，接着爬上柜台就表演开了，后来还是空军宪兵进来把他押走了。妓院老板华人廖某一直在安抚众人不要揍他：你们揍他，倒霉的是我，而我的生意被封闭,你们也倒霉,反正是他们得胜。

西尔瓦中尉对母狼玛丽娜讲的事似乎并不怎么重视。第二天，在他同利杜马在阿德里娅娜太太的饭铺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个顾客说，前一天晚上那个空军中尉又大闹了一场，还砸碎了许多酒瓶，说是想看看玻璃碎片在空中飞舞是什么样子。空军基地不得不又派人把他架走。第三天华人廖某来到了警察局，哭哭啼啼地说道：

“昨天简直是打破了记录，他脱下裤子想在舞池里拉屎，简直是发疯了。中尉，他就是为了闹事去的，好像是为了叫人安慰他。您做做好事吧，不然的话，我发誓，肯定会有人要干掉他的,我可不愿意跟基地找麻烦。”

“华人,你还是去找敏德劳上校吧,’西尔瓦中尉说道“这是他的事。”

“我决不去找那个上校，”华人回答道，“我怕敏德劳，怕得要死，人们说这个人很严厉。”

“那你就认倒霉吧，华人，空军军官我无权管，要是个民间分子，我倒很乐意帮忙。”

华人廖某泄了气，看看利杜马，又看看中尉：

“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们只能为你祈祷，”中尉把他送出去时说道，“再见，华人，代我向姑娘们问好。”

廖某走了之后，西尔瓦中尉朝利杜马走来，后者正用一个手指在雷明顿牌打字机上打字，撰写当天的报告。中尉发表了评论，声音低低的，利杜马听了浑身发痒。

“那个空军中尉的事，里面大有文章，你说是不是？”

“对，中尉。”利杜马点头称是，停了片刻问道，“您为什么说里面大有文章？”

“没人敢去妓院里胡闹，塔拉腊城最危险的人物都在那里，只有找死的人才敢这么胡闹，而且一连四天。我觉得事情有点怪，你说呢？”

“对,中尉,’利杜马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明白中尉的暗示，但他很焦急，竖起耳朵听着，“您是不是认为……”

“利杜马，我们两个应该到廖老板那儿去喝杯啤酒,当然了,要由妓院请客。”

华人廖某开的妓院在教会的威逼下，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差不多半个塔拉腊都呆过，多明哥神父只要一发现，就报市府加以封闭。封闭几天之后，妓院就又在三四个街区以外的茅舍或是小房子里复苏了，最后还是华人廖某胜利。目前妓院开在城镇的入口处，一间用木板随便搭起来的仓库里，仓库很原始，不结实，地是土地，每天得浇水防尘，屋顶是铅皮搭的，松松垮垮，风一吹就吱吱作响。姑娘们的房间在大厅尽头，到处是缝隙，小孩和醉汉都去偷看那一对对寻欢的人。

西尔瓦中尉和利杜马在弗利亚斯先生开的露天电影院（银幕挂在教堂的北墙上，这样多明哥神父就有权审查影片了）里看了一场牛仔电影，就慢慢踱着步朝妓院走去，利杜马在软软的

土地上拖着脚步，中尉则是边走边吸烟。

“中尉，您倒是告诉我，您是怎么想的呀？您为什么认为那空军中尉发酒疯同瘦子被害有关系？”

“我什么也没认为，”西尔瓦中尉喷了一口烟，“这个案子一点线索也没有，我们就得到处摸情况，要是偶然碰上个线索不是很好吗？起码这也可以成为个借口到妓院去逛逛，欣赏欣赏姑娘们，尽管我也知道，在那儿不会有我中意的女人。”

利杜马思量着：他又要谈那胖女人了，真没办法。

“昨天晚上我把那玩意儿露出来给她看了，”中尉忧郁地回忆道，“我出去到栅栏那儿小便，她去给猪食添水，她看了看我，我就露了出来。就这样，用两只手端着，我说：亲爱的小妈妈，这是给你准备的，你什么时候才不让它总挨饿？”

同每次谈到阿德里娅娜太太时一样，中尉神经质地笑了。

“她呢，中尉？”利杜马顺着他的话碴儿问道，他知道，跟中尉谈论阿德里娅娜太太正是投其所好。

“她撒腿就跑，当然，她生气是装出来的。”中尉叹了一口气，“不过，她反正是看见我那玩意儿了。我敢说，她一定总惦记着，甚至做梦都想，她一定跟堂马迪亚斯那玩意儿作了比较，堂马迪亚斯的一定光剩下一张皮，软塌塌的了，她最终一定会要我的。到那时，我就请你喝酒，喝它个一醉方休,我答应你了。”

“您倒是真有耐心,中尉,冲这点,阿德里娅娜太太就应该答应您,奖赏您。”

妓院里的人很少，华人廖某欣喜地迎接了二人：

“您大驾光临此地，鄙人实在太感谢了，中尉，我早就料到您不会不来的。请进，二位请进。您猜为什么今天人这么少？还不是让那个疯子给闹的。大家是来消遣的，不是来挨骂，来让人在身上撒尿的，事情一传开，谁愿意跟空军找麻烦呀。太不像话了，您说是不是？”

“那疯子还没来？”中尉问道。

“他一般都是 11 点左右来，”华人廖某说道，“他会来的，二位等着吧。”

华人把二人让到边上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端来了两杯啤酒。几个夜蝴蝶凑上来搭话，但是中尉把她们都打发走了。这次二人是解决男人的问题来的，可不能跟她们搭讪。此前，利杜马曾警告母狼玛丽娜的保护人说，如果他再打她，就把他关进监狱里去。母狼玛丽娜非常感激，这时她吻了利杜马的耳朵，对他低声说：您如果要我，随时都可以来。她还对二人说，保护人有三天没打她了。

那空军中尉快到半夜才来，利杜马和中尉已经喝了四杯啤酒了。由于华人廖某事先描述过，利杜马在观察了所有刚进来的人之后，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人相当年轻，细长个头，皮肤黝黑，留着平头，身穿咔叽衬衣和长裤，这是制服，但没戴领章和肩章。他是单独一个人来的，向谁也不问好，对自己的到来所引起的反应（妓女和嫖客们窃窃私语、互使眼色）毫不在乎。他径

直走到柜台前，把胳膊肘在台面上一撑，命令道：来杯烈酒。利杜马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快了，他一直盯着来人一口把皮斯科酒喝光，又要了一杯。

“每天晚上他都这样。”母狼玛丽娜正在邻座陪着一个水兵，这时她低声对二人说道，“喝完第三四杯就要开始表演了。”

这天晚上，那人却喝完第五杯，在喝第六杯之前才开始表演的，原来利杜马在为他计算着喝了几杯皮斯科。他越过一对对随着直流电唱机的音乐跳舞的人的头顶，偷偷地看着空军中尉，后者双手支头，盯着仿佛保护在胸前的酒杯，一动不动，好像在冥思，无暇顾及夜蝴蝶、保护人和其他人，只是机械地往嘴边送着酒杯，喝一口就立即变成一尊塑像。但是在他喝完第五杯、要喝第六杯之前，利杜马走了神，等再次看他，他已经不在柜台边上了。利杜马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发现他在舞池里，正带着坚决的神气向一对男女走去。女的是个红发女郎，男的个子很矮，系着领带，没穿上装，舞跳得很认真，搂

着女的，仿佛想把她憋死。空军中尉抓住男人的衬衣，一把把他扯开，说了话，声音响得全妓院都听得见：

“ 对不起,这位小姐现在该轮到我了。”

系领带的男人吓了一跳，朝周围看了一眼，仿佛求人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也仿佛向人请教该怎么办。利杜马看到华人廖某在做手势让他别动，于是那位客人耸了耸肩，没有动，只是走向站在墙边的妓女们,请出‘ 小雀斑 ”,皱着眉跳起舞来。这时那空军中尉正在肆无忌惮地手舞足蹈，挤眉弄眼，但在其小丑般的动作中，看不出丝毫的快乐。他光是为了引人注意？不，他也在招惹人。他借着又跳又扭的动作和那像是疯病发作的样子，对离他最近的人又是肘搡，又是肩撞，还用屁股顶人。利杜马心想：这个屌人，我们何时开始干预？可是西尔瓦中尉却镇静自若地吸着烟，透过烟圈开心地瞅着空军中尉，仿佛对他的滑稽相表示赞赏。人们也很有耐心，被空军中尉撞到的人都躲到一边去了，微笑着耸了耸肩，面部的表情仿佛在说：人疯了是

有其原因的，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音乐停止了，空军中尉回到柜台处又要了一杯皮斯科。

“ 利杜马,你知道他是谁吗 ?”利杜马听到自己的上司问道。

“ 不知道,您认识他 ?”

西尔瓦中尉点点头，以调皮的声调说道：

“ 我跟你说，他是敏德劳上校女儿的情人。我在游艺会上、空军节里和好几个星期日望弥撒的时候，看到过他俩手挽手地在一起走。 ”

“ 也许就是由于这层关系，上校才容忍他这样出丑，”利杜马说道，“ 换了别人 ,早就会因亵渎空军给关禁闭，去啃面包喝白开水去了。 ”

“ 谈到出丑 ,这次你要盯住他 ,利杜马。”上司说道。

这时，空军中尉站到了柜台上，手握一瓶皮斯科酒，摆出一副要发表演说的姿势，张开双臂，高声喊道：为养你们大家的婊子干杯！他把酒瓶送到嘴边，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利杜马只要一想这团火进入肚中就感到胃部炙痛。空军中尉做了个怪相，仿佛挨了一拳似的把身子收

缩了一下，看样子他是感到胃部炙痛了。华人廖某面带笑容，弯着腰走上前去，想劝说他从柜台上下来，别再出丑了，可空军中尉朝他骂开娘了，说他要是再饶舌，他就把妓院里所有的酒瓶砸碎。华人廖某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躲开了，来到利杜马和中尉跟前蹲了下来：

“ 你们不想管管 ?”

“ 等他醉得再厉害些再说。”中尉决定说。

这时，空军中尉又向保护人和嫖客们挑衅了，他说：你们要是男子汉，就把衣服脱光。他眉眼乱动地说：你们为什么穿着衣服，你们是怕让人看见你们的蛋，还是根本没有蛋？哦，你们的蛋太小，所以害臊，我就为我自己的蛋感到骄傲。然而保护人和嫖客们根本不看他，继续跳舞、交谈和吸烟，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似的。

“ 你们看 ,你们学着点吧。”空军中尉大吼一声，倏地解开了皮带。利杜马看到他那咔叽裤子滑了下来，露出了长满汗毛的精瘦的双腿。接着他又看到空军中尉蹬着脚想褪下缠在脚上的裤子，但是，也许是由于太醉了，也许是由于

动作太猛了，裤子在他脚上越缠越紧，他绊了一下，就从柜台上跌进了舞池，来了个嘴啃泥，手中的酒瓶也摔碎了。他的身体像盛满土豆的麻装一样在地上弹了一下，众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西尔瓦中尉站起身来：

“ 是时候了 ,利杜马。”

利杜马跟在中尉身后走进了舞池。那空军中尉闭着眼仰躺在地上，惊愕地喘着粗气，双腿赤裸，裤子仍然缠在脚踝上，周围都是玻璃碎片。利杜马心想：这婊子养的摔得够呛。二人抓住空军中尉的胳膊把他扶起，他开始双手乱抓，含糊不清地骂不绝口。二人为他提上裤子，系好皮带，一边一个搀住他，把他拖到了门口。夜蝴蝶、嫖客和保护人为把他带走而高兴地鼓起掌来。

“ 我们拿他怎么办 ,中尉 ?’到了外面 ,利杜马问道。外面在刮风，妓院的铅皮房顶在颤抖。星星比刚才多了，塔拉腊城的灯光犹如黑暗中落在海中的繁星。

“ 把他拖到那边海滩上去。’中尉说道。

“放开我,狗东西。”空军中尉含混不清地喊道，但却很安静，并未企图挣脱二人的胳膊。

“兄弟,我们这就放开你,”中尉亲热地对他说“安静点,别发火。”

二人在长有干草的沙地上拖了他有 50 米,来到了一个乱石累累的沙滩上，让他歪躺在地上，二人一边一个在他身旁坐了下来。邻近的茅舍一片黑暗，妓院传出的音乐声和人声被风刮向大海深处，空气中充满了盐味和鱼腥味，浅水滩像是催眠师发出的咕噜声催人欲睡。利杜马很想蜷缩在沙子里，用帽子盖上面孔，忘掉一切，然而他是来工作的，他妈的。他心情急切，也感到害怕，因为他想这个半躺在他脚下的身躯，也许会作出惊人的透露。

“兄弟,你好点了吗?”西尔瓦中尉说着,把空军中尉扶起，让他坐直，倚在自己的身上，像朋友似的把手臂搭在空军中尉的肩上，“你还迷糊吗,酒劲儿是不是过去了?”

“狗娘养的，你是谁？你妈妈是哪条母狗？”空军中尉把头枕在西尔瓦中尉的肩上，磕磕巴

巴地说道，他那粗话连篇的声音同他那温驯的身躯极不相称，他身子软而无力地靠在利杜马上司的身上，仿佛靠在椅背上一样。

“我是你的朋友，老兄，”西尔瓦中尉说道，“我把你从妓院里拖出来，你得感谢我才是。你要是把那蛋亮出来让人看，人们非给你割下来不可。被阉了，你还怎么生活？你要想想才好。”

中尉住了口，因为空军中尉一阵痉挛，弄得浑身直颤。他没吐出来，为了防备他呕吐，中尉把他的头拉开，一直垂到地上。

“你是个搞同性恋的吧？”痉挛过去之后，空军中尉结结巴巴地说道，声音中仍然充满了怒意，“你把我拖到这儿来，是不是请我用那根棍儿戳你？”

“不，兄弟，”西尔瓦中尉笑了，“我把你弄到这儿来，的确是想求你办一件事，但不是这种事。”

利杜马钦佩地想道：中尉想掏出别人的秘密的确有办法。

“你想求我办什么事,狗娘养的?”空军中尉打了一个嗝，大量地流着口水，接着又靠在了西尔瓦中尉的肩上，仿佛一只小猫很亲热地在寻求母猫身上的温暖。

“请你把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告诉我，兄弟。”中尉低声说道。利杜马大吃一惊。

空军中尉没有反应，一动不动，也不开口。利杜马心想：他似乎断了气。他就这样像石块似的呆了良久，利杜马偷眼看了一下中尉：他是不是应该把问题再重复一遍？空军中尉听明白了没有，还是假装没听明白？

“你妈的母狗养的，想叫我把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告诉你？”空军中尉终于呻吟了一声说道，他的声音极低，利杜马不得不伸长脖子去听。那人仍然蜷缩在西尔瓦中尉的身边，似乎在发抖。

“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连谁是帕洛米诺·莫雷罗都不知道。”中尉答道，口气仍然很温和，“可你却是知道的,说吧,兄弟,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空军中尉大喊一声，利杜马从沙地上一跃而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

他的声音嘶哑了，浑身直颤。

“你当然了解,兄弟,”西尔瓦中尉极为亲热地安慰他道，“正是为此，你才天天到妓院去借酒浇愁；正是为此，你才疯疯癫癫的；正是为此，你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去向保护人们挑衅。”

“我什么也不知道，”空军中尉又吼了起来，“不知道!不知道！”

“把瘦子的事情告诉我，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中尉继续说道,仿佛在哄小孩“我发誓,你肯定了解，我懂点心理学，让我来做你的忏悔神父吧，我肯定，你说出来心情就会好的。”

利杜马在出汗，感到衬衣都贴在背上了，可实际上天气并不热，还很凉快呢。微风吹起层层细浪，在离海岸几米处撞得粉碎，发出微弱的哗哗声。利杜马心想：利杜马啊，你为什么要吃惊？镇静些，镇静些。他满脑子仍然是碎石空地上那瘦子的形象。他心想：马上就要知道是

谁杀死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了。

“勇敢些，告诉我吧，”西尔瓦中尉鼓励地说;“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别哭了。”

原来空军中尉像个吃奶的孩子，把头埋在西尔瓦中尉的肩上哭了起来。

“我哭不是由于你所想的原因，”他在一阵阵的痉挛中，一面抽泣一面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借酒浇愁是因为那狗娘养的给我来了一家伙，他不让我同我心爱的姑娘见面，他禁止我见到她，而她也不愿意见我，他娘的，你认为他有权利干这种缺德事吗？”

“当然没有,兄弟,'西尔瓦中尉拍打着他的背部说道，“那个禁止你同你心爱的姑娘见面的狗娘养的,是不是敏德劳?”

这时空军中尉才从利杜马上司的肩上抬起头来，在皎洁的月色照射下，利杜马看到他的脸上沾满了鼻涕和口水，双眼有神，闪闪发光，还充满了不安的神色，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

“上校为什么禁止你同她的女儿见面，兄弟?'西尔瓦中尉问道,他语调自然,就像问是否

在下雨一样自然。

“嘘，嘘！娘的！”空军中尉流着口水说道，“娘的，别提他的名字，你想让我倒霉是怎么着？”

“当然不是，兄弟，”中尉安抚他说，“我只是想帮助你，看你这副样子，看你这副倒霉相，又是酗酒，又是出丑，我真为你担心，你是在毁灭自己的前程，你明白吗？OK，我们不再提他的名字了，我保证。”

“我们想等我明年一得到提升就结婚。”空军中尉又扑倒在西尔瓦中尉的肩上，抽泣着说，“那狗娘养的先是让我以为他同意了，而且在国庆节就交换了戒指，可后来他变卦了。你瞧，在生活中难道能允许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卑鄙行径吗？娘的！”

他动了一下，眼睛望着利杜马。

“不能允许，中尉。”利杜马困惑地咕哝道。

“这家伙是谁？”空军中尉又倚在西尔瓦中尉身上，流着口水问道，“他在这儿干什么？这狗娘养的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不是外人，是我的助手，是可以信赖的人，”西尔瓦中尉安抚他道，“你别管他。连敏德劳上校你也用不着害怕。”

“嘘，嘘，娘的！别提他的名字。”

“对，我忘了，”西尔瓦中尉拍了他一下，“所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女儿要结婚都会感到舍不得的，他们不愿意失去女儿。你要给他时间，时间久了，他就会软下来，同意你跟他女儿结婚。你要不要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先把他女儿干了，等他发现女儿怀孕了，就不得不同意这桩婚事了。现在你跟我说说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吧。”

利杜马心想：中尉真有两下子。

“那家伙永远不会软下来，他没人性，没良心，你知道吗？”空军中尉呻吟道，他又抽搐了一阵，同时打起了酒嗝。利杜马心想，自己的上司的衬衣大概沾满了污秽，“这怪物拿我当乔洛[①]似的耍弄，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绝望，你懂

① 即印欧混血儿，对人蔑视的称呼。

了吗？我为什么每夜都去喝得酩酊大醉，你懂了吗？”

“我懂了，兄弟，”西尔瓦中尉说道，“你爱上了他的女儿，而他又不让你见他女儿，所以你绝望了。可你怎么会爱上了敏德劳的女儿呢？对不起，我是说，你为什么爱上了这个暴君的女儿呢？说吧，兄弟，痛痛快快地把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告诉我吧。”

“你自以为很精，是不是？”空军中尉结结巴巴地说着，把头一挺，仿佛醉意已经消失。利杜马以为他要对中尉动手，赶快抓住他，然而他没动手，他仍然醉得很厉害，身子根本坐不直，接着又扑在西尔瓦中尉身上。

“说吧，兄弟，”中尉安慰他道，“说出来就好了，说出来你就得到了解脱，就会忘掉你心爱的姑娘。帕洛米诺·莫雷罗的被害是不是因为他同某个军官的女人有来往？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一个字他妈的也不会对你讲！”空军中尉惊恐地吼道，“你要是愿意，就先把我杀了吧！”

“你这个人太没良心了，”中尉轻声责备他道，“我把你从妓院里救出来，使你免遭阉割；我把你拖到这儿来，使你醒醒酒，安全无恙地返回基地；我还听你诉说心事、苦恼，安慰你。你瞧，你的口水把我的衬衣弄成什么样子了？可你呢，连帕洛米诺·莫雷罗为什么被害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不是害怕什么？”

利杜马丧失了信心：中尉这次什么也掏不出来了。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更糟的是他自己也曾荒唐地抱过幻想。这个醉鬼是不会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的。

“她也是个臭女人,比她父亲还坏,’空军中尉从牙缝中怨声说道，他又抽搐了一阵，接着一面打嗝一面说下去，“尽管她对我这样，我还是爱她，唉，有谁能理解呢？娘的。我爱她，我把她一直记在心上，这母狗。”

“你为什么说你心爱的姑娘是个臭女人，兄弟？”西尔瓦中尉问道，“她不得不服从父亲，不是吗？也许是她不爱你了，把你甩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不过是

她主人的声音，一架胜利牌留声机，一张走了纹的唱片，她就是这种玩意儿。那怪物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叫她怎么说，她就怎么说。把我赶开的是他，但是却通过她的嘴。”

利杜马想竭力回忆起那姑娘的模样来和她在父亲办公室出现时那副凶样子。父女二人的对话他还记得起来，但那姑娘是否漂亮，他就记不起来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矮小的身影，从她讲话的口气上看，她是个很有性格的姑娘，肯定是个傲慢的姑娘，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她很可能不拿空军中尉当人看，把他搞成了这幅样子。

“跟我讲讲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吧，兄弟，”西尔瓦中尉又重复了一遍，“哪怕讲一点呢，至少你要告诉我，他的被害是不是由于他在皮乌拉同某个军官的老婆有私情，说吧，是不是这样？”

“我可以喝醉，但我并不傻，你别拿我当乔洛。”空军中尉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痛苦地说道：

“不过，有件事你要是想知道，我倒是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他的被害是咎由自取。”

“你指的是帕洛米诺·莫雷罗?”中尉低声道。

“对，你应该叫他帕洛米诺·莫雷罗那狗娘养的。”

“好吧，你要是愿意，我就叫他狗娘养的帕洛米诺·莫雷罗。”西尔瓦一面拍打着他，一面低声说道“:为什么是咎由自取呢?”

“因为他净作非分之想，”空军中尉恼怒地清了清嗓子，“因为他闯进了别人的畜栏。干这种事要付出代价的，结果，他果然付出了代价，让他付出代价是对的。”

利杜马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个人了解内情，这个人知道谁是凶手以及瘦子如何被害。

“一般说来，净作非分之想，净往别人畜栏里闯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兄弟，”中尉无比友好地顺着他说道，“帕洛米诺闯入谁家的畜栏了?”

“闯了养你的那婊子的畜栏了。”空军中尉

离开靠背说道。他想站起来，利杜马看到他爬呀爬的，刚一站起来，就又倒了下去，四脚着地趴在地上。

“不,你说得不对,兄弟,你是了解情况的。”西尔瓦中尉真诚地、不倦地追问道，“是在别处，在皮乌拉，在空军基地的一个家庭里，对不对？”

空军中尉抬起头，仍然保持着四脚着地趴着的姿势，利杜马觉得他要像狗似的叫起来了。他以凝滞无神、难过异常的眼光望着二人，似乎在努力克服醉意，不停地眨着眼：

“这是谁告诉你的？妈的×？”

“正如坎丁弗拉斯①所说，这是细节问题了，兄弟。”西尔瓦中尉笑了，“不光你了解情况,我也知道些事呢。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谜，肯定要胜过魔术家曼德拉克②。”

“你先跟我谈谈，关于皮乌拉空军基地，你

① 即墨西哥喜剧演员马里奥·莫雷诺。

② 美国连环画中的魔术师。

都了解些什么？”空军中尉含混不清地说道。他仍趴在地上，利杜马想，听他讲话的声音，特别是看他那恐惧的样子，他的酒劲马上要过去了。

“我很愿意,兄弟,”西尔瓦中尉说道,“可你倒是过来呀,坐下,拿着,吸支烟,你酒劲过去了吧?太好了。”

中尉点了两支烟，又把烟盒递给了利杜马，后者也抽出一支点上。

“你听着,我知道帕洛米诺·莫雷罗在皮乌拉基地里有个情人，他经常带着吉他去给她演奏小夜曲，还用人们所说的那副好嗓子为她唱歌，每天晚上都偷偷地去。他给他的情人唱波莱罗舞曲。弹吉他和唱波莱罗似乎是他的专长。好了，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现在该你的了。帕洛米诺·莫雷罗在你们基地经常为谁演奏小夜曲?”

“我什么也不知道！”空军中尉大喊大叫地说道，好像又给吓坏了，牙齿仍在打颤。

“你是知道的，”利杜马的上司鼓励地说，“帕洛米诺·莫雷罗为之演奏小夜曲的那个女

人的丈夫有所怀疑了，或是抓住了二人，于是莫雷罗不得不逃离皮乌拉，这一切你都知道。他因此来到此地，参了军，但是忌妒的丈夫发现了，就到此地找到他，把他杀了。兄弟，这就是你所说的他净作非分之想，净往别人的畜栏里钻。说吧，别不开口呀，是谁杀死了帕洛米诺·莫雷罗？”

空军中尉又抽搐了一阵，这次他吐了出来，缩着身子哇哇地大声呕吐，吐完用手抹抹嘴就做起怪相来，最后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利杜马对此感到很恶心，也很可怜他，看得出这个可怜的人内心很痛苦。

“你说说，我为什么坚持让你告诉我谁是凶手？”中尉考虑了一会儿，吐出几个烟圈，“好奇而已，兄弟。杀害他的凶手如果是皮乌拉基地里的人，我能怎么着？什么也不能管，你们军人有自己的法庭，自己可以审讯，自己可以判决，我连针也插不进。所以说我只是出于好奇。再者，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我同那胖女人结婚了，有人来为她演奏小夜曲，为她唱浪漫的

波莱罗，我也会杀人的。是谁把帕洛米诺 ·莫雷罗干掉的，兄弟？”

中尉在这种时候都想着阿德里娅娜太太，妈的，他简直是疯了。空军中尉转过身来，躲开被自己的呕吐物弄脏了的地面，坐在利杜马及其上司几厘米处之前的沙地上。他把双肘支在膝上，双手抱头，大概感到了酒后的难过劲，利杜马想起了自己当二流子时所感到的那种浑身无力、说不出何处发痒的难过劲。

“ 你怎么知道他经常到皮乌拉空军基地去演奏小夜曲？ ” 空军中尉蓦地问道。他似乎时而恐惧,时而恼火,而这会儿则两者兼而有之;“ 这是谁他妈的告诉你的 ?”

正在此刻，利杜马发现有几个人影正朝他们走来，片刻后，几个人来到了跟前，围成一个半圆形，一共六个人，个个都是荷枪执棒。利杜马借着月光看出了来人的袖章，是空军宪兵。每天夜里，他们都在酒馆里、晚会上和妓院中巡逻，寻找闹事的基地里的人。

“ 我是民警中尉西尔瓦,出了什么事 ?”

“我们要把杜弗中尉带走。”其中一个回答，他的肩章看不清，大概是个准尉。

“你得先漱漱口再提我的名字！”空军中尉咆哮道，但他终于欠起身，站了起来，尽管仍在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可能失去平衡似的，“谁也把我带不走,娘的。”

“这是上校的命令，中尉。”巡逻队长回答道,“对不起,我们必须把您带走。”

空军中尉咳了几声又滑倒在地，像是个慢镜头的动作。巡逻队长下了命令，六个人走近空军中尉杜弗，抓住他的胳膊和大腿，把他扛走了。他也不反抗，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

利杜马和西尔瓦中尉眼看着众人消失在黑暗之中，片刻之后，远处传来了吉普车的发动声，巡逻车无疑是停在妓院附近。二人吸完烟都陷入了沉思之中。中尉首先站起来，二人往回走，路过妓院的时候，听到了里面传出的音乐声、人声和嬉笑声，看样子妓院人满了。

“您叫人开口可真有两下子，”利杜马说道，“您引导得真好,引着,引着,就能从他口中掏出

些情况来。”

“可我还没把他知道的情况全部掏出来，”中尉说道，“时间再长些，他就会全盘托出。”中尉吐了口唾沫，舒舒服服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想用海边的空气充满肺部，“我跟你说件事，利杜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中尉？”

“空军基地里所有的人，从门卫到敏德劳，都了解情况。”

“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利杜马点头说道，“至少这是杜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谁杀害了瘦子，他很清楚。”

中尉和警察一言不发地在沉睡的塔拉腊街上步行了很久，大部分木搭小屋都隐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那么一两幢闪烁着油灯的光亮。上面，栏杆后面的特区，也是一片漆黑。

蓦地，中尉说话了，声音有些异样：

“利杜马，帮我个忙，你到渔民的海滩去转一圈，看看‘塔拉腊之狮’号渔船起航了没有，如果已经出海，你就回去睡觉；如果还在海滩上，

你就到饭铺来通知我一声。”

“怎么，中尉？”利杜马吃了一惊，“您是……”

“我想去试试，”中尉神经质地嘻嘻一笑，点了点头说道，“我也不知道今夜会不会出现奇迹，她可能不干，不过，去试试反正没坏处。真是比我想像的还要难，总有一天她会答应的。你知道吗？不同那胖女人睡一夜，查不出是谁杀害了帕洛米诺·莫雷罗，我是死不瞑目的！这是我一生中的两个目标，利杜马，说来你不信，这比得到提升还重要。去吧，赶快去吧。”

利杜马心想：这种时候他还有这种兴致。他想像着阿德里娅娜太太蜷缩在自己的床上做梦，肯定想不到会有人来拜访。唉，他妈的，西尔瓦中尉简直变成了个骚公鸡。今晚阿德里娅娜太太会满足他吗？不，利杜马肯定阿德里娅娜太太不会顺从他的。从黑暗中的几幢茅舍里窜出来一条狗朝他直吠，他踢了它一脚，把狗赶跑。塔拉腊城总是弥漫着鱼腥味，尤其是今夜，同前几夜一样，味道特浓，令人难以忍受。利杜

马感到有些头晕，用手帕捂住鼻子走了一段路，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捕鱼，海滩上只有五六只船，其中没有“塔拉腊之狮”号，但是为了肯定一下，他还是一只一只地看过来，当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看到沙滩上的一只小船旁有一个人影。

“晚上好!”利杜马低声说道。

“晚上好!”那女人说道,仿佛由于受到打扰感到很不高兴。

“哎呀，这么晚了您还在这儿干什么，阿德里娅娜太太？”

饭铺老板娘在连衣裙的外面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跟往常一样打着赤脚。

“我是给马迪亚斯送饭来的，他走了，我留下来呼吸会儿新鲜空气，我睡不着啊。你呢，利杜马，你有什么东西丢在这儿了，还是来赴幽会的?”

警察放声大笑，他在阿德里娅娜太太面前蹲了下来，一面笑，一面在微弱的月光（一片云翳遮住了月亮）照射下，观察她那令西尔瓦中尉馋涎欲滴的肥胖体态。

“你笑什么？”阿德里娅娜太太问道，“你是疯了，还是醉了？啊，我知道了，你到华人廖某那儿去了。”

“都不对，阿德里娅娜太太。”利杜马仍然大笑不已，“我要是告诉您，您也会笑破肚皮的。”

“那你就告诉我吧，别像个小丑似的光自己笑。”

饭铺老板娘一向情绪很好，兴致很高，可利杜马发现她今夜情绪低沉。阿德里娅娜太太把双臂抱在胸前，用一只脚挖着地上的沙。

“您心中有事。不高兴了，阿德里娅娜太太？”利杜马一本正经地问道。

“不高兴倒没有，只是有点担心，利杜马。马迪亚斯就是不肯去医院，这人才别扭呢，我简直劝不动他。”

她停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至少有一个月了，她丈夫一直咳嗽，咳得厉害的时候就吐血，她到药房买了些药，几乎是强迫他吃的，但毫无效果。也许是病情很严重，药房里买来的药治不好，大概需要拍个片子，或是开刀什

么的，可那固执的人就是不肯去医院，说什么用不了多久就会好的，为了一点咳嗽就去看医生，简直是女人气。然而她并不傻，她发现他的实际情况比装出来的样子要糟，因为他每夜出海捕鱼越来越感到吃力了。他禁止她把吐血的事告诉给孩子们，可她正等着星期日孩子们来看她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让他们把马迪亚斯拖到医生那儿去。

“阿德里娅娜太太，您很爱堂马迪亚斯，是吧？”

“我跟他生活了 25 年了，’饭铺老板娘微微一笑说道，“怎么过来的，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利杜马。我还小的时候，也就是说还不到 15 岁的时候，马迪亚斯就爱上我了。我那时候很怕他，因为他比我大多了，但他拼命追我，直到如愿以偿。我的父母不愿意我跟他结婚，说他太大，婚姻不会长久，然而他们错了，你瞧，我们过得不是很长久吗？不管怎么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这会儿不好意思说出我到这儿是

干什么来的了，阿德里娅娜太太。”

她那只玩沙的脚停止了动作，放在离警察蹲着的地方只有几厘米的地方。

“别搞得那么神秘，利杜马，你要让我猜谜是怎么着？”

“刚才中尉命令我来看看堂马迪亚斯是不是出海捕鱼了，”他压低了声音，以调皮的口气低声说道。他停顿了下来，可阿德里娅娜太太没问下去，他就又接着说道：“他想去看看您，阿德里娅娜太太，他不愿让您的丈夫撞见，现在没准儿正在敲您的门呢。”

二人沉默了，利杜马听到消失在岸边的浪花发出啪啪的响声，片刻后，他听到阿德里娅娜太太又笑了起来，但声音很轻，带有嘲讽的意味，又仿佛是在竭力忍住，不使他听见。他也再次笑了起来，就这样二人笑了良久，互相传染着，笑得越来越厉害了。

“您这样嘲弄我们中尉的痴情可太坏了，阿德里娅娜太太。”

“他这会儿大概还在敲门，抓窗户，求啊，求

我放他进去，答应送我金银财宝，让我给他开门，”饭铺老板娘边笑边说，“哈……哈……哈……叫他送给魔鬼去吧,哈哈！”

二人又笑了一会儿，停下来的时候，利杜马看到阿德里娅娜太太的脚又挖起沙来，有条有理地挖，顽强执著地挖。远处传来了炼油厂的汽笛声，工人正在换班，因为炼油厂白班夜班两班倒。公路上也传来了卡车的隆隆声。

“说真的，您可把中尉搞疯了，阿德里娅娜太太，您要是听到他如何谈论您就好了，他一个劲儿地谈论您，别的女人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对他来说,您就是塔拉腊的女王。”

利杜马听到阿德里娅娜太太又笑了，这次是高兴的笑。

“这个人尽跟我动手动脚，对我太随便了，早晚有一天,我要请他吃耳光。’她说道,但一点也没生气，“他能为我发疯？简直是异想天开，利杜马，他不过想跟我玩玩而已。我越不理他，他就越上劲儿。你以为我会相信像他那样的小伙子会爱上一个能做他妈妈的女人？我可不

傻，利杜马，他那是心血来潮，仅此而已。我只要顺从他一次，事情就完了，他就不恋着我了。”

“阿德里娅娜太太，您是不是准备服从他，哪怕是一次？”

“十分之一次我也不肯，”饭铺老板娘立即回答道，装出生气的样子，可利杜马心里认为她是在装腔作势，“我可不是那种女人，我是孩子的妈，利杜马，只有我的丈夫才能碰我。”

“这样一来，中尉可要想死您了，阿德里娅娜太太，我发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像他爱您那样爱过一个女人呢。他连做梦都叫着您的名字，您想想吧。”

“他在梦中都说了些什么？”

“这我可不能说，都是些脏话，阿德里娅娜太太。”

饭铺老板娘爆发一阵大笑，笑完，她从小船旁站起身来，抱着双臂就朝饭铺走去，利杜马跟在她后面。

“我很高兴遇到了你，”她说，“你让我笑了个痛快，忘掉了忧愁。”

“我也很高兴，阿德里娅娜太太，”警察说道，“我们的谈话也使我忘掉了那被杀的瘦子。自从我在那碎石空地上看到他的尸体以后，我满脑子里都是他，有时我还做噩梦，我希望今晚不要再做噩梦了。”

利杜马在饭铺门前向阿德里娅娜太太告了别，朝警察局走去。他和中尉就睡在警察局里，中尉睡在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大屋子里，利杜马睡在牢房院子旁的一间食品室里。别的警察都结婚了，住在城里的家中。利杜马一边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走着，一边想像着中尉如何在抓挠饭铺的玻璃，迎风低语，说着情话。

到了警察局，利杜马发现一张纸别在门柄上，是有人故意放在那儿的，好让人一进门就能看到。他小心翼翼地取下那张纸，走进办公室（办公室是一间木板房，挂着国徽和国旗，有两张办公桌和一个字纸篓），打开灯。纸上的字是用蓝墨水写的，写信人的字迹规矩漂亮，也无拼法错误。

杀害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人是从露贝太太的家中把他弄走的，露贝太太的家在阿莫塔佩。事情经过她全了解，可去问她。

警察局经常接到匿名信，特别是有关男女关系和港口海关非法交易的匿名信，但有关帕洛米诺·莫雷罗之死的匿名信，这还是第一封呢。

5

“阿莫塔佩[1]，这个地名真怪，”西尔瓦中尉嘲笑着说道，“听说是从《神父和女仆》那个故事来的，是真的吗？露贝太太，您是怎么看的？”

阿莫塔佩位于塔拉腊以南50公里处，建在炙人的碎石和烫人的沙丘中间，周围有一些干枯了的灌木、一小片豆角树林以及那么几棵桉树，有了这些浅绿的枝叶，才使得那灰色单调的景色有了些生机。树木有的已经萎缩，有的直往上长，也有的枝丫交错，这都是为了吸取空气中那少得可怜的水分。可是从远处望去，却都像是一些龇牙咧嘴的巫婆。在那歪歪扭扭的树顶投下的令人惬意的阴影下，总是有几群瘦弱

① 阿莫塔佩是西班牙文 Amotape 的音译，意为“主人，盖上”。

的羊在啃食着从树枝上落下来的咯咯作响的豆荚，还有几匹睡意蒙眬的驴子，当然，也有牧童，一般说来是个年纪不大的男孩或女孩，皮肤晒得黝黑，双眼炯炯有神。

“您认为关于阿莫塔佩这个地名来自《神父和女仆》的故事这个说法正确吗,露贝太太？”西尔瓦中尉有意提高声调，又问了一遍。

小镇实际上是由用泥土和茅草搭起的茅舍杂乱排列起来的群体，每个茅舍都有一个用木桩围起来的栅栏，有那么几户人家则围有铁栏杆。镇子的中央是一个古老的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木搭的凉亭、几株杏树和叶子花，还有一座纪念西蒙·罗德利盖斯的石碑。西蒙·罗德利盖斯是西蒙·玻利瓦尔[①]的老师，他就是在这荒凉的小镇上去世的。阿莫塔佩的居民都是些满面灰垢的穷人，他们以养牛、种棉花和招待卡车及长途汽车司机为生，司机们在塔拉腊和苏

①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生于委内瑞拉，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领导人之一。

亚纳之间的公路上有时拐进来，在镇上喝点玉米酒或吃个拼盘。据一个皮乌拉的传闻说，小镇的名字早在殖民地时期就有了，当时阿莫塔佩是个重要的小镇，镇里住着一个吝啬的神父，他最恨招待外来人吃饭，神父的女仆很支持神父的吝啬劲，只要看见有外来人出现，就提醒他：主人，盖上，快把锅盖上，有人来了。但这是不是确有其事呢？

“谁知道呢，”那女人终于低声说道，“也许确有其事，也许不是真的，只有上帝知道。”

那女人很瘦弱，面孔的皮肤呈橄榄色，皱得像山羊皮，深深陷入高突的颧骨之中，手臂的皮肤也是如此。看到这二位到达，她就一直用疑惧的目光看着他们，利杜马心想：一般人总是用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们警察，可这个女人更有甚之。她用那深陷的眼睛吃惊地盯着二人，有时用手揉揉胳膊，仿佛在打冷战。当她的目光与二人之中的一个目光相遇时，她那装出的微笑就变成了一种怪相。利杜马想：老姐姐，你太害怕了，因为你了解情况。她一面瞧着这二位，一

面伺候他们吃煎香蕉和烤羊肉。每次中尉要她再拿一瓢泡沫玉米酒的时候，她都是这样地盯着两人看。利杜马思量着：中尉什么时候开始向她提问题呢？他感到喝了玉米酒，头脑有些昏沉了。正当中午时分，天热得要命，他和中尉是这里惟一的顾客。从酒店里他们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教堂安然地耸立着，这教堂在勇敢地经受时间的考验。再往远看，越过沙土地，在约 100 米处，有几辆卡车在向苏亚纳或塔拉腊驶去。利杜马和中尉就是搭一辆装鸡笼的卡车来的，他们在公路上下的车。二人走进镇子时，看到阿莫塔佩的人们从茅舍中探出了好奇的面孔。有几家的门前都挂着白色的招牌，在一根木桩的顶端飘舞着，中尉就打听这些供应玉米酒的茅舍中哪一家是露贝太太的，围着二人的一群小孩立即把二人现在所在的这家指给二人看了。利杜马松了一口气：唉，至少匿名信所说的女人是存在的，还算没白跑一趟。二人在卡车上一路顶着太阳，一边闻着鸡屎味，一边把钻进嘴里和耳朵里的鸡毛弄出来。咯咯的鸡叫声

震耳欲聋，太阳烤得二人头痛，而在返回塔拉腊的时候，还得步行才能到达公路上，等在那里，伸出胳膊，等候某个司机同意他们搭车返回塔拉腊。

“ 早安 ,露贝太太 ,”进门时中尉说道,“ 我们是来尝尝您做的玉米酒、煎香蕉和烤羊肉的，看看是不是像人们讲的那么好，是有人介绍我们来的。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 ”

从她望着二人的目光上看，酒店老板娘并没轻信中尉的话。利杜马心想：冲着玉米酒那股酸味，烤羊肉那种淡味，她更不相信了。一开始，阿莫塔佩的小孩们还围在二人身边转来转去，后来就腻味了，也就走掉了。这时只剩下几个小孩在炉灶、瓦罐、木床和三张钉在地上的矮桌子旁玩着空瓢，这几个小孩大概是露贝太太的儿女，也许她并不像表面那么老呢。一切想与她谈上几句的企图都是徒劳，二人跟她谈天气、谈干旱、谈今年的棉花收成或是谈阿莫塔佩这个地名的来源，但她的回答总是一个样，“ 是 ”或‘ 不 ”,要么就缄默､回避。

“利杜马，我跟你说一件事，你肯定要大吃一惊。你也认为阿德里娅娜太太很胖，对不对？你错了，其实她是个丰满的女人，肥胖和丰满两者是有区别的。”

中尉何时开始提问呢？他怎样进行调查呢？利杜马像热锅上的蚂蚁。中尉的精明使他感到既惊奇又佩服，他知道西尔瓦中尉跟他一样急于解开帕洛米诺·莫雷罗被害之谜，他看到了那天晚上的匿名信在中尉身上引起的激动，中尉嗅着匿名信，犹如猎犬嗅着猎物，他说：这可不是恶作剧，这里面有些真实的东西，我们得到阿莫塔佩去一趟。

“你知道肥胖的女人和丰满的女人之间的区别吗，利杜马？胖女人油多、肉厚，软绵绵的，你一摸，手就会像碰到一块要化了的干酪那样陷进去，你也就感到失望了。而丰满的女人则是结实、圆润，该突出的地方就突出，位置很合适，身材匀称，你一摸，手指就感到有弹性，各个部位都很突出。”

在来阿莫塔佩的路上，沙滩的太阳直射在

二人的军帽上，中尉一直不停地就匿名信问题自言自语，思考着杜弗中尉的所作所为，敏德劳及其女儿的表现；但是进入露贝太太的茅舍后，西尔瓦中尉在帕洛米诺·莫雷罗问题上的好奇心仿佛一下子消失了，饭间只谈论阿莫塔佩这个地名，当然，还有阿德里娅娜太太。谈论时高声喧嚷，也不怕露贝太太听见他的粗话。

“这就是油脂和肌肉的区别，利杜马。肥胖女人油多，丰满女人肉紧。结实的乳房是世界上最有味道的东西，比露贝太太做的烤羊肉还有味道。你别笑，利杜马，我的话没错，这种事你不懂，可我懂。女人那结实的屁股、结实的大腿、结实的背部、结实的胯部，这些都是王孙公子、国王将军们的佳肴。呜呵，我的天呀，呜依，呜依，我那塔拉腊的意中人就是这种女人，利杜马,她不是胖,而是丰满,他妈的,是个肌肉结实的女人,我就喜欢这种女人。”

警察在笑着，是出于礼貌，但露贝太太听着中尉这些粗话却板着面孔，盯着他俩直看。利杜马想：等着吧。中尉这时没准儿和自己一样

心急呢。中尉什么时候开始呢？看样子他一点不着急，谈起那胖女人来没完没了。

“你可能要问，中尉是怎么知道阿德里娅娜太太不是肥胖，而是丰满的？我难道摸过她吗？说真的，我还没真正摸过她呢，利杜马，我只是顺便碰了碰她这儿，匆匆地挨了一下。你一定认为我太傻。你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倒是看见过，你瞧，我在向你透露我的秘密了。我有一次看见她只穿着内裙在海滩洗澡，塔拉腊的女人都到那儿去，为的是不让男人看见。那个海滩在灯塔后面，到处都是大石块和岩石，旁边就是那座螃蟹岩。你猜猜我为什么总是 5 点左右就不见了？为什么总是带着望远镜出去？为什么总是说到罗亚尔饭店去喝杯咖啡？你猜猜为什么我总是爬到海滩的那块岩石上去？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利杜马？是为了看我那心上人穿着粉红色的内裙洗澡！内裙一湿，她就好像光着屁股一样，利杜马。我的天呀，快，露贝太太，快给我泼水，我整个人快要燃烧起来了，快把我的欲火扑灭吧！我就是在那

时候发现什么是丰满女人的肉体的，利杜马，屁股结实，乳房结实，从头到脚浑身都是肌肉。找一天我带你去，让你也开开眼，我把望远镜借给你，你会把眼睛看歪的，利杜马。到那时你就理解我了，你可以看到全塔拉腊最美的肉体。对，利杜马，我可不是个爱吃醋的人，尤其是对我的下属。你如果表现得好，找一天我帮你爬上螃蟹岩，你看到那迷人的女人非昏倒不可。”

妈的，中尉仿佛忘记了到阿莫塔佩是干什么来的了。正当利杜马急不可耐的时候，中尉突然住了口，他摘下太阳镜——利杜马发现自己上司的眼睛炯炯发光，锐利深邃——用手帕擦了擦又戴上，接着又异常镇静地点了一支烟，把声音放得甜甜的：

“露贝太太，有件事想问您。过来，过来，跟我们坐一会儿，我们得好好谈谈，对不？”

“谈什么？”女人咕哝道，牙齿直打颤，接着像是患了间日热，浑身颤抖起来。利杜马发现自己也发抖了。

“谈谈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呗，露贝太

太。”西尔瓦中尉朝她微微一笑;“我在塔拉腊的那心上人，我那漂亮的胖女人的事，我是不会跟您谈的，您说是不是？过来，过来，坐到这儿来。”

“我可不知道帕洛米诺 ·莫雷罗是谁。”女人神色变了，结结巴巴地说。她机械地在中尉指给她的板凳上坐了下来，一下子憔悴了许多，显得比刚才还要瘦。她做了个怪相，把嘴都扭歪了，她反复地说着，“我发誓，我不知道他是谁。”

“您当然知道帕洛米诺·莫雷罗是谁，露贝太太，”西尔瓦中尉反驳道。这时中尉不笑了，声调冷淡、生硬，使利杜马感到惊奇。警察心想：对，我们终于有可能了解事件的经过了。“在塔拉腊遇害的那个人，被香烟烫过、被绞死的那个人，被人从肛门穿透的那个人，帕洛米诺·莫雷罗，一个爱唱波莱罗的瘦子，他来过此地，来过这个酒店。就是您、我所在的这个酒店,您不记得了？”

利杜马看到那女人瞠目结舌，面孔扭歪，浑

身发抖，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小孩哭了起来。

“坦率地跟您说吧，太太，”中尉喷了一口烟，似乎出神地望着翻卷着的烟雾，蓦地又厉声说道，“如果您不予以合作，如果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您可就要卷进一场操蛋的纠纷之中了。我这样讲，我说这种粗话，是为了让您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我不想逮捕您，我不想把您押到塔拉腊去，也不愿意把您关进牢房，让您以知情不举、同谋犯的罪名在监狱里了此残生。我保证,我并不想干这种事,露贝太太。”

那小孩仍在大哭，利杜马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她不要哭，小女孩一吐舌头，笑了。

“他们会杀掉我的。”女人低声抽泣道,但没有哭出声来，在她那干巴巴的眼睛中有一种兽性的仇恨和恐惧。利杜马大气都不敢喘，他觉得只要稍微一动，一出声，就会发生极为严重的事。他看到西尔瓦中尉慢腾腾地打开枪套，掏出手枪，放在桌上，一面抚摸着枪身，一面说道：

“只要您把真相告诉我们，他们是不敢碰您

一根毫毛的，露贝太太，需要的时候，这东西会保护您的。”

远处传来一声发疯似的驴叫，打破了屋外的平静。利杜马心想：大概是在给母驴配种。

“他们威胁我，对我说：你要是说出去，你就没命了。”女人举起双臂，嚎叫似的说道。她用双手紧捂着面孔，从头到脚扭动着，牙齿的打颤声都听得见，“我有什么过错？我什么也没干，先生。我不能死，我不能丢下这几个孩子不管，我丈夫是被拖拉机撞死的，先生。”

在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听到她的叫喊声回过头去看她，但片刻之后就对她失去了兴趣，又玩了起来。那刚哭过的小孩爬到茅舍的门槛那儿，吃起手指来，阳光染红了她的头发和皮肤。

“他们也对我掏枪了，我到底听谁的？听你们的，还是听他们的？”女人又嚎了起来，她眉眼乱动，绞扭着胳膊，想哭出来，但眼睛一直是干巴巴的，她在胸上拍了一下，画起十字来。

利杜马朝外面看了一眼：没有，女人的叫喊声并没把邻居吸引过去。从门板和栅栏的缝隙

望出去，可以看见圣尼古拉斯教堂那关着的大门和空旷无人的广场。刚才还在凉亭附近跑来跑去踢布球玩的儿童已经不在了。利杜马思量着：大人把他们叫回去了，把他们藏起来了，父母们大概抓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塞进茅舍了，为的是不让他们听，不让他们看见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事。所有的人肯定都目睹了事件，谜就要解开了，马上就要解开。

“ 您安静些,我们慢慢谈,不急。’中尉说道,然而他的声调同他的话却不一样，他这不是安慰她，而是增加她的恐惧，他的声调冷酷，富于威胁性，“ 谁也不敢杀死您，也不敢来找您的麻烦，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条件是您要坦率地讲出来,把真相全部讲出来。”

“ 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我真怕啊，我的老天啊！ ” 女人喃喃地说道，但从她的表情上看，从她的态度上看，显而易见，她是了解全部事实的，而又没有力量拒绝讲出来，“ 圣尼古拉斯啊，助我一臂之力吧。 ”

她在胸前画了两次十字，吻了吻交叉成十

字的手指。

“从头讲，”中尉命令道，“帕洛米诺·莫雷罗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到这儿来的？您从什么时候起认识他的？”

“以前我并不认识他，也从来没见过他。”女人抗议道，她的眼睛滴溜乱转，声音时高时低，仿佛嗓子失去了控制，“要不是看在那姑娘的面上，我是不会让他们借宿的。他们是来找神父的，来找埃塞盖尔神父，可神父不在。神父总是不在，总是外出。”

“一个姑娘？”利杜马脱口问道。

中尉向他使了个眼色，他立即把话咽了回去。

“对，一个姑娘，”露贝太太打了一个冷战，“是她，他们俩一再求我，激起了我的同情心，我根本不是为了赚钱，先生。上帝知道，尽管我确实缺钱用，我丈夫被拖拉机撞死了，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可以指着在天上看着我们、听着我们的上帝发誓，我可以指着我们的保护神圣尼古拉斯起誓，我不是为了钱，更何况他们也没

有钱，他们只有够付饭费用的。我免费让他们借宿，因为他们要结婚了。我是出于同情，也是看他们太嫩了，还是孩子呢。他们两个很相爱，先生，我怎么能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上帝啊，我问过你，你为什么让我卷进这样不幸的事件里去呀。”

中尉喷着烟雾，透过太阳眼镜，用眼睛扫视着露贝太太，等着她在胸前画十字，揉搓臂膀，看着她像是要把面孔毁掉似的抹拭着面孔。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中尉说道，但声调未变，“您别担心，接着讲吧，那对小鸽子在这里住了几天？”

母驴淫荡的叫声又一次划破了清晨的沉静，这时叫声近了些，利杜马听到一阵蹄声，他推测：已经配上了。

“只住了两天，”露贝太太回答道，“他俩在等神父，可埃塞盖尔神父外出了，他总是外出，他说要到各个庄园去为婴儿洗礼，主持婚礼，他说他要到阿亚巴卡去工作了，因为那儿的人对

被俘上帝①很虔诚。谁知道呢，他每次外出总是有理由。我对那对年轻人说：别等了，神父没准儿要去一个星期呢。他们本想第二天就去圣哈辛托，那是个星期日，是我劝他们去的，每星期日苏亚纳的神父都到圣哈辛托去主持弥撒，那神父可以为他们主持婚礼，在庄园的小教堂里进行。他们一心一意想找个神父为他们主持婚礼。我说：不要白等了，去吧，到圣哈辛托去吧。”

“然而星期日那对小鸽子并没去成。”中尉打断她说。

“没去成。’露贝太太吃了一惊，话也说不出来了，朝中尉的眼睛瞅了一下，又看了利杜马一眼，接着又转向中尉。她浑身发抖，牙齿打颤。

“那是因为……”中尉一字一顿地帮她讲下去。

“因为星期六下午就有人来把他们找去了。”

① 耶稣被俘姿态的塑像。

天色尚未全黑，太阳犹如一个火球挂在桉树和豆角树上，有些房屋的铅皮房顶反射着黄昏的余晖。露贝太太正躬身在灶上做饭，忽然看见一辆汽车离开公路，朝阿莫塔佩驶来，隆隆地跳跃着直抵广场，掀起一阵尘烟。露贝太太一直看着汽车驶来，那对年轻人也听见了汽车声，并且看见了汽车，但未加以理会。汽车在教堂附近停住了，两人仍坐在那里接吻。行了，行了，可别让孩子们学坏了，还是谈点什么，唱个歌吧。

“您这样说，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是吧？”中尉低声说道，鼓励她讲下去，“尤其是唱波莱罗,对吧？”

“他也唱圆舞曲和当德罗舞曲，”女人点头说道，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利杜马吓了一跳，“他连‘库玛娜娜’[①]都会唱，就是那个讲两个人决斗的歌,他唱得好极了,很有味儿。”

“汽车来到了阿莫塔佩，您也看见了汽车，”

①一种黑人舞曲。

中尉提醒道，“那一对跑了没有？藏起来没有？”

“姑娘想叫他逃,叫他躲起来,吓唬他说 亲爱的，快跑吧亲爱的，快逃吧，快，快，别呆在这儿，我不愿意……”

“不,亲爱的,你要知道,你是我的人了,我们一起过了两夜，你就是我的妻子了，现在谁也不能反对，他们必须同意我们相爱，我不走，我等着他,我要跟他谈谈。”

姑娘吓得要命 快跑,快,他们要杀死你,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快逃吧，我拖住他们，我不能让他们杀掉你，亲爱的。姑娘害怕得要死，露贝太太也惊恐起来。

“他们是些什么人？”露贝太太指着沾满尘土的汽车和从车上下来的人向二人问道。在火红的天际的衬托下，来人的面孔看不清楚。那边是谁来了？上帝呀，我的上帝，会发生什么事呢？

“来的是什么人,露贝太太?”西尔瓦中尉一连吐了几个烟圈。

“还能是谁，”女人几乎嘴也没张，低声说

道，一股怒火冲散了恐惧“还不是你们警察！”

中尉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们警察？您是说空军宪兵吧，塔拉腊空军基地里的人吧，对不对？”

“你们这些穿制服的人，”女人又害怕起来，低声说道“难道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中尉微微一笑，“不过，这关系不大。”

这时，利杜马全神贯注地听着露贝太太的讲述，仿佛看到了那一男一女。在灾难降临前不久，二人坐在席子屋顶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挨得紧紧的，手握着手。他把生着又黑又短的鬈发的头枕在姑娘的肩上，用嘴唇吻着姑娘的耳朵，为她唱着：两颗心，深深相爱，紧紧相依，这就是我和你。姑娘为细腻而柔情的歌词所感动，双眼充满了泪水。为了更好地听他歌唱，或是为了撒娇，姑娘缩了缩肩头，小脸蛋上流露出迷恋的神情。这对青年柔情似水，既无偏见，也无傲慢。利杜马远远望去，仿佛看见那辆载着身穿制服的人的汽车，在隆隆的马达声中，在滚

滚的黄色尘烟中即将驶近，他感到一种撕人肺腑的悲伤抓住了自己，这时已是中午时分。汽车在阿莫塔佩的茅舍间行驶着，难耐的几分钟之后，就在他们这会儿所在的这间茅舍前停了下来。至少，这对男女在一起度过的那两天是幸福的。

“只来了两个人？”中尉问道。利杜马看到上司那惊奇的样子，也感到很诧异，一种盲目的迷信感使他不敢看中尉的眼睛。

“只有两个人。”女人胆怯而犹豫地重复了一遍，她眯起眼睛，仿佛在回忆，在找出什么地方搞错了，“对，再没有别人了，那两个人下来后，吉普车就空了，对，那汽车是辆吉普，仿佛就在眼前。我敢肯定，只来了两个男人。您为什么感到奇怪,先生？”

“不为什么。”中尉踩着烟头说道，“我原以为至少要出动一个巡逻队来找他们呢。既然您只看见两个，那就是两个了，没问题，您接着讲吧,太太。”

又一声驴叫打断了露贝太太。驴叫声在阿

莫塔佩中午炽热的空气中升起，即深长，又欢快，时高时低，仿佛得到了满足。一瞬间，在地上玩耍的孩子们站了起来，有的跑了出去，有的爬了出去，都带着调皮的神气笑得要死。利杜马思量着：她们是去看母驴的，去看公驴是如何弄得母驴直叫的。

“你好吗？”那个手中没有手枪、年纪大的人说道，“他伤害你了吗？你好吗？”

天色立即黑了下来，在两个男人从吉普车走到茅舍这段路的极短时间内，黄昏变成了夜晚。

“你要是对他下手，我就自杀。”姑娘说道，声音不高，带有挑战意味，她牢牢地站在地上，双拳紧紧握着，下巴在发抖，“你要是对他动手，我就自杀，但是在自杀之前，我要把一切在全世界面前说出来，人们对你就会厌恶，为你感到羞耻！”

露贝太太筛糠似的抖着：

“怎么啦，先生？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这是我的破家，我没对任何人

做过坏事，我是个可怜的女人！”

那个带武器的人看着小伙子（那年纪大的只是看着姑娘），越看越气，接着走近露贝太太，把手枪顶在她那耷拉着的双乳之间。

“我们从来没来过此地，我们是不存在的！”他说道，充满了仇意和怒火，“您要是说出去，您就会像疯狗一样被杀掉，我亲自来杀您，懂了吗？”

露贝太太一下子跪了下来，连连哀求：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什么也不懂啊，我什么也没干，先生，我只是接待了两个借宿的年轻人，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圣母的面上，先生，您可别开枪啊，不要在阿莫塔佩制造不幸吧！

“那个年轻的是不是称那个年纪大的为上校？”中尉打断了她。

“不记得了，先生，”女人想了想，回答道。她在努力琢磨着该说什么，“上校？年轻的称年纪大的为上校？也许这样称呼了，也许没有，我不记得了，先生，我们穷人家什么都不懂，先生。我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真是太偶然了。拿枪

的人对我说：您要是说出去，把我的话告诉别人，我就会再来，给您的脑壳吃颗子弹，再给您的肚皮吃一颗，还给您的下部吃一颗。我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我已经失去了丈夫，他是被拖拉机撞死的。我有 6 个女儿，几乎养活不了她们。我原来有 13 个孩子，死了 7 个，我要是被杀了,我那 6 个孩子就活不成了，这难道公平吗？”

“那个拿枪的人是个少尉[①]吗？”中尉穷追不舍，“他肩章上只有一条杠杠？帽子上只有一个圈圈？”

利杜马心想：两个人想到一起去了。上司提的问题，正是他所想的。利杜马都喘不过气来了，他感到有些头昏。

“我不懂这种事，”女人嚎叫道，“您别捉弄我了，别净提些我不懂的问题了。什么是少尉？少尉是什么？”

利杜马听着露贝太太说，但眼睛却仿佛看

① 西尔瓦中尉这样问是故意的。

见了那两个来人。尽管蓝色的天幕已然笼罩了整个阿莫塔佩，但仍可看得很清晰。露贝太太跪在那年纪轻的面前苦苦哀求，那人站在茅舍和大街之间，眉眼乱动，一副凶相。那年纪大的面带苦恼、痛苦和失望的神情看着姑娘，而姑娘则带着挑战的神态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瘦子，不许来人靠近他。利杜马还仿佛看到，那两个来人，像这会儿一样，把街上的人都吓跑了，小孩、老人都钻到了自己的家里，连狗和羊都怕被卷入到这场纠纷之中。

“住口，你别讲话，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你来干什么？”姑娘挡住那年纪轻的，把他推开，不让他凑近，不让他讲话，与此同时，还在继续以死威胁那年纪大的，“我要自杀，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她，我是诚实的，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用来爱她，让她幸福。”瘦子结结巴巴地说道。他费了好大劲儿，但仍然不能把姑娘推开，仍然不能挺身而出。那年纪大的也不能靠近他，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姑娘身上，仿

佛在阿莫塔佩，在世界上，只有她才存在。但是那个年纪轻的听到瘦子的话，一转身向他扑来，一面狠狠地诅咒着，一面举起枪，仿佛要砸烂他的脑壳。姑娘过来挡在二人中间，这时那年纪大的下了命令，干巴巴的，不容反驳：别乱来。那年纪轻的立即不动了。

“他光说了句‘别乱来’？”西尔瓦中尉说道，“他说没说：‘杜弗，别乱来。’或是‘杜弗少尉，别乱来’？”

不光是想到一起去了，简直是奇迹，中尉提问用的字眼也跟利杜马想的一样。

“不知道，”露贝太太发誓道，“我没听见任何名字，我只知道那瘦子叫帕洛米诺·莫雷罗，我在《皮乌拉时报》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他一到我就认出他来了。我的心都碎了，先生，小伙子把姑娘拐了出来，带到阿莫塔佩，我当时并不知道姑娘叫什么，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来找他们的那两个人，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您要是知道，也别告诉我，劳驾了。我这不也是在和您合作吗？不要说出这些人的名字

吧。”

“你别怕,也别喊,别净说傻话,”年纪大的说道,“孩子，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我,你怎么能自杀呢?”

“你要是对他动手，动他一个手指头，我就自杀！”姑娘挑战道。蓝色天幕后的天空中，夜色更浓了，星辰出现了，各家茅舍的土坯墙和栅栏之间，闪起了油灯那摇摇晃晃的灯光。

“那么我就跟他握握手，真心真意地对他说声：我原谅你了。”那年纪大的咕咕哝哝地说道。果然，他伸出了手臂，可仍然不去看他。这时露贝太太感到自己又活过来了，她看到二人握手了，小伙子都说不出话来了：

“我向您发誓，我要尽力……”小伙子激动得都喘不过气来了，“她就是我生命中的光明，她……最神圣的……”

“那你们两个也握握手吧，”年纪大的命令道，“不要再互相仇恨了，不要再上下级分得那么清楚了。你们两个人，加上我，我们三个人，来把事情安排一下吧，像男子汉那样，平等相

待。孩子，你现在高兴了吧？你可以平静下来了吧？好了，难堪的时候过去了，我们离开这里吧。’，

说着，他从裤子的后口袋里掏出了钱包，露贝太太感到有几张被汗打湿了的钞票塞到自己手里，听到一个慷慨的声音对给她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谢意，劝说她忘掉这一切。接着，她看到那年纪大的走出茅舍，向吉普车走去。吉普车的车门还在敞着，但那个年轻的在离开之前，把手枪顶在露贝太太的胸前：

“您要是说出去,哼,您自己明白,记着点!”

“那瘦子和姑娘就这么老老实实地上了吉普车，跟他们一起走了？”从中尉的脸色上看，他并不相信会这样，利杜马也不相信。

“姑娘不愿意走，她不信任那两个人，她想拦住小伙子。’露贝太太说道，“她说 我们不走，你别信他的，不要相信他。”

“我们走吧,来呀,亲爱的女儿,’那年纪大的从吉普车里叫着他们说，“你别忘了，他是个逃兵，他必须回去，要尽早地把这问题解决，把

这个污点从服役卡上抹掉。孩子，你要为他的前途着想，走吧，走吧。”

“对，亲爱的，他的话有道理，他原谅了我们，走吧，还是听他的，上车吧。”小伙子坚持道，“我相信他，像他那样身份的人，怎么能不相信呢？”

“像他那样身份的人。”利杜马感到一颗眼泪从面颊上滚下，一直滚到了嘴角边，眼泪发咸，像是一滴海水。他继续听着露贝太太那像海浪哗哗声般的讲述。露贝太太不时被中尉的问题打断，利杜马隐约觉得，关于他们想了解的事，露贝太太差不多把她所知道的都说了。她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的命运太坏，害怕可能会发生不利于自己的事，她一个劲儿地问苍天她到底作了什么孽，要让她卷进这桩可怕的事件中来，还不时地哀哭几声。但这时利杜马对她讲的不再感兴趣了，他仿佛在梦游，一而再、再而三地看见那幸福的一对在阿莫塔佩那些不起眼的街道上享受着婚前的蜜月。他是个卡斯蒂亚区的乔洛，而她却是个白种的富家小姐，正如

一支圆舞曲所说，爱情是没有界限的。在他们二人身上确实如此，爱情战胜了社会和种族的偏见，也打破了经济上的鸿沟。二人之间的爱情一定是相当深，相当炽热的，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利杜马心想：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爱情，连那次对何塞费诺的情妇梅切都没有过。他也爱过几次，但是女人一顺从，或是不干，他就失去了耐心，激情就烟消云散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一种那么强烈的爱情，以至于像瘦子那样为之去冒生命的危险，以至于像姑娘那样为之向全世界挑战。他心想：也许我天生注定就不会感受到真正的爱情，也许由于我一生中总同二流子们去逛妓院，因此我的心麻木了，不能像瘦子那样再去爱一个女人了。

“我现在怎么办呀,先生？”他听到露贝太太哀求道，“您给我出出主意吧。”

中尉站了起来，问了玉米酒和烤羊肉的价钱，女人表示不收钱，可中尉坚持要付：这可不行，太太，我可不是那种白吃白拿的警察，不管是不是值勤的时候，我吃了就要付钱。

“我现在怎么办？你可告诉我呀！”露贝太太像是祷告似的双手合十，心焦地恳求道，“他们会像杀死可怜的小伙子一样也把我杀掉，难道您不明白吗？我不知道能逃到哪儿去，我也没有地方可逃。您要求我合作，我不是合作了吗？我这儿怎么办？您出个主意吧！”

“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要说出去，露贝太太。”中尉和蔼地说着，把钱放在刚用过的酒碗旁，“谁也不敢杀您，谁也不敢来找您的麻烦，您就像平时一样地过日子吧，把看到的、听到的，还有刚才对我们讲的，通通忘掉，再见！”

中尉像往常一样，把手举在帽檐上行礼告别，利杜马也急忙站了起来，紧跟着中尉走了出来，连向酒店老板娘告别都忘了。来到了露天地，阳光未经过席子和栅栏的过滤直射了过来，二人就像进了地狱，几秒钟之后咔叽衬衣就湿透了，脑袋嗡嗡作响。西尔瓦中尉装做轻松的样子走着，而利杜马，鞋子陷进沙地里，走路很吃力。二人走完阿莫塔佩那条弯弯曲曲的主要街道，又朝空地和公路走去。一路上利杜马斜

眼一看，只见各家栅栏后露出了一串串的人影和当地人那好奇而不安的目光。人们一见二人过来就赶快藏了起来，人们害怕警察啊！利杜马肯定，他们一离开阿莫塔佩，人们就会立即涌入露贝太太的茅舍，打听发生了什么事，警察都说了些什么。中尉和警察一言不发地走着，沉浸在各自的思索之中。中尉走在前面，距利杜马三步远。在走过村子最后一户人家时，一只癞皮狗冲出来朝二人张牙露齿地吠了起来，沙地上行动迅速的蜥蜴在碎石间出没。利杜马心想：在这块空地上，恐怕连狐狸都有。那小伙子和姑娘躲在阿莫塔佩的那两天，肯定会听到饥饿的狐狸在夜间出来围着鸡窝和羊栏嚎叫的声音。姑娘听到狐狸的叫声怕不怕呢？会不会颤抖着搂着小伙子寻求保护呢？小伙子会不会在她耳边讲着亲热的话语安慰她呢？他们也许会沉浸在爱情之中，失去了理智，根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呢。他们在阿莫塔佩是第一次做爱，还是在空军基地周围的沙地上早就做过爱了？

二人来到公路上时，利杜马仿佛穿着衣服

掉进了水里，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他看到西尔瓦中尉的绿色军裤和米色衬衣也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汗渍，额头上闪着汗珠。没有车辆经过，他的上司耸了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咕哝着说声：耐心点。接着掏出一包印加牌香烟，递给利杜马一支，自己点了一支。二人吸着烟，很长时间一言不发，被太阳晒着、烤着，心里却想像着在自己面前，在那一望无际的沙土地上，会出现湖泊、喷泉和大海的海市蜃楼。第一辆出现的开往塔拉腊的卡车没有停下来，尽管二人拼命地摇着帽子打手势。

“我从警官学校毕业出来第一次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是一个上尉，他根本容不得这种屌司机，在这种情况下，你猜他怎么办，利杜马？他掏出手枪，朝轮胎开枪。”中尉恼怒地望着卡车驶远，“我们都叫他骚上尉，这个人很好色。你是不是也想对刚才那个没良心的司机的卡车开枪？”

“是的,中尉。”利杜马心不在焉地咕哝道。

中尉好奇地望了他一眼：“你对刚才露贝太

太的话感到震惊吧，是不是？”

警察点点头：

“我真不敢相信她的话，不敢相信在那破茅舍里发生的事。”

中尉把烟头抛向公路的另一侧，又用汗渍渍的手帕擦了擦额头和脖子：

“对,她的话太神了。’中尉承认道。

“没想到事情的经过竟是这样的,中尉。’利杜马说道，“我原来设想了许多种可能，惟独没有想到这一层。”

“你是不是说，你了解了瘦子事件的全部经过,利杜马？”

“哼,差不多,中尉,’警察喃喃地,接着又担心地说，“您难道不了解吗？”

“我还不了解,’中尉说道;“这你又得学着点了，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利杜马。乍一看好像是真的，但你一深入思考，一仔细观察，事情就不那么真实了，或是根本不真实了。”

“是的,可能是这样,’利杜马咕哝道;“但是，就这个案子本身来讲，事情不是很清楚了

吗？”

“在眼下，说来你也不信，我还不能相信杀死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会是敏德劳上校和杜弗中尉。”中尉说道，声音中并无嘲讽之意，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出来，“我惟一能肯定的是有两个人来找过那对男女。”

“我跟您说吧，”警察眨着眼低声说道，“您知道吗？使我感到震惊的倒不是露贝太太讲的事，而是她使得我明白了瘦子为什么自愿到空军基地去当兵，他是为了接近他爱的姑娘。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事，您不觉得了不起吗？一个小伙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但是为了爱情去参军了，为了接近自己所爱的姑娘去参军了，您不觉得了不起吗？”

“你为什么如此惊讶呢？”西尔瓦中尉笑了。

“因为这太不寻常了。”警察坚持道，“这种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远处开来一辆车，西尔瓦中尉打手势让它停下来。

“那你就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利杜马

听到中尉嘲笑自己道，“为了接近那胖女人，只要需要，我也可以参军，当兵，当神父，去捡垃圾,甚至去吃屎。”

6

“你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来了。”西尔瓦中尉欢叫了一声，把望远镜紧贴在眼上，把脖子伸得跟长颈鹿一样长，“跟英国人一样准时，欢迎你，亲爱的小妈妈，来吧，快脱光让我们看看吧。利杜马，快弯下身子，她看见我们就会跑掉的。”

利杜马在岩石后缩了进去。二人起码在半小时之前就躲在岩石后面了,在远处“沙尖”海岸前面扬起一阵尘烟，那是阿德里娅娜太太吗？也许是思念使得西尔瓦中尉看到了幽灵呢。二人躲在螃蟹岩后，海滩上布满了碎石，那块巨岩犹如屹立在海滩上的瞭望楼，一只巨大而肮脏的灯塔和国际石油公司几个仓库挡住了晚风，海面平静无波。二人背后就是那拥有两个码头的扇形港口，那竖着许多烟囱、天梯和金属罐的

炼油厂及杂乱的城镇。阿德里娅娜太太总是在太阳变得火红、气温有所下降的黄昏时分来此洗澡，但西尔瓦中尉是怎么发现的呢？对，那阵尘烟是她，警察认出了饭铺老板娘那结实的身影和那一扭一摆的走路姿态。

“我这可是非常看重你，任何别人我都没带来过，利杜马，”中尉一直把望远镜放在眼前，咕哝道，“你这就会看到我那胖女人的屁股，还有乳房。你要是运气好，还能看到那个地方和毛。注意，利杜马，你可别昏倒。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比提一级还值得。有我这样的上级，算是你的运气，伙计。”

自从来到巨岩后，中尉就像鹦鹉似的饶舌，可利杜马却带答不理的。这时他最注意的是那些螃蟹，而不是上司的玩笑，也不是阿德里娅娜太太的到来。这巨石真是名副其实，有几百、甚至几千只螃蟹，地上的每个洞穴都藏着螃蟹，利杜马看到螃蟹犹如一片片活动的泥土，惊讶不已。螃蟹一爬出洞穴，就伸手伸脚的，最后人们才看清它们那副怪样子，接着就横爬起来，爬的

样子叫人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利杜马心想：我们在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案子上也是如此。

“弯腰,快弯腰,别让她看见你。”中尉低声命令道,“太棒了,她开始脱衣服了。”

利杜马想：整个这座岩石大都被这一串串的螃蟹挖成一个个的洞眼了，如果巨石塌下来，西尔瓦中尉和他就会堕入黑暗的深谷，充满沙土，令人窒息，里面爬满了这些生着螯足的硬壳活物，那时二人就会像做噩梦那样作垂死挣扎。利杜马在地上摸了摸，还不错，地仍然是硬的。

“您倒是把望远镜借给我用用呀，”利杜马不满地说，“您请我来看，可自己倒看起来了，中尉。”

“谁让我是你的上级呢,坏蛋,”中尉微微一笑，把望远镜递了过去，“快点看，我可不希望你看上了瘾。”

警察在望远镜上调了调焦距就看了起来，他看到阿德里娅娜太太正在下面，紧挨着灯塔若无其事地脱衣服。她知道不知道有人在偷看？她脱得这么慢是不是想挑逗中尉？不，她

的动作是那么自然懒散，不像知道有人在偷看。她把衣服叠好，直起身子，把衣服放在浪花溅不到的一块大石上。正像中尉所说，她穿着粉红色的短内裙，利杜马可以看到她那桂树树干般粗壮的大腿和裸露到乳头的双乳。

“阿德里娅娜太太到了这个岁数，身上还是那么迷人。”利杜马惊奇地说道。

“你可别把她给我看坏了，”中尉夺过望远镜吝啬地说，“好看的还在后面呢，她钻进水里，内裙就会贴在身上，就变得透明了。这是为警察准备的专场表演，只有中尉头衔以上的人才能看，利杜马。”

警察笑了，但不是由于中尉开的玩笑滑稽，而是出于客气，他感到很不自在，很焦躁，是不是让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案子给搞的？可能。自从他在碎石空地上看见帕洛米诺·莫雷罗被烫、被打、被戳的样子，他就一直不能把这形象从脑海中排除出去。起初，他还以为只要找出凶手，查明了动机，他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可这会儿，虽说谜差不多已然澄清，但那小伙子的形

象仍然日夜紧跟着他。他心想：这臭瘦子，净给我添麻烦。他决定这个周末向上级请假回皮乌拉去，那是发工资的日子，他可以去找二流子们，请他们到琼加的小酒吧中喝个一醉方休，最后到绿房子去跟夜蝴蝶过夜。妈的 ×，这样，心情可能会好些。

“我那亲爱的胖女人，在女人中是属上乘的，”中尉低声说道，“上乘的女人都不穿裤衩，你瞧，利杜马，这就是不穿裤衩女人的优越性。”

中尉说着把望远镜递给利杜马，利杜马极目望去，但并没有看见什么有趣的东西。阿德里娅娜太太在岸边洗澡，噗通噗通地用手撩着水，虽然内裙已经透明，但在溅满水的身上只能看见那肮脏的浪花泡沫。

“不是我眼神不济，就是您太会想像了，中尉。”利杜马把望远镜还给了中尉，抱怨着说道，“说真的，我只看见了泡沫。”

“那你就认倒霉吧。”中尉低声说着又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我倒是看见了最美的场面，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我都看见了。你要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她那地方的毛同黑种女人一样，是鬈鬈的，多少根都清清楚楚，你要愿意，我可以一根一根地给你数。”

“还有什么？”二人背后传来了姑娘的声音。

利杜马一屁股坐倒在地，猛一回头，只觉得自己的脖子都扭了，尽管脑子还很清楚，但他觉得讲话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只螃蟹。

“你们还要说些什么脏话？”姑娘犹如斗牛士做错了动作，双手叉腰问道，“除了刚才说的，你们还有什么粗话要说？字典里有的是粗话。我全听见了，你们干的事我也看见了，真叫人恶心。”

西尔瓦中尉弯身去捡望远镜，因为刚才一听见姑娘的声音，望远镜就从手中滑落了。利杜马坐在地上，隐约感到坐下来时压碎了一只空螃蟹壳。他看到自己的上司惊得还没醒过神来。他一面抖着裤子上的沙土，一面磨时间，接着他看到中尉向姑娘鞠了一躬，说道：

“您吓唬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可不是好玩的，小姐，万一我一转身给您一枪呢？”

“ 您在执行任务 ?”她挑衅性地说道,接着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偷看女人洗澡就是您的任务 ?”

这时利杜马才发觉，那姑娘原来就是敏德劳上校的女儿，他感到心脏在撞击着胸膛。下面传来了阿德里娅娜太太愤怒的叫骂声，原来上面一闹，她发现了中尉和利杜马。利杜马仿佛在做梦，看见她爬出海水，一面向二人挥舞拳头、骂不绝口，一面弯着腰，捂着下体跑去找衣报。

“ 令人作呕，肆无忌惮！ ” 姑娘不停地说道，“ 天下竟有这种警察，人们都骂警察坏，可你们更坏。”

“ 这座巨岩实际上是个天然的伫望站，可以发现从厄瓜多尔来的走私船。 ” 中尉说得就像那么回事似的，利杜马转过身来，张着大嘴看了他一眼“ 您不了解情况 ,小姐。再说 ,高贵女士的骂，就是赠给绅士的花，您想骂就痛痛快快地骂吧。”

利杜马用眼角一扫，只见阿德里娅娜太太胡乱地穿好衣服，沿着海滩向“ 沙尖 ” 跑去。她

臀部扭摆，步履有力，从背后都能看出她很生气。姑娘沉默了下来，看着他们，仿佛恼怒已经突然消失。她从头到脚浑身沾满尘土，无袖衬衣和牛仔裤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出来了，原来这身衣服同她的船形鞋以及短发上扎的丝带一样，跟周围沙尘那灰褐色调是一样的。利杜马觉得她比闯入敏德劳上校办公室的那天更加瘦了。她胸部扁平，胯部狭小，中尉把这样的女人轻蔑地称做“平板女人”。她那自负的小鼻子，仿佛总是在为人们的身份打分数，这会儿比上次显得更加傲慢了，她打量着二人，好像他们根本不及格似的。她 16 岁了吧？也许 18 岁？

“像您这样的小姐到螃蟹中间来干什么？”中尉和气地问道，意外之感算是消失了。

他把望远镜放进套子里，然后用手帕擦了擦太阳眼镜：

“要是到这儿来散步，离空军基地可嫌远了点，您要是被螃蟹咬了可怎么办？您出了什么事？自行车轮胎被人扎了？”

利杜马发现阿莉西娅·敏德劳的自行车停

在下面 20 米处，在巨岩脚下，也布满了灰尘。他瞅着姑娘，仿佛帕洛米诺 ·莫雷罗就在她身边，二人手牵手，喁喁低语，含情脉脉地互相望着，姑娘蝴蝶扇翅般眨着眼，在小伙子的耳根上低声说：为我唱个歌吧，唱吧，唱支好听的。不，他想像不出来了，这对青年男女如此相爱，他是想像不出来的。

“你们想从理卡多的嘴中掏口供，我爸爸知道了。”蓦地，姑娘断然说道。她昂着小脸蛋，用眼睛观察着自己的话在二人身上引起的效果，“那天晚上你们乘他喝醉之机，想套他说出来。”

中尉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戴上墨镜，像打滑梯一样走下高地，朝小路走去，到了下面用手掸了掸衣服。

“杜弗中尉的名字叫理卡多？”中尉问道，“干脆叫他理查①吧。”

“我爸爸也知道了你们曾去过阿莫塔佩，向露贝太太进行了调查。”姑娘带有嘲讽意味地接

① 理卡多的英文发音。

着说道。其实她很矮小，身上的圆突部分不很明显,说不上是个美人,帕洛米诺 ·莫雷罗爱上她，仅仅因为她是上校的女儿？“ 你们干了些什么,他都晓得。”

她为什么要这样讲话？为什么以如此奇怪的方式讲话？她不像是进行威胁，而是仿佛在嘲笑二人，仿佛在干一件调皮事似的拿二人开心。利杜马也随在姑娘的身后跳跃着走下了高地，螃蟹在他的靴子之间缠绕不清地横行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仓库里的人大概早就走光了，门锁着，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在下面，在港口的两个码头之间，一只驳船正在划开水面，冒出一缕青烟，汽笛声不时地响着，海滩上人群熙熙攘攘。

三人来到了小路上，小路的一端是岩石，另一端则是国际石油公司和塔拉腊城的分界处。中尉抓起自行车，用一只手推着，三人成一条直线慢慢地走着，脚下的碎石和被压扁了的螃蟹在咯咯作响。

“ 我从警察局一直跟踪你们到这里，而你们

一点也没察觉。”姑娘又蓦地说道，既是恼火，又是嘲讽，“在分界栏杆那儿，他们不放我过来，我抬出了我爸爸的名字，他们才放我过来，可你们一直没发现我，你们的脏话我全听见了，可你们还迷迷糊糊的呢。我要是不说话，还可以多偷看你们一会儿。”

中尉点点头，低声笑了，接着又摇晃着脑袋表示很赞赏她。

“男人和男人在一起就说脏话。”中尉找了个借口，“我们是来观察的，看看有没有走私犯。塔拉腊有些女人非要在这个时间洗澡不可，我们也没有办法。生活里不是总有凑巧的事吗，对不对，利杜马？”

“对，中尉。”警察点点头说道。

“干脆点吧，您有何贵干，请您吩咐吧，敏德劳小姐。”中尉把声音放得甜甜的，说道，“您说吧，您是不是想到警察局去说？在阴凉处，喝点汽水，谈话更愉快些。不过我得提醒您，我们警察局可不像您父亲的空军基地里那么舒服。”

姑娘一言未发，利杜马感到了血管里的血

液在流动，慢慢的，稠稠的，呈暗红色。也感到了自己的脉搏在跳动，太阳穴在跳动。值勤的警察(他叫鲁肖 ·迪诺柯，是汪卡潘巴人）向中尉行了个军礼，另外还有三个国际石油公司安全部的门卫。这三个人看到姑娘同两个警察在一起感到很奇怪。阿莫塔佩发生的事是不是在城里传开了？肯定不是利杜马传的，利杜马严格地遵守了中尉的命令：关于露贝太太所说的话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一字。三人走过挂着闪光的绿字木牌的公司医院门口，在港务局门前，两个扛枪的水手在站岗，其中一个向利杜马挤了挤眼，仿佛在说：你们三个怎么跑到一起来了？一群海鸥振翅鸣叫着从眼前飞过。到了塔拉腊惟一的旅馆罗亚尔旅馆的台阶和栏杆之间，利杜马看到太阳已沉落到海水之中，一种令人愉快的好客的清凉感代替了白昼的炽热。

“敏德劳上校知道您来找我们吗？”西尔瓦中尉巧妙地暗示道。

“您别装傻，”姑娘提高了声音，“他当然不知道。”

利杜马心想：上校马上就会知道。路上的人看到三人走过都感到很奇怪，一面用目光追随着三人，一面窃窃私语。

“您来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上校知道了我们同杜弗中尉和阿莫塔佩的露贝太太谈过话吗？”西尔瓦中尉一再问道。他说话时直视前方，并未转向敏德劳小姐。利杜马走在二人后面一点，他看到姑娘也是挺直脖子，避免看中尉。

“对。”利杜马听到姑娘回答道。他想她在说谎。可她到底还要说些什么呢？是不是上校派她来的？不管怎么说，看样子她心中有事很难启齿，也许到最后就不想说了。姑娘皱着眉，张着嘴，傲慢的小鼻子焦虑地翕动着。她的皮肤雪白，睫毛极长，瘦子是不是为了她这弱不禁风的娇小姐的神态而疯狂地爱上了她？不管她是来说什么的，看样子她有些后悔了，不想对他们说了。

“您来找我们谈话，真是太客气了，”中尉殷勤地咕哝道，“我非常感谢，真心地感谢。”

三人又一言不发地走了 50 米左右，只是听

着海鸥的鸣叫声和海水回潮时的哗哗声。在一间木屋里，几个女人正在剖鱼，熟练地把鱼胆掏出来。女人们周围有几条狗，正在张牙露齿地跳着吠着，等着吃鱼内脏。一股难闻的味道飘散开来。

“帕洛米诺·莫雷罗生前是怎样的人，小姐？”利杜马突然问道，他自己也大吃一惊，背上发冷，他是脱口而出，未经思考的，但是中尉和姑娘都没回头看他。这会儿利杜马仍然磕磕绊绊地走在后面，距二人有半米左右。

“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听到姑娘回答了，停顿了一会儿，她又说，“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天使。”

她说话时声音既没发抖，也没有痛苦、思念之情，平平淡淡，只是声调有些异样，带有天真的讥讽之意，并且时而有那么一点愠怒的意味。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大家沉默了良久，利杜马才咕哝着说道，“说他是个大好人。”

“您大概对这个小伙子的不幸感到很痛苦

吧,阿莉西娅小姐?"片刻之后,中尉说道;"是不是?"

阿莉西娅·敏德劳未作回答。三人穿过一片未建成的住宅，有的还没上房顶，有的墙板尚未安好。每所住宅都有平台支在木桩上，木桩底部被海水冲击着，因为开始涨潮了。穿着背心的老人坐在台阶上，光屁服的小孩在捡蚌壳，女人们则仨俩一堆地在谈笑。鱼腥味极为浓烈。

"我的朋友说我很早以前在皮乌拉听他唱过歌，"利杜马听见自己说道，"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人们说他唱波莱罗唱得特别好。"

"秘鲁歌他唱得也很好。"姑娘有力地摇着头纠正他说;"他吉他弹得也很好。"

"对，他还会弹吉他。"利杜马听到自己说道，"阿松塔太太，一位住在卡斯蒂亚区的太太，非要找回儿子的吉他不可，可到底是谁偷了去呢?"

"在我这儿。"阿莉西娅·敏德劳说罢，戛然而止，仿佛失口说出了自己本来不想说的话。

三人又沉默了很久，朝塔拉腊城中心走着，

离杂乱拥挤的住宅区越近，街上的人就越多。虽然天还没黑，但分界栏杆的后面、灯塔的顶端和“沙尖”海滩的路灯都已点燃，因为这些地方住着国际石油公司的美国人和高级职员。悬崖上、浅滩上和空军基地里的路灯也亮了。港口的一端，一个石油井架在喷出羽毛形的又红又黄的火焰，犹如一只弄湿了爪子的巨蟹在张狂舞动。

“那可怜的太太说：找到了吉他，就能找到凶手。”利杜马听见自己说道，“这倒不是因为阿松塔太太了解情况，这纯粹是一个母亲、一个女人的直觉。”

利杜马发现中尉回过头来看他，他就住口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姑娘说道。这时她才回过头来，利杜马看到了她的面孔：沾满灰尘，线条分明，毫不掩饰苍白、愠怒和好奇。

“您问的是阿松塔太太，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母亲？”利杜马问道。

“是个乔洛女人吗？”姑娘做了个不耐烦的

手势,具体问道。

利杜马似乎听到了上司轻轻地笑了起来。

“啊，是个普通的人，同我们日常见到的女人一样,跟我一样。”利杜马听见自己说道,为自己讲话那恼火的声调感到吃惊，“当然了，那是跟您或敏德劳上校不是一类人的人。这就是您想要知道的?”

“可他倒不像是个乔洛,”阿莉西娅·敏德劳轻声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他头发很软,还有点发黄，是我见到的最有教养的小伙子了，连我爸爸和理卡多都不如他有教养，谁也不会相信他只上过财政学校，而且住在卡斯蒂亚区。只有他的名字才有那么一点乔洛味，帕洛米诺。他的第二个名字更糟，忒弥斯托克德①”

① 帕洛米诺·莫雷罗的全名是帕洛米诺·忒弥斯托克德·莫雷罗·阿松塔。前两组字是双名，第三组字是父姓，第四组字是母性。第一个名字帕洛米诺应该是姓，而现在被当作名字用；第二个名字是古代雅典名将的名字，这都说明取名人是没有文化的乔洛家庭出身。

利杜马听到上司又轻轻地笑了起来，可他自己却对姑娘的话笑不出来，他既困惑，又好奇。姑娘对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死亡感到痛苦、愤怒吗？看不出来。敏德劳上校的这位女儿谈起此事，就像瘦子并未被残害致死，而是还活着一样。她是不是神经有点毛病？

“您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帕洛米诺·莫雷罗的？”西尔瓦中尉问道。

三人走到了教堂背后，正是这面墙为戴奥托纽·卡耶·弗里亚斯先生的流动电影院做了银幕。这影院无顶棚，无椅子，是座天然影院。观众要是想坐着看电影，就得自己带座椅来，但是大部分塔拉腊人都在地上蹲着或躺着看。要想越过一条绳子走进想像中的影院，就得付5列尔①，不愿意付钱的人可以免费看，但要在绳子之外。看是看得见，但很别扭，扭得脖子疼。此时已有许多人入了场等着天黑，堂戴奥托纽·卡耶·弗里亚斯正在安装放映机，他只有

① 10列尔等于1索尔。

一架，他本人想了个办法，把街角电线杆上的电接过来使机器运转。每盘影片放完，就得停顿一会儿，把下一盘装上。影片断断续续，所以每次放映时间都很长。尽管如此，每次还总是客满，特别是在夏天那几个月里。利杜马想道：自从发生了瘦子的案件以来，我就没来看过电影。今天晚上放什么电影？墨西哥片子？当然，又是陶乐雷丝·德尔·里奥和哥隆巴·多明盖斯①的《隐藏的河流》。

"是在拉拉·梅尔卡多的生日晚会上认识的，在皮乌拉。"姑娘突然说道。由于她过了很久才回答，所以利杜马一时忘了她回答的是什么问题。"他们把他雇了去在晚会上唱歌。女孩子们都说：他唱得多美啊，他的嗓子好极了。还说他长得漂亮，不像个乔洛。他确实不像个乔洛。"

利杜马火了：这些白人！

"他专门为您唱歌了吗？"中尉做出异常谦

① 均系墨西哥著名电影明星。

恭的样子问道。利杜马发现中尉不时地变换着策略，这回使用的是有礼貌的策略。

“他为我唱了三支歌，”姑娘点点头说道，“《同你度过的最后一夜》、《目光》和《漂亮的洋娃娃》。”

利杜马肯定了：这姑娘不正常，神经有毛病。西尔瓦中尉用左手推着阿莉西娅·敏德劳的自行车，自行车有节奏地响起了刺耳的吱吱声，这反复不断的噪音刺激了利杜马的神经。

“我们还跳了舞，”姑娘又说道，“只跳了一个，他同每个姑娘只跳一个，只有同拉拉·梅尔卡多跳了两下，不过，那是因为她是主人，是她过生日，不是因为他最喜欢她。没人认为他跟我们跳舞有什么不好，所有的姑娘都跟他跳过，他跳得的确好。”

利杜马心想：这些有钱人！他往旁边一闪，躲开一只爬满蚂蚁的晒干了的海星。阿莉西娅·敏德劳会不会把西尔瓦中尉当作有钱人看待？对利杜马当然不会，他心想：我是个地地的乔洛，是个住在曼加切利亚区的乔洛，哼，不

胜荣幸。利杜马眯起眼睛，这时塔拉腊的黄昏已很快为黑夜所代替，而利杜马都没有发觉，原来他在想像着喧闹的欢笑声、高雅的客厅和精致的花园。在那有钱人居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区（琼加的小酒吧所在区的旁边）里，拉拉 · 梅尔卡多的家挤满了一对对、一双双穿着讲究的青春男女，在一个角落里跳舞的那对青年眉目传情地互相望着，那就是阿莉西娅和瘦子。不，这不可能，然而她确实是这样说的。

“ 请我跳舞的时候，他说他一见我就爱上我了。 ” 利杜马听到姑娘说道。即使在这时，她的声音中也全无忧伤和悲哀之感，她讲话很快，声调很平淡，仿佛在传达一个口信“ 他告诉我，他相信一见钟情的爱，那时他懂得了这种爱情是存在的，因为他在那里一见我就爱上我了。他说，我可以耻笑他，但这是真心话，他说，在这世界上，除了我，他是不会爱上别的女人的。他说，即使我不理他，唾弃他，像狗一样地对待他，他仍然爱着我，至死不渝。”

利杜马心想：原来是这样，姑娘在哭吗？没

有。利杜马仍然走在后面，离中尉和姑娘有一步远，他看不见姑娘的面孔，但可以听到她的声音中并无哭意，而是干巴巴，硬邦邦，一本正经。此外，利杜马觉得姑娘好像在谈论别人，而不是自己，仿佛她讲的一切与己无关，也仿佛她谈的不是一桩血腥的惨案。

“他说他要去给我唱小夜曲，他说他每夜都去为我唱歌，我就会爱上他。”短暂的停顿后，姑娘接着说道。自行车的吱吱声使利杜马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烦恼，他等待着自行车的响声，但听到了之后，又感到浑身直打冷战。这时，他听到上司讲话了，中尉像鸟儿似的说道：

“事情就是这样？就这样发生了？他履行诺言了吗？他去您家给您唱小夜曲了吗？您家那时还在皮乌拉的空军基地里，是吗？您最后爱上他了吗？”

“我也不知道。”姑娘回答道。

利杜马思量道：不知道？怎么连自己爱上没爱上都不知道呢？他想起了自己爱得最深的那次爱情。她叫梅切，是何塞费诺的情妇，栗色

的头发，富于曲线的身材，但他一直没敢向她求爱。是她吗？对，是她。一个人爱上没爱上怎么会不知道呢？真是蠢话。也许她神经有毛病，有点疯疯癫癫的；也许是在装疯卖傻，企图把二人搞糊涂；也许是上校指示她这样干的，利杜马对这几个假设都没有把握。

“不过,帕洛米诺·莫雷罗确实去过皮乌拉空军基地给您唱小夜曲，对不对？”利杜马听到中尉轻声说道:“去过多次,对吗？”

“每天都去,”姑娘说道:“拉拉·梅尔卡多的生日之后，他每天都去。后来我爸爸就调到这儿来了。”

几个小孩在用弹弓射着酒店老板华人唐某的小猫，小猫在房顶的一端来回跑着，吓得喵喵直叫。华人唐某手里拿着扫帚出现在街角上，小孩们哄笑着跑开了。

“您父亲对那些小夜曲都说了些什么？”中尉又鸟儿唱歌似的问道，“您父亲从来没抓住过他？”

“我爸爸知道他是为我去唱小夜曲的，他又

不聋。”姑娘回答道。利杜马觉得阿莉西娅·敏德劳第一次犹豫不定了，仿佛欲言又止。

“那他都说了些什么？”中尉又问了一遍。

“我爸爸说，对他来讲，我就是英国女王。”同每次讲话一样，姑娘以肯定的口气严肃地说道，“我把这话告诉长棍儿了，他说，你爸爸错了，对我来说，你不仅是英国女王，而且还是圣母玛丽亚。”

利杜马似乎是第三次听见西尔瓦中尉那抑制住的嘲笑声了。长棍儿？她给帕洛米诺起了个外号叫长棍儿？她也许把这个可笑的外号看做是正经的名字，而把帕洛米诺或是忒弥斯托克德看做是个乔洛人的名字了。利杜马想：妈的，白人的思想都是这么复杂。

三人来到了警察局，值班警察奇柯拉约人腊米罗·马戴洛早已走掉，没有留下任何记录，门也是关着的。中尉把自行车靠在板墙上，打开了门。

“请进,进来休息一会儿,’中尉微一弯腰请求道，“我们可以请您喝点汽水或是咖啡，请进

吧，小姐。”

天色已黑，在掌灯之前，办公室一片漆黑，二人碰撞着各种杂物，姑娘平静地站在门口等着。没有，她的眼里既没有泪花，也不湿润，她没有哭。利杜马瞅着姑娘那映在挂满通报和每日任务表的黑板上的苗条身影，可心里想的却是瘦子。他感到心脏在收缩，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他心想：眼下发生的事简直令人不可置信，那位一动不动的小姐是不是把关于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都说出来了？利杜马瞅着她，然而，他觉得那姑娘好像并没跟他们来，什么也没说过，那一切仿佛是他自己想像出来的。

“这一路您走累了吧？”中尉一面点着煤油炉，一面说道，煤油炉上总是放着盛满水的茶壶；“利杜马，给小姐搬把椅子来。”

阿莉西娅·敏德劳在警察搬来的椅子边上坐了下来，背朝街门和门灯，室内半明半暗的灯光照着她的面孔，一圈蓝色的光环笼罩在她的身上，这样一来，她与其说是个姑娘，还不如说是个儿童。她还在上中学吧？附近一家居民在

煎什么食物，远处传来醉汉的哼唱声，大概是一支关于拜达①的小调。

“利杜马，还等什么，还不快给小姐倒杯汽水来。”中尉斥责道。

警察赶快从桶里拿出一瓶汽水。桶里有好几瓶汽水，为了保持清凉，桶里装满了冷水，他打开汽水递了过去，抱歉地说：

“我们没有杯子，也没有麦秆，您就嘴对嘴地喝吧。”

姑娘接过汽水，机械地送往嘴边。她是神经有毛病，还是有苦难言？她神情异常，想加以掩饰，是不是因此显得不自然？利杜马觉得姑娘似乎受到了催眠，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正在同两个警察在一起，也不记得跟他们说过些什么话了。利杜马看到她这么严肃，闷声不响，一动不动，觉得很烦闷，不自在。他害怕了，万一这时上校突然带着巡逻队出现在警察局，问他二人都同他女儿谈了些什么，可怎么办呢。

① 秘鲁北方港口，亦属皮乌拉省。

“ 请 ,把这杯咖啡也喝了吧 , ’中尉在一只铁皮碗里放了一勺咖啡粉，递了过去，“ 您要几块糖？一块还是两块？ ”

“ 我 爸 爸 会 出 事 吗 ?”蓦 地 ,姑 娘 问 道 ,声 音中没有恐惧，却有着暴怒后的镇静，“ 会不会把他关进监狱？会不会为此把他枪毙？ ”

姑娘没有伸手去拿铁皮碗，利杜马看见中尉把碗送到自己的嘴上，喝了一大口，接着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侧身坐了下来。外面，这时那醉汉已经不唱了，但仍在一个劲儿地说胡话，说什么拜达海边的一个魟鱼咬了他一口，至今脚上还有伤口，他要找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女人把鱼毒给吮出来。

“ 不会对您爸爸怎么样的。 ” 西尔瓦中尉摇着头以肯定的口气说道，“ 为什么要关他杀他呢，我敢保证，不会对他怎么样的，您别胡思乱想了，阿莉西娅小姐，您真的不想喝咖啡？这碗我喝了 ,我这就再给您倒一碗。”

利杜马心想：中尉什么都知道了，而且很善于让人开口。他谨慎地后退着倚在墙上，平静

地瞅着姑娘那娇小的身影和那仿佛在给人下评语的庄严的小鼻子。他突然明白了帕洛米诺为什么爱上她了，她算不上是个美人，但她身上有那么一股神秘劲儿，令人心醉神迷，她那冷漠的小脸蛋上有那么一种可以使男人发疯的东西。他在姑娘身上看出了某种矛盾，他希望中尉能够得手，让阿莉西娅·敏德劳把所了解的一切都说出来。但同时，如果姑娘把秘密都暴露出来，他又觉得有点难过，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了什么，只是觉得阿莉西娅·敏德劳仿佛正在落入陷阱，他想救她，她的神经是不是真的有点不正常？

“最心神不安的人也许就是那个爱吃醋的人了，”中尉仿佛痛苦万分，暗示道，“我指的是理卡多·杜弗，那个理查，人们都叫他理查，是不是？当然了，任何一个法官都会认为嫉妒心是个可以减轻罪过的因素，拿我来说吧，我就认为嫉妒心是个能减轻罪过的因素，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那他就会吃醋，这我很清楚，小姐，因为我懂得什么是爱情，我也是个爱吃醋的

人。嫉妒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它使人丧失理智，不能自已。如果爱上了您的人，由于被嫉妒心弄得丧失了理智（这个词儿很重要，‘丧失理智’），而又证实了您对他同对帕洛米诺·莫雷罗一样好，那就有可能被认作在犯罪的那一刻可以不负一切责任。如果运气好一点，再加上有力的辩护，就更有这个可能。不过，您也许并不怎么为那个爱吃醋的人担心，敏德劳小姐。”

中尉把铁皮碗送往嘴边，嘘嘘地喝了一口咖啡，军帽在他的前额上留下了一个印迹，他仍然戴着太阳眼镜，利杜马看不见他的眼睛，只能看见他的小胡子、嘴和下巴。有一次利杜马曾经问过他：中尉，您在黑暗中为什么也不拿下墨镜？他开玩笑地回答道：为了迷惑人。

“我并不为他担心，”姑娘喃喃道，“我恨他，我希望能狠狠地惩罚他，我一直当面也是这样对他说的。有一次他出去了，回来时带来了手枪，他对我说：‘拿着，这样一扳就行了，你要是真的这么恨我，我也是死有余辜，开枪吧，杀死我吧。’”

三人都静了下来，很长时间内，只听得隔壁人家中不时地发出油锅的噼啪声和那醉汉的含混不清的自言自语。这时醉汉走远了：没人喜欢我，我到阿亚巴卡去找那女巫吧，她可以治好我的脚，唉，唉，唉。

“不过，我可以肯定，您是个好心人，您是不会杀人的。”西尔瓦中尉肯定地说道。

“您别装傻了，您并不傻。”阿莉西娅瞪了中尉一眼，她的下巴在颤抖，鼻翼张得大大的，“您不要装傻，也不要把我当傻瓜，我已经是个成人了。”

“对不起，”西尔瓦中尉咳嗽了一声，“我只是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听到您的话，我感到不知所措了。我这是真心话。”

“您本人是不是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上了帕洛米诺·莫雷罗？”利杜马听到自己期期艾艾地说道，“您没有爱上他？一点也不爱？”

“我喜欢他，不仅一点，”姑娘立即反驳道，但并没朝利杜马所在的方向看一眼，他的头一动不动，怒气来得快，也消失得快，她出神似的

说道，“ 我很喜欢长棍儿，要是在阿莫塔佩找到了神父,我早就跟他结婚了。所谓‘ 爱 ’,这个词儿令人恶心，我们不是爱，而是一种更美好的东西,难道您也想装傻？”

“ 瞧你问的问题,利杜马。”警察听到上司低声说道，但他立刻体会到中尉不是在斥责他。实际上中尉并没有朝他讲话，他这话不过是用来使姑娘说出更多情况的策略，“ 小姐如果不喜欢他，你想会跟他逃到阿莫塔佩去吗？要么就是你认为帕洛米诺 · 莫雷罗是用武力强迫小姐去的,是不是？”

阿莉西娅。敏德劳一言未发。油灯的周围飞舞着嗡嗡直叫的昆虫，越聚越多，这时传来了海浪的拍击声，仿佛就在近处，涨潮仍在继续，渔民们大概正在准备渔网。堂马迪亚斯 • 盖列柯蒂约和他的两个助手大概正在把“ 塔拉腊之狮 ” 号拖入海水，在远离港口的水面上划着。利杜马真想去同他们在一起，他不愿听这些事情，然而他又听到自己低声问道：

“ 您的那另一位情人呢,小姐？”利杜马一面

问，一面感到自己像是在一条绳索上找平衡。

“你应该说正式的未婚夫。”中尉纠正他道，接着又转向姑娘，把声音放得甜甜的说，“既然您喜欢的是帕洛米诺·莫雷罗，我想杜弗中尉也只能是名义上的未婚夫了。找个正式未婚夫，好在您父亲面前为真正的爱情打掩护，起个屏风的作用,是吧？”

“对。”姑娘同意道。

“为的是使您父亲不致发觉您对帕洛米诺·莫雷罗的爱情。”中尉继续挖掘道，“因为您父亲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同一个普通士兵相爱。”

昆虫撞在油灯上发出的嗡嗡声，同自行车的吱吱声一样，使得利杜马感到烦躁。

“帕洛米诺·莫雷罗参军仅仅是为了接近您吗？”利杜马听到自己说道，声音中充满了对瘦子的怜意，但他并没有加以掩饰。瘦子看上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的什么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她出身高贵，是白种女人？或者是她那善变的脾气，她那忽而恼怒、忽而冷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冲动迷住了他？

“那爱吃醋的可怜人当时大概还蒙在鼓里，”中尉点着香烟，心有所想，也就说了出来，“后来知道了,醋劲发作了,丧失了理智,就干出了那种事。事后又怕又悔，快要发疯了，于是来到您的面前哭着说:‘我是杀人犯,阿莉西娅,我残杀了那个同你私奔的士兵。’您把他痛骂了一顿，告诉他您不喜欢他，您恨他。于是他出去了，回来时拿来了手枪，对您说：‘开枪打死我吧！’然而您没有开枪。对理卡多·杜弗来说，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上校后来又禁止他同您会面了，上校认为一个杀人犯，同一个住在卡斯蒂亚区的乔洛、一个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见不得人的。那爱嫉妒的人真可怜啊。好了，我所知道的事件全过程就是这样，有什么错误之处吗,小姐?”

“哈,哈,哈!”姑娘笑了,“您全错了。”

“这我知道,我是故意说错的,”中尉得意洋洋地点头说道,“那就请您纠正吧。”

她笑了吗？对，她笑了，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嬉笑，一种残酷的讥笑。此时她又严肃起来，双

膝并拢，笔直地坐在椅子边上。姑娘的手臂是那么细，利杜马用拇指和中指都可以圈过来，她身体平板、笔挺，又处在暗处，很容易被人看做是个男孩，而实际上她已经是个娇小的妇人了，因为她有过男人了。利杜马想像着她赤裸着身子、颤抖着偎依在帕洛米诺·莫雷罗的怀抱里时的情景，她躺在阿莫塔佩那张木床上、席子上或是沙地上的样子，以及她用纤细的双臂搂着帕洛米诺·莫雷罗的脖子，张着小口，呻吟着分开双腿的样子。不，不行，他想像不出来了。谈话停顿了良久，在这中间昆虫的嗡嗡声显得震耳欲聋。

“去拿手枪、叫我杀他的那个人是我爸爸。”姑娘一口气说完了此话，“你们要拿他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的。’西尔瓦中尉急忙说道,但好像是噎住了一样，讲话显得结结巴巴的，“没人会拿您父亲怎么样的。”

姑娘又暴怒起来。

“您是说不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她嚷道，“应该把他关进监狱，应该杀掉他，可没人敢这

样做,当然啦,谁有这种胆量呢!”

利杜马紧张了起来，他发现中尉也很紧张，神色焦虑，仿佛在倾听预示地震即将发生的那地心的噪声。

“我想喝点热的，这种咖啡也行，”姑娘说道，她又改变了声调，此时她的声音中已经没有那种戏剧性的味道了，仿佛是在同女友喁喁私语;“我有点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因为天气冷,”中尉连忙说道,一连说了两遍，没有必要那么用力地点着头，“天气冷，天气冷。”

中尉慢腾腾地站起来，走向煤油炉，这时利杜马发现他的动作是那么笨拙、迟缓，像个醉汉。中尉这时才真正害怕了，而不是在此之前。利杜马听到姑娘的话也懵住了，他一心想着姑娘的话，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尽管她说“爱”这个字眼是令人作呕的，可她终究爱上了帕洛米诺·莫雷罗,她说‘爱’是个令人作呕的字眼,而“喜欢”则不是，说这种荒唐的话是不是有其原因？利杜马感到浑身发冷：我要是也能喝点热

咖啡该有多好啊，喝一口中尉给姑娘冲的咖啡也好呀。他瞅着中尉在绿色灯罩下的光柱中把水倒入碗中，又加上几勺咖啡粉和糖，接着仿佛对自己的手指是否听使唤没有把握似的，双手捧着铁皮碗，轻手轻脚地走向姑娘，把碗递了过去。阿莉西娅·敏德劳立即端起碗，头一扬喝了一口。利杜马看到她的眼睛闪烁着犹豫不定的光芒，在她那娇弱的童稚面庞上，那双眼睛显得那么干巴、漆黑、冷酷和成熟。

“也就是说……”中尉低声说道，声音低得利杜马几乎都听不见。中尉又坐回自己办公桌的角上，一脚着地，一脚悬空摇摆着。停顿了良久，他才怯生生地接下去说“也就是说，您恨的那个人，您恨之入骨的那个人并不是杜弗中尉，而是……”

中尉不敢说下去了，利杜马看到姑娘毫不犹豫地直点头：

“他像条狗似的跪下来吻我的脚。”利杜马听到姑娘嚷道，突然一阵暴怒使得她的声音都变了“他说，爱情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人会知道

的。他还说，爱情就是爱情，热血沸腾起来的时候，就像泥石流，将冲垮一切。在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在他干那种事的时候，在他哭泣的时候，在他求我原谅的时候，我只感到恨他，我希望他死去！”

一架收音机突然音量放得极大，使她沉默了下来，广播员的声音急匆匆的，显得很刺耳，再加上噪音干扰，利杜马连一个字也没听懂，接着是那支叫做《小船》的流行舞曲，这支舞曲战胜了塔拉腊人喜欢的哇腊恰舞曲：

小雏鸡躲在角落，
一眼也不愿看我。

利杜马对这远处的歌手，对打开收音机的人，对这支《小船》舞曲，甚至对自己突然感到很恼火，他想：原来是为了这事，她说“爱”是个令人作呕的字眼，原来是为了这事，她把“爱”同“喜欢”区别开来。三人的谈话由于音乐大作停顿了很久。这时阿莉西娅·敏德劳又平静了下来，忘记了刚才的怒气，她那娇小的脑袋随着

《小船》的节奏摇晃了起来，眼望着中尉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到现在我才明白……”利杜马听到上司说道。

姑娘站了起来：

“我要走了,天太晚了。”

“我现在才明白，那封匿名信是您放在门上的。”中尉接下去说道，“您在信中劝我们到阿莫塔佩去一趟，去向露贝太太了解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事。”

“他大概在到处找我了。”姑娘说道,仿佛没有听见中尉的话，从她那又变了调的纤细的声音中利杜马发现，她那调皮、讥讽的声调才是她整个人最令人感到亲切、最不令人反感的地方。只有这样讲话的时候，她才像个女孩，而不是像刚才那样，犹如一个生着儿童面孔和身材的令人害怕的成熟女人。“他大概派出了司机、士兵到基地各家，到美国人家，到俱乐部，到电影院去找我了。最近我每次晚回家他都吓得要命，他怕我再次逃跑呢，哈哈！”

“也就是说您……”西尔瓦中尉仍想接着话碴儿说下去“好吧,虽说晚了点,我还是要感谢您，敏德劳小姐，要不是您提供这些帮助，我们还要晕头转向下去呢。”

“可他惟一没想到的是,我到警察局来了。”姑娘继续说道“哈!哈!”

她是在笑吗？是的，她笑了，但这次她的笑声中没有讥讽之意，也没有刺人之意，是一种天真儿童的调皮嬉笑。她神经肯定有毛病，不然怎么会这样呢？这种怀疑一直折磨着利杜马，但每时每刻他都在做出相反的结论。对，神经失常!不,怎么会呢,她是装出来的。

“当然，当然。”中尉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把烟头摔在地上,用脚踩灭,然后轻声说道“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保护众人的，对您，我们更要加以保护,当然,如果您请求保护的话。”

“我不要任何人保护，”姑娘干巴巴地反驳道“我有我爸爸保护,他一个人绰绰有余。”

她把刚才用来喝咖啡的铁皮碗猛然递给中尉，剩下的咖啡底都洒在中尉的衬衣上了，中尉

赶忙接住了铁皮碗。

“要不要我们送您回基地？”中尉问道。

“不，不需要。”姑娘说道。利杜马看见她跑到了街上，在她骑上自行车的时候，外面那模糊的光线映出了她的身影。他看见姑娘踏着自行车走远了，他听到了铃声，他望着她歪歪扭扭地消失在那条高低不平、未铺路面的小路的尽头。

中尉和警察原地未动，一言不发。此时音乐已经停止，但又响起了播音员那机关枪似的噼噼啪啪的声音。

“妈的×，他们要是不开收音机，那姑娘还会说下去。”利杜马咕哝着说，“上帝知道她还会对我们说些什么。”

“快走吧，不然我那胖女人不给我们东西吃了。”中尉站起来打断他，戴上了帽子，“快走吧，利杜马，填肚子去，谈了这种事倒使我胃口大开了，你呢？”

中尉这是没话找话，饭铺一直要开到半夜，可现在才 8 点钟。利杜马心里明白，中尉是没话找话，开个玩笑，避免冷场，其实他同利杜马

一样，心中疑团重重。中尉捡起阿莉西娅 ·敏德劳放在地上的汽水瓶，装进盛空瓶的麻袋里。收购空瓶子、旧衣服的鲍劳 • 萨利纳斯每周末来收买。二人走了出来，关上门，中尉嘟嘟囔囔地说：值勤的警察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要罚腊米罗 ·马戴洛禁闭两天，星期六和星期日。月亮圆圆的，天空那蓝色的光辉把街道照得清清楚楚。二人缄默不语地走着，不时地挥手、点头，回答各家门口乘凉人们的问候。远处传来了电影院扩音器的声音，讲话声是墨西哥口音，一个女人在哭，浪涛声仿佛是影片中的背景音乐。

“你听了那姑娘的话，大概吓坏了吧，利杜马？”

“对,吓坏了。”利杜马点头说道。

“我早跟你说过了，干这种工作，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利杜马。”

“您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中尉。”

饭铺里有六个人在吃饭，都是熟人，二人向他们寒暄了一阵，但却单独坐到了另一张桌子

上。阿德里娅娜太太端上来一盘豆子鱼汤，但没有好好地放在二人面前，而是砰的一声把盘子摔在桌上，脸色很难看，也不理会二人的问候。中尉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为什么情绪不好，她叫了起来：

“你们今天下午到螃蟹岩干什么去了？真不要脸!”

“有人告密,说今天下午走私人要上岸。”中尉眼也不眨地回答道。

“我警告您，您这样恶作剧，早晚要付出代价的。”

“谢谢您的警告,”中尉朝她笑了笑,猥亵地噘噘嘴,送过去一个飞吻“;亲爱的小妈妈。”

7

“真倒霉,我的手指头都硬了,’西尔瓦中尉怨声说道,“我当士官生的时候，只要听一遍，任何曲子我都能弹出来，现在连腊斯帕①都弹不好了,妈的。”

实际上也是如此，他试弹了好几个曲子，总是走调，有时吉他弦发出的声音就像猫打架的叫声。利杜马一面心不在焉地听着上司弹吉他，一面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之中。在这样的报告寄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时二人坐在两个码头之间的渔民海滩上，正是午夜时分，从炼油厂发出了换班的汽笛声，许多渔船早就起了锚，其中也有“塔拉腊之狮”号，但利杜马和西尔瓦中尉仍然和马迪亚斯·盖列柯蒂约老人吸

① 墨西哥一种民间曲调。

着烟，两个助手在把渔船拖入海水。阿德里娅娜太太的丈夫也想知道塔拉腊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

“塔拉腊城里都有些什么传闻，堂马迪亚斯？”

“传说你们找到了杀害帕洛米诺·莫雷罗的凶手。”

西尔瓦中尉把回答所有提这个问题的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今天一大早，不知怎的，事情就传开了，人们在街上停下来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

“现在还什么也不能说，但是很快就会有眉目的，不过我可以先告诉您，盖子很快就要揭开。”

“但愿如此,中尉,但愿正义能得到伸张,不要让那些总是得逞的人再次得逞了。”

“您指的是哪些人,堂马迪亚斯？”

“还能是谁？您跟我一样清楚，就是那些大鱼呗。”

堂马迪亚斯走了，摇摇晃晃地犹如一只浪

中小船，接着就敏捷地爬上了自己的渔船，他的样子不像是个咳血的人，看起来很强壮有力，就他那岁数而言，是相当灵巧的，所谓他在生病，大概是阿德里娅娜太太的担心。他知道西尔瓦中尉在追求他的妻子吗？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利杜马注意到这位渔民对中尉很客气，也许一个人年纪大了就不那么爱吃醋了。

“大鱼，”中尉把吉他放在膝上思考了起来，“会不会是那条大鱼把吉他放在警察局门口的？你说呢？”

“不，我不这样认为，中尉。”利杜马回答道，“是敏德劳上校的女儿放的，她说过瘦子的吉他在她手里，您不是也听见了吗？”

“既然你这么说……”中尉回答道，“可我不这么想，我没见到任何信件、明信片或是什么东西来说明是她把吉他放在警察局门口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吉他就是帕洛米诺·莫雷罗的。”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中尉？”

“不，利杜马，我是想让你开开心，我看你都

吓呆了，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当警察就得胆子大些。”

“我看您也有点害怕,中尉,您别否认。”

中尉勉强笑了笑：

“我确实有点怕，但我能掩饰，别人看不出来。可你呢，一副哭丧脸，好像连苍蝇咳嗽一声你都吓得要尿裤子。”

二人听着海浪那轻轻的拍击声，沉默了片刻。海岸上并无浪花，那是海涛，高高的海涛。月夜明亮，巨岩上面，眨着眼的灯塔旁边的那些国际石油公司的美国人和高级职员的住宅，以及港口周围的山脚都看得清清楚楚。人们都说拜达的月亮皎洁，但还是这儿的月亮圆、明亮，利杜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又圆又亮的月亮呢，其实应该讲“塔拉腊的月亮”①。他想像着瘦子在一个如同今晚的月夜里，就在这片海滩上唱着，使身边的空军士兵深为感动：

①西班牙文中有一成语“拜达的月亮”，意为“失望、落空”。

月亮，月亮，
你轻轻地唱，
告诉我那亲爱的人儿，
为了上帝把我爱个欢畅。

在此之前，利杜马和中尉看了一场阿根廷电影，演员路易斯·桑德利尼[1]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可他俩却笑不出来。然后二人又去了教堂，在门口同多明哥神父谈了一次话，神父希望派个警察，来驱赶那些在练唱的日子里钻进教堂招惹唱诗班里的姑娘们的好色之徒。由于这些厚脸皮的人捣乱，许多做母亲的已经把自己的女儿从唱诗班中领回去了。中尉答应神父，一有富余的警察，就派到教堂来。回到警察局时，二人发现了这把现在摆在中尉膝头上的吉他。要是二人不回警察局，而是先去饭铺吃饭，吉他很可能早就被人偷走了。利杜马毫不犹豫地解释了这把吉他的来源：

① 阿根廷喜剧演员。

“那姑娘想让我们把这吉他还给瘦子的母亲，我那些关于阿松塔太太的话感动了她，所以她把吉他给我们送来了。”

“既然你这么说,也许是这样,利杜马,可我不这么看。”

可这会儿中尉怎么还坚持开玩笑呢？利杜马心里明白，他的上司根本没心思开玩笑，同自己一样，自从报告寄出后，中尉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安，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二人此时此刻来到此地。吃完晚饭，中尉建议活动活动腿脚，于是二人各怀心思，缄默无语地来到了这个渔场。他们看到渔民在船上备网和准备各种器具，看到有的渔民在出海，也看到在远处深海中撒了网的渔民已经点起了油灯。光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中尉拨起了瘦子的吉他上的琴弦，他未能弹出任何一个像样子的曲子。也许正是由于内心的不安，虽说他竭力说着笑话加以掩饰，很明显，他是害怕了。利杜马今晚一次也没听见中尉谈起饭铺老板娘，这大概还是他在中尉手下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呢。他想请示中尉要不要下

次他回皮乌拉时把吉他给阿松塔太太送去，他想说：让我用这吉他去安慰安慰那可怜的太太吧，中尉。正在此时，他发现在这渔场里的不只是他们二人。

“晚上好！”一个人影说道。

这个人影突然而至，仿佛从海中冒出，或是从天上降下。利杜马一跃而起，吓得眼睛瞪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人竟是敏德劳上校。

“晚上好，上校。”西尔瓦中尉说着从其所在的船旁欠起身来，吉他滚落在沙地上。利杜马看到上司做了个动作，但他没弄明白，不知他是为了掏枪，还是去解挎在腰间的子弹带。

“坐吧。”上校的身影说道，“我正在找您，我预感到这夜间弹琴的就是您。”

“您看到了，我还得回忆一下怎么弹呢，说真的，缺乏练习，我都忘了。”

那人影点点头。

“您干警察要比弹吉他好多了。”上校说道。

“谢谢您，上校。”西尔瓦答道。

利杜马思量：他是来干掉我们的。上校向二人走近一步，他的面孔遮住了一块月亮照得最亮的地方。利杜马看清了他那宽宽的前额、两鬓的白发和那极短的上髭。上几次在办公室里看到他时，他的脸色有现在这么苍白吗？也许是月亮照的。他的表情既无威胁之意，也无仇恨之感，而是一种淡漠的神色。但他的声调仍然同那天在基地里会见时一样高傲。三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利杜马感到胃部空空的，他想：我们期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只有称职的警察，才能这么快就搞清了杀害那逃兵的凶手是谁。”上校接着说道，“几乎不到两个星期,对吧,中尉？”

“确切地说,19天,上校。”

利杜马紧盯着敏德劳上校的双手，但月光照不到他的手，他的手枪是不是打开了保险？他会不会威胁中尉，强迫中尉把报告中的内容收回？他会不会猝不及防地给中尉吃两三颗子弹？会不会朝利杜马开枪？也许他是来逮捕二人的，也许在上校用谈话这个诡计分散二人注

意力的时候，一队空军宪兵巡逻队正在包围二人。利杜马竖起耳朵，又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人靠近，除了海水的拍击声，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的面前，那旧的码头在随着海涛上下摆动着，在码头那长满苔藓的铁板上栖睡着海鸥，爬满了无数的贝壳动物、海星和螃蟹。记得他刚到塔拉腊时，中尉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驱赶顺着铁板爬上码头、在码头上打跷跷板玩的孩子们。

“19 天。”上校重复了一遍,犹似来迟了的回声。

他的话中并无嘲讽、恼火之意，只是冷冰冰的，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无所谓，对他毫无影响，但是在他那深沉的声音中，似乎有着某种变调、停顿和加强某些音节的方式，这使得利杜马记起了姑娘的声调。他心想：二流子们说得对，我不是当警察的料，我过不了这种一惊一乍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干得不错。”上校继续说道，“有时破这种案子需要几年，要么就挂起来。”

西尔瓦中尉未作回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二人都一动没动。码头摇晃得很厉害，是不是有小孩在那儿荡秋千？利杜马感到了上校的呼吸、中尉的呼吸，还有自己的呼吸，他想：我一生中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

“您希望作为奖赏得到提升吧？”利杜马听到上校说道。他思量着：上校只穿着空军日常制服的无袖衬衣，此时他大概感到冷了。上校个子很矮，利杜马至少高出他一头，上校入军籍的时候还没规定身高要求。

“我只有在明年7月才有可能被提升为上尉，而不是在此之前，上校。”利杜马听到上司漫声说道。好了，时候到了，上校一举手一扳枪机，中尉的脑袋就会开瓢。但是在上校抬起右手去擦嘴角的时候，利杜马发现他并没有带武器。他到底干什么来了？“为了回答您的问题，我可以说，我不会因破了案而得到提升的。坦率地说，我看这件事反倒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上校。”

“案子破了？您就这么有把握？”

上校一动不动，利杜马心想：这位空军军官讲话不张嘴，好像口技演员在用胃讲话一样。

“哦，我惟一对之有把握的是帕洛米诺·莫雷罗死了这个事实。”中尉咕哝着说道。利杜马并没有在上司的话语中发现有任何反感，仿佛此次谈话与他本人无关，仿佛谈话的内容是涉及别人似的。利杜马心想：中尉要顺着杆儿往上爬了。这时，中尉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继续说道，“虽说有些细节还没搞清，但我想有三个关键问题已经解决了，即何人杀死了帕洛米诺·莫雷罗，怎样杀的，以及为什么要杀他。”

一条狗叫了起来，这不适时的狂吠声逐渐变成一种惨嚎。上校后退了几步（也许是月亮又升高了一点），面孔又被黑暗遮住。码头在上下摆动，灯塔射下的光柱在水面上来回扫着，把海水染成金色。

“您给上级的报告我也看到了，”利杜马听到上校说道，“警察总局把报告转给了我的上级，我的上级影印了一份给我寄来了，为的是让

我了解了解报告的内容。”

上校讲此话时声色不动，讲得既不快，也没有以前那样激动。利杜马看到了一阵微风吹乱了上校那平直的头发，上校立即用手抹抹平。利杜马仍然紧张、恐惧。这时瘦子和阿莉西娅·敏德劳二人的形象又闯入了他的脑海，他仿佛看到瘦子连推带搡地被装入蓝色面包车，阿莉西娅被这景象吓得目瞪口呆。汽车的马达突突地发动了，在开往碎石空地的路上，士兵们为了讨好上级，把烟头在帕洛米诺·莫雷罗的胳膊上、脖子上和面孔上摁灭。帕洛米诺·莫雷罗每叫一声，他们就肘撞肘地爆发一阵大笑，杜弗中尉发狠地说：让他受受罪，让他受受罪。接着又突然吻着自己交叉成十字的手指：你会为自己的出生而后悔的，我向你发誓。此时利杜马看到西尔瓦中尉在船边由坐而立，把手放在衣袋里，观赏起大海来。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想把此案不了了之，上校？”中尉头也不回地问道。

“我不知道。”敏德劳上校干巴巴地回答道，

仿佛中尉的问题平凡而愚蠢，浪费了他的宝贵时间,然而,他几乎马上又犹豫了起来;“我倒不这样认为，还不至于如此，很难说，可能……不知道,要看上面的了,这不取决于我。”

利杜马心想：这取决于大鱼。为什么上校讲起此事显得毫不在意？可他又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我需要知道一件事,中尉,”上校说着停顿了一下。利杜马觉得他很快地扫了自己一眼，好像此时才发觉他的存在，并决定在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面前讲下去似的，“我女儿来向您讲过我侮辱了她，是吗？她都告诉您了？”

利杜马看到中尉向上校转过身来，但双手仍然插在衣袋里。

“她跟我们谈到了此事，”中尉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但讲得不是很明确，也没用这个字眼，只是暗示我们说您……说她对您来讲，不是女儿,而是妻子。”

中尉极为惶恐不安，话在口中打转，利杜马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困惑不安，他很可怜中尉，也

可怜敏德劳上校，他可怜那瘦青年，也可怜那姑娘。他想为全世界的不幸放声痛哭，妈的。他感到浑身发抖，对，何塞费诺看透了他，他太重感情，妈的，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她是不是跟您说我吻了她的脚？她是不是还跟您说我侮辱了她之后就在地上趴着哀求她原谅？”敏德劳上校说道，他不是在提问题，而是在确认早已肯定了的事实。

西尔瓦中尉嘟囔了一句利杜马也没听清的话，可能是“我想她是说了”或是“好像说了”。利杜马真想跑掉，啊，但愿出现一个渔夫，或随便什么东西来冲断这个场面吧。

“她是不是说，我悔恨万分，把手枪递给她，让她把我杀死？”敏德劳上校继续不停地说道。此时他压低了声音，看得出他累了，迷惘了。

这回中尉没有回答，停顿了很久，上校的身影显得僵直。那旧码头被海涛冲得上下摆动，喃喃的海浪声在减弱，仿佛潮水开始退去。一只看不见的鸟儿在附近呱地叫了一声。

“您不舒服？”中尉问道。

“用英文讲，这个词是 delusions[1]，”上校以坚定的口气说道，仿佛这话不是对任何人讲的，“西班牙文里没有相应的词。Delusions 兼有幻想、想像和欺骗、哄骗之意，即骗人的幻想、哄骗人的想像。”上校仿佛胸中发闷，深深地喘了口气，随后又用手抹了抹嘴，“为了把阿莉西娅送到纽约去治这个病，我卖掉了我双亲留下的房子，花费了我一生的全部积蓄，甚至把我的退休金也抵押了出去。在美国什么病都能治，什么科学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大家不都是这样说吗？既然这样，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拯救这孩子也就是拯救我自己。然而她的病并没有治好。不过至少对她的病确诊下来了，她得的病是 delusions，这病根本没办法治，而且只能愈来愈重，只要一有诱因，就会像癌症一样扩散开来。这都是美国人以其特有的冷酷口气跟我解释的，美国人对我说：她的问题在您身上，您就是她的病因，她认为她母亲生下她就去世了，这要

① 英文，医学上指妄想症。

由您负责，当然这一切都是她想像出来的，她编造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来反对您。她在利马对圣心中学的嬷嬷们所讲的，她在皮乌拉对露德①中学的嬷嬷们所讲的，对她的姨妈们所讲的，对她女友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她想像出来的，什么您虐待她，您是吝啬鬼，什么您拷打她，把她绑在床上用鞭子抽她，她这样说是为了替自己的母亲报仇。这还不算什么，您要有思想准备，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越往后，她长大了。她还会控告您想杀死她，强奸她，让别人强奸她，以及一系列暴行。而她本人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想像，在说谎，因为她靠这种信念和谎言过日子，结果就好像是真的了，这就是她的病，delusions，这是英文，而西班牙文却没有能够解释得如此清楚的词。”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大海在喃喃低语，几乎听不见，利杜马想：许多事我还是第一次听

① 法国地名，以其有一供奉圣母的地下大教堂闻名，并成为朝圣点。

到呢。

“哦,原来是这样,’利杜马听到中尉严肃而谦逊地说道，“然而……请您允许，您女儿的幻想，或是神经病，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中尉停顿了许久，也许是等待着上校作出反应，也许是在寻找着合适的字眼，“比如对那小伙子的残暴行为。”

利杜马闭上了眼睛，仿佛看到瘦子就在那里，在那片碎石空地上，被无情的阳光炙烤着，从头到脚遍体鳞伤，周围有几只山羊冷漠地嗅着。他被吊死在那里，浑身到处都是烟头的烫伤，一根棍子从屁股里捅了进去。可怜的瘦子啊！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上校说道,但又立即纠正道;“对,是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您给我提了这个问题,我作了回答,’利杜马听到西尔瓦中尉说道，“请允许我也向您提个问题：有必要如此惨无人道地对待帕洛米诺·莫雷罗吗？很简单，我这样问，因为我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上校回答道;“也许,其实,

我是理解的，现在才理解，起初，我还不理解。他喝醉了，把自己的人也灌醉了，酗酒和绝望又使得这个魔鬼变成了虐待狂。绝望、受了伤的自尊心，还有被辱的荣誉，这些感情是一种现实存在，尽管一个当警察的还不理解这点，中尉。而且表面上看他仅仅是个魔鬼，而不是个虐待狂。其实对着脑袋开一枪就够了，然后秘密埋掉。这才是我的命令，那愚蠢的血腥暴行当然不是我下令干的。不过现在看来，这也无关紧要了，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应负起自己那部分责任。我是一直负责任的。”

上校又喘了一口气，接着不停地喘。利杜马听到中尉说道：

“您当时不在场，只有杜弗中尉和他的手下人,对吗？”

利杜马听到上校咂着舌头，似乎要吐口水，但他并没吐。

“我给他的是一种安慰奖，我以为开一枪就能平息他那受了伤的自尊心，”上校冷漠地说道，“但他却使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竟下此毒

手。还有那几个士兵，也使我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终究是他的手下人。这些人，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兽性的内心世界，我想尤其是在下等人中，在乔洛中。除此之外，还得加上不满、自卑、酗酒、谄媚上司。当然没有必要把事情干得如此恐怖，不过我并不后悔，如果您想知道的仅仅是这一点的话。一个士兵劫持并强奸了其基地长官的女儿，您见过这种事吗？不过，要是由我干，我会干得迅速，干净利落，朝脑后一扳手枪扳机就行了。”

利杜马心想：他跟她女儿得了一样的病，什么幻想病呀，妄想病呀的。

“他强奸了您的女儿吗，上校？”利杜马又想：中尉提的问题跟我想的一样，“尽管公正地讲是双双私奔，但他弄走了您的女儿是事实。然而二人相爱，并且要结婚，阿莫塔佩全镇都能作证，那怎么说得上是强奸呢？”

利杜马似乎又听见了上校准备吐口水的咂舌声，这时他讲话又像在他办公室会见那次一

样一副专横、决断的样子了。

“塔拉腊空军基地司令的女儿是不会爱上一个普通士兵的。”上校解释道，他对不得不解释一件如此明显的事情表示厌烦，“敏德劳上校的女儿是不会爱上居住在卡斯蒂亚区的弹吉他人的。”

利杜马想：那姑娘是从他这儿继承过来的。她这么恨她爸爸，却从他那里继承了鄙视非白人的恶习。

“这不是我编造的，”利杜马听到上司轻声说道，“是她，是阿莉西娅小姐跟我们说的，而且是在我们并未提问的情况下说的，上校。她说他们非常相爱，如果阿莫塔佩的神父在镇里，他们早就结婚了，这难道是强奸吗？”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敏德劳上校今晚第一次提高声音说话，“delusions，她得了 delusions，骗人的幻想。她没爱过他，也不可能爱他，您没见她是犯病了吗？她去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正在犯病，她到露德中学去，把自己在身上硬是弄出来的伤痕给嬷嬷们看，借以损害我

的名声，也是因为犯了病。她是想在我最痛心的问题上，即她母亲的去世上，进行报复，惩罚我，让我付出代价，就像……”上校喘了一口气，接着又喘个不休，“否则，她母亲的去世是不会使我这辈子这么痛苦的。一个当警察的脑袋对这点难道也理解不了吗？”

利杜马心想：妈的 ×，是理解不了，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生活搞得这么复杂？为什么阿莉西娅·敏德劳不能爱上那个吉他弹得好、唱起歌来嗓子轻柔的瘦小伙子？为什么在白种女人和乔洛之间不能萌发爱情？为什么上校把这种爱情看做是折磨他、反对他的阴谋？

“我对帕洛米诺·莫雷罗也曾解释过，”利杜马听到上校仍然用冷漠的声调说道，这声调加大了他与两个警察之间的距离，加大了他与自己的话语之间的距离，“和向你们解释的一样，只是更为详细，更为清楚，我既没有威胁他，也没有给他下命令。我不是以上级的身份同他讲话的，而是一种男人对男人式的谈话，我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像个绅士一样地去行事，而

不是像个下等人。”

上校住了口，用手以拍苍蝇那样的速度在嘴上一抹，利杜马眯起眼睛仿佛看到了那个场面：上校严厉、整洁，小胡子笔直，双眼冷漠，而那瘦小伙子则装在那崭新的、纽扣闪闪发光的士兵制服里，头发刚刚剪成平头，以立正的姿势站着。上校矮小，但很自信，居高临下，在马达声中一面讲话，一面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而那当兵的则面色苍白，连手指头都不敢动，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不敢开口，也不敢呼吸。

“我那孩子并不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她也讲话，也笑，也做别的女孩子所做的事，但实际上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她很脆弱，像玻璃一样，她是一朵嫩花，是一只无自卫能力的小鸽子。”这时利杜马才发觉上校在讲话，“我对他说：‘我本来可以很简单地告诉您，一个空军士兵是不应该打基地上校女儿的主意的，一个居住在卡斯蒂亚区的青年连做梦也不应该想得到阿莉西娅·敏德劳。您要明白这点，您要知道您不能接近她，不应该看她一眼，也不该梦见

她，否则您要为自己的胆大妄为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然而我没有下令禁止，而是对他进行说服，男人对男人式地进行解释。我当时还以为，虽然他是个住在卡斯蒂亚区的吉他手，但也可能有着体面人的那种反应，是个有理智的人呢。他对我说他懂了，他并不怀疑阿莉西娅是个这样的姑娘，他说他再也不看她一眼，再也不跟她讲话了。然而就在当天晚上，那个伪善的乔洛就劫持了我的女儿，并强奸了她。那无赖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进退两难：好了，我把她强奸了，现在你必须同意我们两个结婚了。不，小伙子，我的女儿，我这个有病的孩子可以任意讹诈我，可以任意污蔑我，而我只得背着这个上帝强加给我的包袱，她可以这样，对她我只得……然而,你不行,可怜的无赖。”

上校住了口，深吸了一口气，气喘吁吁。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猫叫，接着是一阵爪子的跑动声，这断断续续的沉默气氛又一次被同时发生的海浪声打断，码头停止了摆动。这时利杜马又听到了上司提了一个他也想提的问

题。

“然而,为什么理卡多·杜弗中尉可以成为您女儿阿莉西娅·敏德劳的情人、未婚夫呢？”

“因为理卡多·杜弗不是卡斯蒂亚区出身的穷光蛋，他是个军官，是个出身好的男人，更主要的是，他性格软弱，是个傻瓜（上校好像对世人连明摆着的道理都不懂感到恼火，一下子说走了嘴）。因为我女儿如果跟理卡多·杜弗这个可怜鬼结婚，我还可以继续照顾她，保护她。她母亲去世，我曾发誓要照顾她，保护她。上帝和梅塞德丝[1]在天之灵都知道，尽管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上校的声音噎住了，为了掩饰这种压不下去的虚弱感，他连咳几声。几只猫儿在远处声嘶力竭地喵喵尖叫着，是吵架还是在发情？这世界简直混乱透了，妈的。

“不过，我不是为了这事来的，关于我的家事我不再跟您谈了，”上校蓦地断然说道，声调

① 上校的妻子。

又变了，变得轻柔起来，“我也不愿意浪费您的时间,中尉。”

利杜马想：我在他眼里仿佛不存在似的。这样最好，他可以感到安全，感到自己被上校忘掉，未被上校放在心上。又是一阵沉默，没完没了的沉默，这中间上校竭力企图打破沉默，说了些闪烁其词为自己辩解的话。

“您没有浪费我的时间。”西尔瓦中尉说道。

“我非常感谢您在报告中没提那件事。”终于，上校期期艾艾地说道。

“您是指您女儿的事？”利杜马听到中尉说道，“您是指您女儿向我们暗示您强奸了她的那件事？”

“我非常感谢您在报告中没提那件事。”阿莉西娅·敏德劳的父亲又说了一遍，口气更为肯定,接着用手在嘴上一抹,又说“这倒不是为我自己着想，而是为了孩子着想，否则记者们就会蜂拥而至，我仿佛看到了报纸的标题，看到了报界把臭屎臭尿正在向我们泼来。”上校咳嗽了一声，喘了口粗气，努力装得镇静些，接着又咕

哝道，“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女孩子，应该受到保护，避免发生丑闻，不管代价有多大。”

“上校，我必须提醒您一件事，”利杜马听到中尉讲道，“我没提那件事，是因为事情还不很清楚，而且与帕洛米诺·莫雷罗的被杀案的关系不是很直接。但是您不要抱幻想，等案件公布于世（如果能公布于世的话），那一切就要取决于您的女儿怎么说了。到那时记者就会日日夜夜地追着她不放，请她发表声明，而事情越是丑秽不可闻，他们越是会挤兑她，这您很清楚。如果像您所说，她得了幻觉症，‘delusions’，您是这样称呼这种病的吧，最好让她住院，或是出国。对不起，我好像在管我不该管的事。”

中尉沉默了，因为上校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

“由于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您，我刚才在警察局给您留了个条子，从门底下塞进去的。”上校以结束谈话的口气说道。

“好的，上校。”西尔瓦中尉说道。

“晚安！”上校干巴巴地告别道。

但是上校并没有走，利杜马看见他又转身向海滩边上走了几步，面朝大海站住，望着那映着月光的粼粼海面一动不动。灯塔的金色光柱来回扫着，射在两个警察身上，片刻后又射在那矮小、专横的人的身影上。他身着咔叽制服，背朝二人，等着二人走掉。利杜马看了中尉一眼，后者也犹豫不定地看了利杜马一眼，最后做了个手势，决定走开。二人一言未发就走了，沙粒减轻了二人的脚步声，利杜马觉得自己的靴子在往下陷，当走过那一动不动的上校的背后的时候，只见微风又吹乱了他那不多的白发。绕过搁浅在沙滩上的船只，二人朝那一片片密集的住宅区走去。到了城里，利杜马回头望了望海滩，上校的身影似乎仍然呆在那个地方，呆在海边，这身影仅仅比周围的暗影稍微亮一点。再往远处看，几个黄色的光点分布在天际，不停地闪烁，那是渔船上的灯光，哪条是阿德里娅娜太太丈夫的船呢？虽然今晚天气温暖，但堂马迪亚斯说海上总是冷的，所以渔民们出海时总是带上一瓶皮斯科酒，或是玉米酒，这并不是为

了解闷，也不是为了过酒瘾，而是为了抵御海上的夜寒。

塔拉腊城的街上已阒无人影，平静安谧。二人走过，留在后面的木屋没有一间点着灯。利杜马有许多事情要问，要加以评论，但他不敢张口，他自己也被一种说不出是困惑还是悲伤的感觉惊呆了。上校讲的是真的，还是他编造的谎言？也许是真的，要不怎么那姑娘显得有些神经不正常呢，没错，是不正常。利杜马不时地用眼角扫视着西尔瓦中尉，只见中尉像扛枪、扛锄头一样扛着吉他，似乎在沉思，显得心不在焉。在黑夜里还戴墨镜，怎么看得见呢？

砰！一声响，利杜马跳了起来，但同时他又好像有所准备。这响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短暂，突然，仿佛是一种闷闷的回声。接着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安谧。利杜马木然不动，转头去看中尉，中尉停了片刻，又迈步走了起来。

“中尉，”利杜马小跑步跟了上来，“您没听见？”

中尉直视前方继续走着，突然加快了步伐：

“你说我听见了什么,利杜马?”

“枪声,中尉,”利杜马在他身旁慌忙地小跑着,“在海滩上,您难道没听见?”

“我听到了一个响声,什么东西都能响,”中尉以斥责的口吻说道,“醉汉放屁,鲸鱼打嗝,什么都能响，我没有证据证明这响声是枪声。”

利杜马感到心脏在胸中怦怦直跳，全身出汗，衬衣湿了，面孔也湿了，他傻呆呆地在中尉身旁跌跌撞撞地走着，什么都不理解。

“我们不去看看吗?”又走了几米之后,他问道，感到一阵眩晕。

“看什么,利杜马?”

“会不会是敏德劳上校自杀了,中尉?”利杜马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枪声，是不是他自杀了?”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利杜马。”西尔瓦中尉说道，对他的无知表示可怜，“是不是他自杀了，早晚会知道的，你急什么？你就等着有人来报告好了，渔民、流浪汉，凡是发现的人都会来报告的。是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位先生自杀了，

会有人来报告的。你最好还是赶快回到局里，没准儿在局里就能解开你心中的谜，你没听见上校说给我们留了个条子吗？”

利杜马什么也没说，继续在上司身边走着。从一条空无一人的横街上传来了均匀的鼾声，仿佛有人在听收音机似的，原来在罗亚尔旅馆的平台上，看门人身裹毯子，头枕栏杆，四脚朝天地在呼呼大睡。

“您是不是认为他留的条子就是他的遗书，中尉？”在进入警察局的大街上，利杜马终于忧心忡忡地问道，“您是不是认为他去找我们，打算谈完了话就自杀？”

“你他妈的反应真慢,伙计,’中尉叹了一口气，但为了提起利杜马的情绪，又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还算不错,费了半天劲儿,最后你总算反应过来了,是不是,利杜马？”

二人没再讲话就赶到了警察局那破烂斑驳的房子门前。中尉向警察总局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公文，一直解释说，如果不修理，房顶就会塌下来，砸在警察们的头上，牢房也就会变成个

漏斗，囚犯们就会不客气地逃出去，因为木板墙已被蛀虫蛀空，老鼠咬坏。上级回答说，下次预算可能会把这一修理经费包括进去。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中尉只得擦根火柴把钥匙捅进锁孔，同往常一样，开了半天，钥匙才转动。接着中尉又划了根火柴，在地板上寻找起来，先在门槛那儿，后在屋里，火焰烧痛了他的手指，他才骂骂咧咧地把火柴吹灭。利杜马跑去笨手笨脚地点油灯，等点好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油灯亮了，一朵带着蓝色内芯的红色火舌摇摆了几下才稳定下来，信封的一半卡进了地板缝里，利杜马看到中尉蹲下去拿住信封，又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仿佛是件易碎的贵重之物。中尉将要做出的动作，利杜马早就心中有数了，果然，中尉像他估计的那样先是把帽子向后一抹，摘下眼镜，然后撇着双腿往桌角上一坐，跟往常一样慢慢地撕开信封，用两个手指抽出了一张几乎透明的白纸，利杜马从远处看到了一行行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整页纸，他把油灯凑近中尉，让他读得容易些。他心焦地看着中尉的眼

睛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慢慢地移动着，面孔抽搐着，最后流露出一种伤心，或是困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表情。

“都写了些什么,中尉?”他看到中尉读完之后问道。

“他妈的!”利杜马听到中尉说道,同时也看到中尉放下手，白色信纸也随之垂到膝盖处。

“他是自杀了吗?”利杜马又问了一句,接着伸出手去“给我看看行吗,中尉?”

“这婊子养的早就计划好了。”中尉嘟嘟囔囔地说着把信递给了利杜马，利杜马读着，有的地方相信，有的地方不相信；有的地方看得懂，有的地方看不懂，这时他听见中尉说道，“这婊子养的不仅自己自杀了，还把亲生女儿也杀死了。”

利杜马抬起头，瞅了中尉一眼，不知如何是好，他左手提着灯，屋内各种东西的影子忽而拉长，忽而摆动，这说明他无疑是在发抖。中尉做了个怪相，扭歪了面孔，利杜马看到中尉直眨双眼，最后好像被一种刺眼的光线照得闭上了眼

睛。

“现在我们怎么办？”利杜马仿佛感到有罪似的喃喃问道，“到基地去，到上校家里去，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把姑娘杀了？”

“你以为这不是真的，利杜马？”中尉警告似的说道。

“我也不知道。”警察回答道，“其实我是相信他杀了姑娘的，他在海边上行为反常。我也相信他是自杀了，我们听到的枪声就是他自杀的枪声。这婊子养的，这婊子养的！”

“你说得对，”片刻之后西尔瓦中尉说道，“这婊子养的。”

二人沉默了，在各种什物映在墙上、地上、家具上和各种损坏了的东西上跳动着的黑影中间，二人呆着一动不动。

“我们现在怎么办，中尉？”利杜马终于又问了一遍。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办，”中尉回答道，接着仿佛想起了某种紧急的事似的，倏地站了起来，被一种强烈的力量紧紧地抓住，“不过，我可以

告诉你，眼下除了去睡觉，你什么也不要做，会有人来叫醒你，向你报告二人死亡的消息的。”

利杜马看到中尉毅然决然地大步向黑暗的街上走去，还一面做着习惯性的动作：整整腰间挎在皮带上的子弹带，戴上太阳眼镜。

“您到哪儿去,中尉？”利杜马惊恐地喃喃问道，猜想着中尉的回答。

“我去把那倒霉的胖女人睡了算了。”利杜马听到这话时，中尉已经不见了。

8

阿德里娅娜太太又笑了起来，利杜马觉得，当塔拉腊全城都在围绕前不久发生的几次事件哭泣、议论、传播流言蜚语的时候，饭铺老板娘却闲着没事，只是一个劲儿地笑。三天前她就笑，在早、中、晚一日三餐迎送二人的时候也是笑。大前天、前天、昨天、今天还是笑，咯咯地笑，而西尔瓦中尉却嘟嘟囔囔，很不自在，仿佛发觉一生中上了个大当。三天中利杜马想了15次：这对男女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多明哥神父的钟声在城里响了起来，召唤大家去望弥撒。阿德里娅娜太太连在胸前画十字时都仍然在笑。

“您猜猜会把那位空军中尉，那个叫杜弗的人怎么处置？”堂赫罗尼莫清着嗓子问道。

午饭时刻，除了塔拉腊的出租汽车司机、西

尔瓦中尉和利杜马外，在饭铺里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是从索里托斯来此参加一个洗礼的。

“私设公堂,加以审讯。”西尔瓦中尉盯着空了一半的盘子,眼也不抬,没好气地回答道;“也就是说，由军事法庭进行审理。”

“但总得有个判决吧,对不对?”堂赫罗尼莫追问道，他一面扇着报纸，一面吃着炸肉条加米饭，张着嘴大嚼大咽，溅得周围净是口中残物，“一般认为，像杜弗这种残害帕洛米诺·莫雷罗的人，是不会就这么平平安安地回家的，对不对,中尉?”

“一般认为是不会就这么平平安安地回家的。”中尉嘴里塞得满满的,点头说道,对不让他安安静静地吃饭感到恼火，“我想会作出判决来的。”

阿德里娅娜太太又笑了，利杜马看到中尉紧张了起来，而且每一看到饭铺老板娘就缩在座位上，吓得连叮在脸上的苍蝇都不敢去赶。老板娘穿着一件印花连衣裙，胸部开口极低，走路时双臂摇摆，双乳直颤，臀部也有力地扭动

着，看起来很健壮，对自己、对世界都感到满意。

“喝点水吧,中尉,别吃得这么快,可别把东西吞到气管里去。”阿德里娅娜太太笑着在中尉背上拍了几下，这几下比她的话还富于讽刺意味。

“您最近情绪可真好。”利杜马盯着她说道，仿佛认不出来似的，她变了，变得喜欢卖弄风情了，大概吃错了药。

“总有原因呗,”阿德里娅娜太太说着,把从索里托斯来的那对青年男女桌上的盘子收起来，向厨房走去，屁股扭得仿佛在道“再见，再见”。利杜马想：耶稣基督啊！

“您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爱笑吗？三天来她一直这样,中尉。”利杜马问道。

中尉没回答，只是透过墨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着就扭过身去看大街。在沙地上，一只兀鹰在贪婪地啄食什么东西，随后就蓦地展翅飞走了。

“要不要我告诉您一件事,中尉？”堂赫罗尼莫说道，“您可别生气。”

“您知道我要生气,最好就别说。”中尉咕哝道;“我可没兴致听蠢话。”

“我明白了,就算我没说。”出租汽车司机咕哝道。

“又要出人命案了？”阿德里娅娜太太在厨房里笑着问道。

利杜马自言自语地说：“老板娘变得迷人了。”他心想：我太腻味了，我得去华人廖某那儿去嫖嫖夜蝴蝶了。中尉和利杜马的桌子离出租汽车司机的桌子较远，一方的声音要经过那对来自索里托斯的男女才能到达彼方。那对男女很年轻，打扮得也很漂亮，他们一会儿看看这边，一会儿看看那边，对双方谈话很感兴趣。

“尽管要惹您生气，我还是告诉您吧，您知道知道也好。”堂赫罗尼莫下了决心，一面用报纸拍打着桌子，一面说道，“塔拉腊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包括狗和那只兀鹰，都不会相信那个说法。”

原来刚才那只兀鹰又飞回来了，黑乎乎的，正在那儿凶狠地用喙撕食一只大蜥蜴。中尉仍

在冷漠地吃着饭，阴沉着脸，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之中。

“冒昧地问一声,什么说法,堂赫罗尼莫?”利杜马问道。

“所谓敏德劳上校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又开枪自杀一事呗。”汽车司机吐出口中的残渣说道“谁也不会傻到相信这种说法。”

“我相信。”利杜马肯定地说“我就这么傻，我就相信上校是先杀女儿，然后自杀的。”

“您别装疯卖傻了,利杜马朋友。”堂赫罗尼莫清清嗓子,皱皱眉头“有人在杀人灭口,想把帕洛米诺·莫雷罗之死嫁祸给敏德劳。您别装傻了,伙计。”

“现在城里都这么讲？”西尔瓦中尉从盘子上抬起头来问道，“是别人杀了敏德劳上校？那么是谁杀的呢?”

“那些大鱼呗，”堂赫罗尼莫张开双臂说道，“还能是谁？您也别装傻，中尉，这儿都是熟人。问题是您不能说而已，所有的人都说您的嘴给堵住了，有人不让您说出来。以前不也是这样

吗？”

中尉耸了耸肩，仿佛这些飞短流长与己无关。

“甚至还编造说上校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太不像话了。”堂赫罗尼莫把米饭溅得到处都是，说道，“可怜的上校，您不觉得是这样吧，亲爱的阿德里娅娜？”

“我觉得许多事情都这样,哈,哈,哈!”堂马迪亚斯的妻子笑着说道。

“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造谣?”中尉嘟嘟囔囔地说道，接着又转向自己的盘子，脸色很难看。

“当然,”堂赫罗尼莫说道,“这是为了给真正的罪犯打掩护，还能有什么目的？”

炼油厂的汽笛响了，那兀鹰抬起头，伏在地上，就这样缩在那里，一直等了几秒钟，才跳着跑掉。

“对大鱼们为什么要杀害帕洛米诺·莫雷罗，人们有什么看法？”利杜马问道。

“为了几百万索尔的走私物品。”堂赫罗尼

莫把握十足地肯定道，“首先，他们干掉那个空军士兵，是因为他抓住了某些把柄，接着敏德劳上校揭露了或是即将揭露这个秘密勾当，所以他们又把上校杀了，还杀了他的女儿。他们了解人们的口味，所以又编造了什么据说是强奸了自己女儿的上校，出于嫉妒干掉了莫雷罗这种污秽的故事。他们想在这个烟幕的掩护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再提起主要的东西。即那几百万索尔了。”

“这些婊子养的可真能编造。”中尉叹了一口气，一面说，一面用勺子刮着盘子，仿佛要把盘子刮破似的。

“骂粗话可要掉舌头的。”阿德里娅娜太太笑着说道。她端着芒果做的甜食在中尉身旁停了下来，在她把小盘子放在桌上时，凑得很近，粗壮的大腿都碰着了中尉的胳膊，中尉赶忙把胳膊拿上来，“哈，哈，哈！”

利杜马心想：这女人真会装腔作势。阿德里娅娜太太这是怎么了？不光是嘲弄，还真的跟他调起情来了。中尉仍然没有反应，在阿德

里娅娜太太的挑逗和嘲弄面前，似乎显得很拘谨，提不起兴致来。他变了，要在以前，饭铺老板娘的这种挑逗非使他幸福得发疯，忘乎所以不可。可现在，他仍然悲伤地咀嚼着三天前发生的事，什么也不能使他从这垂头丧气的境况中摆脱出来。可三天前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索里托斯,人们都知道了走私的事。”来参加洗礼的男人加了进来说道。这个人很年轻，头发上涂着发蜡，嘴里有颗金牙，穿着笔挺的李子色衬衣，讲话很快，他看了那位大概是他妻子的女人一眼“是吧,亲爱的玛丽莎？”

“是的,亲爱的潘乔,”那女的说道“是真的。”

“好像连电冰箱和电炉子都带进来了。”男青年说道，“这里面肯定有好几百万索尔，否则不会出人命案。”

“我最可怜的还是阿莉西娅·敏德劳,”从索里托斯来的那个女青年说着挤挤眼睛，仿佛要落泪似的，“那女孩子完全是个无辜的牺牲

品，真可怜，这些人太残暴了，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对真正的罪人却不敢动，任其拿了钱，逍遥法外。”

“在这里我们穷人总是倒霉，”堂赫罗尼莫咕哝道“大鱼们永远倒不了霉,您说是不是,中尉?”

中尉猛然站了起来，碰得桌椅都摇晃起来。

“好了,我要走了。”中尉宣布道,他对一切事、一切人都感到厌烦,随后又转向利杜马“你还要呆一会儿?”

“我这就走，中尉，至少让我把咖啡喝完吧。”

“那祝你胃口好。”西尔瓦中尉咕哝道,戴上帽子，尽量不去看饭铺老板娘，后者此时正在柜台里以嘲讽的目光一直盯着他，把他送到门口，表示再见。

几分钟之后，阿德里娅娜太太给利杜马端来一杯咖啡和一杯水，并在利杜马对面坐了下来，坐在刚才中尉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我好奇死了,再也忍不住了,”为了不让其

他顾客听到，警察压低声音说道，“您不想给我讲讲那天夜里在您和中尉之间发生的事吗？”

“你去问他吧。’饭铺老板娘回答道,那圆圆的脸上闪着调皮的光彩。

“我都问他 10 次了，阿德里娅娜太太，”利杜马低声坚持道，“可他总是装疯卖傻，不开口。说吧，您别太自私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女人家才这么好奇呢,利杜马。’阿德里娅娜太太嘲笑道，三天以来，她脸上那嘲讽的笑意从没消失过。

利杜马心想：她简直像个干了坏事的调皮小女孩，显得年轻多了。

“也有人说，案子可能与间谍有关，而不是什么走私事件。”利杜马听到堂赫罗尼莫说道，出租汽车司机此时站了起来，正靠在椅子背上同从索里托斯来的那对青年讲话，“我这是听塔拉腊电影院老板说的。堂戴奥托纽 · 卡耶 · 弗里亚斯可是个正派人，从不乱讲。”

“既然他这么讲，那肯定有根据。”潘乔说道。

“无风不起浪嘛。”玛丽莎添油加醋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亲爱的阿德里娅娜太太，您千万别为我提的这个问题生气，我实在忍不住了，才提这个问题。”利杜马搜索枯肠寻找着字眼，低声说道，“您跟中尉睡了吗？您最后顺从了他？”

“你怎么竟敢向我提这种问题？”饭铺老板娘用食指点着他低声说道。她想装出生气的样子，但装不出来。褐色的眼睛里一直闪烁着讥讽和满意的光芒，她那半张半闭的嘴露出一丝模棱两可的微笑，仿佛在以半喜半悔的心情回忆着某种恶作剧，“这会儿你讲话可要小心点，马迪亚斯会听见的。”

“有人说帕洛米诺·莫雷罗发现了他们向厄瓜多尔泄露军事秘密，他们就把帕洛米诺·莫雷罗杀害了，”堂赫罗尼莫说道，“还说那间谍集团的头子没准儿就是敏德劳上校本人呢。”

“见鬼,见鬼,”那从索里托斯来的男青年说道,“简直跟一部电影一样。”

“对,对,跟电影一样。”

“他在呼呼大睡，什么也听不见，亲爱的阿德里娅娜太太。”利杜马轻声说道，“因为，我也不知道，您瞧，那天晚上以后，一切都显得那么怪，我一直在猜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是这么高兴，而中尉却垂头丧气的。”

饭铺老板娘放声大笑，笑得那么久，那么起劲，眼睛都充满了泪水，身子也直颤动，紧身的印花连衣裙下一对肥大的乳房自由地跳动着。

“他没法不垂头丧气，”她说道，“我想我是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了，利杜马，你的上司再也不敢神气十足地来招惹我了，哈，哈，哈！”

“我倒不认为堂戴奥托纽·卡耶·弗里亚斯的话有什么奇怪的。”那从索里托斯来的男青年舔着嘴里的金牙说道，“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次流血事件的背后有着厄瓜多尔的黑手。”

“您是怎么把他的气焰打下去的，阿德里娅娜太太？您是怎么把他搞得这么心灰意懒的？别拿糖了，讲吧，快讲吧。”

“此外，那个叫敏德劳的女孩子在被杀之前肯定先被强奸了。”那从索里托斯来的女青年叹

了一口气说道。这姑娘皮肤黝黑，生着鬈发，显得很活泼，穿着肥大的浅蓝色连衣裙，“一般总是这样干的，这群匪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尽管我在厄瓜多尔也有亲戚。”

“他进来时手里拿着手枪，想先把我镇住。”饭铺老板娘轻声说道，强忍着笑，眯着眼，仿佛仍在欣赏那使她开心的场面，“我那时正在睡着，他一进来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强盗呢，不，其实是你的上司。他闯了进来，把门板都撞破了，这不要脸的还以为能把我镇住呢，真可怜,太可怜了。”

“这事我倒没听说，”堂赫罗尼莫喃喃地说道，脖子从他用来赶苍蝇的报纸上面伸出来，“不过我也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先奸后杀，毫无疑问是好几个人一起干的。”

“他先是跟我讲了一通花里胡哨的废话。”阿德里娅娜太太低声说道。

“他都说了些什么？”利杜马没等她说完就问道。

“他说：这种总是期待的生活，我过不下去

了，我需要您，我忍不住了，这想法纠缠着我达到了极限，使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是不能占有您，我就找一天自杀，要不就开枪把您打死。”

“太滑稽了，”利杜马笑得直不起腰来，“他真的说他忍不了？大概是您故意编造出来贬他的吧？”

“他以为这样就能感动我，镇住我，或者两者都有。”阿德里娅娜太太拍打着利杜马说道，“可他自己却吓了一跳，利杜马。”

“肯定，肯定，”从索里托斯来的男青年说道，“肯定是几个人一起干的，没问题，他们总是这样。”

“您怎么吓他一跳的，亲爱的阿德里娅娜太太？”

“我把衬衫一脱，脱了个精光。”阿德里娅娜太太脸一红，低声说道。对，脱了个精光：她又脱下了内裙，赤条条的。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她双臂同时动作，猛然举起内衣往床上一扔。她那蓬乱头发下的面孔，在那黑暗中显得白花花的结实肉体的衬托下，并没有一丝恐惧的样

子，而是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愤怒。

“您脱得赤条条的？”利杜马眨眨眼，一下，两下，三下。

“接着我对你的上司说了一番他做梦也未听到过的话，”阿德里娅娜太太说道，“我说的都是粗话，他做梦也没想到。”

“粗话？”利杜马仍在眨着眼，竖起了耳朵。

“好了，我脱光了，你还等什么，还不快脱，亲爱的？”阿德里娅娜太太说道，声音发抖，充满了轻蔑和愤怒，她挺起胸脯，双手叉腰，“你怕让我看见？你还怕羞？亲爱的？脱呀，脱呀，快点！把裤子扒下来，亮出来给我看看，过来啊，把我强奸了算了，看看你是不是男子汉，亲爱的……”

“这……这……”利杜马惊呆了，磕磕巴巴地说道，“您竟能说出这种话来，亲爱的阿德里娅娜太太？”

“这……这……”中尉磕磕巴巴地说道，“您这是怎么啦，太太？”

“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利杜马，”饭铺老

板娘轻声说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竟会说出这种粗话来。这还得感谢阿亚巴卡的被俘耶稣呢，10月里那里举行纪念他的庙会，我赤着脚就去朝圣了，所以在那一刻他启示了我。你那可怜的上司惊呆了，就跟你现在一样。过来呀，亲爱的,把裤子脱下来,我想看看你那玩意儿……”

“这……这……”利杜马磕磕巴巴地说道，他感到脸上发烧，眼睛瞪得有盘子那么大。

“您没有权利这样嘲弄我。”中尉瞠目结舌，磕磕巴巴地说道。

“我说的话比你现在听见的还要脏，”饭铺老板娘解释道，“我连损带骂，结果反倒把他给镇住了，他惊呆了。你要看见才好玩呢。”

“这没什么奇怪的，阿德里娅娜太太，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惊呆的。”利杜马说道，“听了您的话我都大吃一惊。他呢？”

“他当然没脱裤子,也没干别的,’阿德里娅娜太太说道，“他那满腔欲火烟消云散了。”

“我不是来让您嘲弄的!’中尉叫道,羞得无

地自容“ 阿德里娅娜太太 !”

“ 当然不是 ,妈的 × ，你是来用手枪吓唬我，强奸我，显显男子气的。来吧，强奸我吧，超人，来呀 ,快点 宊爱的 ,你还等什么 ?”

“ 您发疯了。’利杜马低声说道。

“ 对 ,我当时是疯了 , ’饭铺老板娘叹了一口气“ 但是我胜利了 ,正是怕了我的疯劲 ,你的上司才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这个鬼东西，还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呢。 ”

“ 我是来向您表示真诚的爱慕之情的，可您却嘲笑我 ,刺激我 , ’中尉抗议道“ 就这样不顾身份 ,像个妓女似的跟我讲话。”

“ 你就瞧瞧他那副低声下气的样子吧， ” 阿德里娅娜太太接下去说道，“ 这会儿我甚至都可怜起他来了。”

饭铺老板娘又哈哈大笑起来，对自己，对自己的恶作剧感到洋洋自得。利杜马同情起自己的上司来了，他这么垂头丧气是不无原因的，原来他感到自己的男人尊严受到了羞辱。利杜马要是把这事告诉给二流子们，他们非聒噪起来

不可，他们会说：阿德里娅娜太太要胜过琼加，配得上当二流子们的女王，要为她唱赞歌。

“也有人说这里面有同性恋的问题。”来自索里托斯的男青年暗示道。

“同性恋问题？是吗？”堂赫罗尼莫舔着嘴唇，眨着眼睛问道，“很可能，很可能。”

“当然可能，”男青年说道，“兵营里搞同性恋的情况很多。众所周知，搞同性恋迟早要导致犯罪。请原谅我们在你面前讲这种事，亲爱的玛丽莎。”

“这没什么不好的，亲爱的潘乔，生活就是生活嘛！”

“对，很可能，”堂赫罗尼莫思考着说道，“谁同谁搞呢？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关于敏德劳上校自杀的说法根本没人相信。”阿德里娅娜太太突然换了话题。

“我也看出来了。”利杜马咕哝道。

“说真的我也不相信。”饭铺老板娘又说，“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您也不相信？”利杜马站了起来，在信用卡

上为吃午餐签了字，“我是相信的，连您刚才给我讲的故事我都相信，而您讲的话比敏德劳上校的自杀一事更为离奇。再见，阿德里娅娜太太。”

“喂,利杜马,”她把利杜马叫了回来,眼睛闪着调皮的光芒，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你告诉中尉，今天晚餐我给他做豆饭大排吃，他最喜欢了，好让他再次爱上我。”说着她哧哧地浪笑起来，利杜马也放声大笑。

“我照传不误,阿德里娅娜太太,再见!”

他妈的，女人们真不好理解。利杜马朝门口走去，背后传来了堂赫罗尼莫的声音：

“利杜马朋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说为了让中尉编造所谓敏德劳上校自杀的故事，大鱼们给了他多少钱?”

“我可不喜欢开这种玩笑，”利杜马头也不回地反驳道，“中尉更不会喜欢，他要是听到您的话,非痛心死不可,堂赫罗尼莫。”

利杜马听到出租汽车司机那老头子嘴里咕咕哝哝地骂了一声臭警察，他想返回去与他理

论，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回去。他来到热得闷人的街上，在炽热的沙地上走着，周围一片叫喊声，原来是一些小孩在踢布球玩，孩子们的影子在他脚下映成一幅活动的地图。他开始出汗了，衬衣贴在了身上。阿德里娅娜太太讲的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是真的吗？对，应该说是真的。这会儿利杜马明白了为什么中尉那天晚上之后一直情绪不高了。说真的，中尉这个人也太可怕了，在那种时候，在发生了悲剧的情况下，竟然有心思去搞那胖女人？真是异想天开。结果羊肉没吃成，惹了一身臊。阿德里娅娜太太呢，谁能相信她竟是个如此厉害的女人。利杜马想像着饭铺老板娘一丝不挂地在嘲弄中尉，那结实的肉体随着激烈的手势抖动起来，而中尉则吓得呆呆的，不愿相信自己的所闻所见，换了别人早就失去兴致而跑出来了。利杜马不由得笑了起来。

到了警察局，他看到中尉光着上半身，汗流浃背地坐在办公桌前，一手扇着风，一手拿着一封电报凑在眼睛上看。利杜马猜想，墨镜后面，

中尉的那双眼睛正在一行一行的电报上移动着。

“最操蛋的是人们都不相信敏德劳上校会杀死自己的女儿并且自杀，”利杜马说道，“还净胡说八道，中尉，什么涉及走私呀，间谍活动呀，什么厄瓜多尔也插了一手呀，甚至有人说涉及同性恋。您听听这些蠢话！”

“这儿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中尉对他说道，“把你调到一个不起眼的警察局去了，在胡宁省，你要尽快去报到，车费可以报销。”

“到胡宁去？”利杜马仿佛被催了眠似的眼看着电报说道，“我？”

“我也被调走了，但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中尉点头说道，“大概也要调到那一带去。”

“一定是挺远吧？”利杜马喃喃地说道。

“你瞧，你这笨蛋，”中尉不无亲热地警告说，“你不是总想解开帕洛米诺·莫雷罗被害之谜吗？这下子可好了，我给你解开了，可我们又赢得了什么？我们赢得的是调你去山区，远离炎热的故乡，远离自己的熟人。我去的地方也

许更糟。你真傻，拼命想当警察，而他们就是这样感谢警察的优质工作的。你到了那里可怎么办啊？背井离乡的。一想到你要去挨寒受冻，我就痛心得要命。”

“他妈的,这些婊子养的!’利杜马带有哲理意味地说道。